

希代



# 冷情寒月

## 内容简介

他那不三不四的浑话气得她一时岔了气，鲜血狂喷！

他心疼得又哄又道歉，

却还是不忘要偷摸偷亲一下，

好好发挥他那无赖、登徒子、色狼的邪恶本性。

哼！他就不信凭他那缠人的功力，

摘不下她冷漠的面具！只是……

她也不必“兴奋”到拿剑跟自己的脖子亲吻吧……

|       |       |
|-------|-------|
| 一校意见： | 二校意见： |
| 打分：   | 打分：   |
| 政治：   | 政治：   |
| 色情：   | 色情：   |
| 处理：   | 处理：   |
| 签名：   | 签名：   |

### 封面小语

深院静，小庭空，  
断续寒砧继续风。  
无奈夜长人不寐，  
数声和月到帘栊。

### 封面构思

古代美人

## 逗 弄

扬州 · 醉香楼

清清雅雅的紫檀香味在屋内缭绕着 ,和着胭脂花粉 ,交织出一片旖旎香艳的韵味。

一名歌妓端坐台前 ,青葱十指拨弄着琴面 ,悠扬的琴声挥洒在精致典雅的阁楼内 ,台下群妓簇拥着三名男子 ,正曲意承欢 ,殷勤地伺候着。

以软垫铺就的椅子上坐着一位青年男子 ,此时 ,他正不悦地挥着手 ,摒退把葡萄剥了皮、悉心递到他嘴边的歌妓 ,尖着嗓音道 : “去去去 ,要吃水果我自己会拿 ,看你这样用手捏来捏去的 ,脏都脏死了。”

这男子大约三十来岁的年纪 ,一张脸称得上俊美 ,美中不足的是那张脸白得泛青 ,带有浓厚的阴柔之气 ;他的声音又软又嗲 ,挥手的姿态比身后的歌妓更加妩媚生姿 ,若是光听他的声音 ,不知道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女子呢 !

“胡爷怎么这么说？人家才净过手呢！”歌妓不依地娇嗔，洒落万种风情。

“谁知道你净过手后又去抓些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那男子没半点怜惜之意，毫不客气地道：“你只管给我捶肩就是，要吃东西我自己来。”

“是，胡爷。”

另一头，一名粗壮的大汉则躺在长椅上，任群妓为他捶肩捏臂，他大声道：“女人，再捶用力些，你的力气比小猫抓痒还不如。这不就是了吗？就这力道。”粗豪的声音大大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尽是满足：“这才是人生啊！有美酒、美食，还有美人儿伺候，想想那些月来，成天见到的除了海，还是海，整日吃的不是鱼，就是虾，都快教人反胃了。还是中原好，还是中原好！”

一名歌妓轻笑出声，掩嘴道：“真是中原好吗？石爷，我听说南洋的姑娘可热情得很呢！谁知道您是不是红粉知己遍南洋，可却在这里说好听话哄人。”

那粗壮的大汉挥了一下手，道：“南洋的女人个个长得黑不溜丢的，说起话来又叽里咕噜，谁听得懂？当然是中原的姑娘好，生得又白又嫩，啧啧……”他伸手摸了那歌妓的脸颊一把，惹得歌妓一阵娇嗔，笑得花枝乱颤。

他们自顾笑闹 ,声量几乎淹没悠扬的琴声。

阴柔男子懒懒地半睁双眼 ,瞥了粗壮大汉一眼 ,嗔声道 :我说石头 醉香楼的当家花魁芙蓉姑娘难得展露她的琴艺 ,那可是寻常人听不到的 ,就你爱大声嚷嚷 ,扰人雅兴。”

“ 头子都没说话了 ,你这不男不女的家伙嚷嚷什么 ?”粗壮汉子瞪眼道 ;这种女人家的玩意儿 ,只有你这个娘娘腔的家伙喜欢。”

这等充满侮辱性的话语可没教那阴柔男子变色 ,只见他好整以暇地从歌妓捧着的盘子里挑了一颗水梨 ,取出手巾细细擦拭 ,道 :头子啊 !石头说您娘娘腔 ,专爱这种女人家的玩意儿呢 !”

粗壮男子猛地站了起来 ,就这么撞翻了正给他捶肩的歌妓 ,那歌妓摔了个四脚朝天 ,连声喊疼 ,他也不理会 ,径自吼道 :你……你胡说些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头子娘娘腔 ?”

“ 这种女人家的玩意儿 ,只有你这娘娘腔的家伙喜欢……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阴柔男子斜睨了他一眼 ,兀自悠闲地擦拭手中的水梨。

“ 是我说的没错 ,可我说的是…… ”

“你”字尚未吐出口，那阴柔男子已抢先道：“别忘了，要芙蓉姑娘弹琴的可是头子。”莲花指一挥，他笑得可贼了。

来不及吐出口的“你”字，就这么哽在粗壮大汉的口中，只差没把他噎成内伤；“我……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即使老天给他胆子，他也不敢说头子娘娘腔。

“不是那个意思，也差不多了。”阴柔男子懒懒地说。

“你……”粗壮男子为之气结。

“好了，你们也闹够了吧！”端坐在主位上，始终未开口的男子终于说话了，懒洋洋的声调里倒也不怎么认真。“芙蓉，别弹了，这般吵闹，还能教人静下心来聆听吗？”

抚弄弦面的纤手轻轻一拂，结束了未完的曲子。醉香楼当家花魁水芙蓉盈盈站了起来，莲步轻移走到那男子身旁，柔媚的脸庞充满笑意：“奴家还在想，云少什么时候会叫停呢？”

那男子懒懒地挥了一下手，道：“有这两个活宝在，想不叫停都不行。”这男子生得一张娃娃脸，神情潇洒，唇边带着笑意，那双迷人的眼里闪着一丝戏谑之色，乍看之下，倒颇似不识人间疾苦的富家少爷。

这名娃娃脸男子 ,其实便是云腾海运的当家少主 ,名唤云奇 ;至于那粗壮汉子石敢当与阴柔男子胡一方则是他的护卫 ,人称“ 云腾双翼 ”。

云腾海运的生意主脉在南洋 ,以中国出产的茶叶、丝、棉等等货品运到南洋 ,换取南洋的奇珍异宝 ,然后在中原掀起一阵南洋异国风情。

尤其近几年来海防大乱 ,盗贼四起 ,与南洋的交通等于中断 ,就连官方的船只都不敢出海 ,偏偏云腾海运的疾风船队屡屡能够突破海贼的防线 ,由南洋运回一批又一批教人目不暇给的奇珍香料 ;所谓物以稀为贵 ,富贵人家皆以能拥有南洋来的物品为傲 ,也难怪云腾海运盛名不衰 ,富可敌国。

“ 云少别恼。”水芙蓉笑盈盈地奉上一杯美酒 ; 云少想听奴家弹琴还不简单 ? 哪日云少得空 ,只要吩咐一声 ,芙蓉自会为云少弹琴 ,而且……就只为云少一人。”抛去的秋波充满暧昧暗示。

云奇大笑 ,就着水芙蓉的手喝了一口美酒 ,道 : “ 芙蓉姑娘果然善解人意 ,说的话真是甜入人心 ,就恨不得把你打包在身边 ,时时听你的甜言蜜语。”

这句话说得水芙蓉一颗芳心怦怦直跳 ,她把握住机

会道：“云少想要芙蓉在您身边服侍还用得着愁？您只要一句话，芙蓉就是您的人了。”

“那怎么成！”云奇支起她的下巴，顽皮地朝她眨了眨眼：“扬州名花怎么是我一个人能够独占的。”

“若是芙蓉甘愿被独占呢？”纤纤细手轻轻抚上结实宽厚的胸膛，隔着衣料挑逗摩挲。

“船上的生活辛苦，必须忍受风吹日晒，让你这么个娇滴滴的美人儿跟着我受苦，我可会舍不得的。”

水芙蓉虽不甘心话题被他轻描淡写地扯了开去，但她到底久居风尘，深谙世事，知道若再纠缠，对自己绝对没有好处，遂转开话题道：“云少又收了随从是不是？”

“随从？没有啊！”云奇扬起眉。

“难道她不是您的随从？”水芙蓉讶然的目光飘向屋内的一角。

角落处，正站着一名黑衣女子。以姑娘家的身高而言，这女子堪称高挑，一张脸蛋生得清丽端凝、娇美绝伦，然而，俏脸上的神情却相当冷漠，犹如覆了一层冰霜，令人望之生畏。

她是尾随云奇等人进来的，一进来，就在角落站定，屋内的香艳旖旎在她面前上演，她却视若无睹，只管眼

观鼻 鼻观心 ,如一座以冰雕成的雕像。

云奇循着水芙蓉的眼光看过去 ,依然是笑意不减 ,  
“ 我不认识她。”

“ 不认识 ?”明媚的双眸陡地瞪得老大 ,声音里充满  
讶异 ; 她……她不是同你们一道来的 ?”

“ 是啊 ! 是我要她一道来的。”云奇仍是笑嘻嘻的。

“ 那你还不知道她是何人 ?”水芙蓉眨着水漾双眸 ,  
一脸不信。

“ 没道理我什么都知道吧 !”像要证实自己的话似  
的 ,他一派悠然自得地转向那女子 ,问 : 姑娘 ,你是谁 ?”

冰雕成的雕像终于有了动作 ,那女子听到云奇的问  
话 ,慢条斯理地抬起头 ,由角落走了出来 ,望着他 ,一双  
如星的双眸清冷得不带丝毫暖意 ; 嘉兴绿柳山庄凌寒  
月 ,见过云少。”

她一报出名字 ,群妓马上发出惊呼 ,似是颇为惊讶 ,  
这可勾起云奇的好奇心了。

“ 怎么 ? 你们都听过她的名字 ?”他转向水芙蓉问。

“ 那可不 ?”水芙蓉诧异地看着凌寒月 ,而后才转向  
云奇 ,低柔着嗓音道 : 那绿柳山庄虽在嘉兴 ,但这几年  
来 ,一手掌握江南水运 ,声势如日中天 ,芙蓉多少也听过

一些传闻。说绿柳山庄是这些年才在江南蹿起 ,没多久便垄断江南的水运 ,成为水运霸主。庄主韩渊不仅心狠手辣 ,行事亦正亦邪 ,而且行为完全离经叛道 ,他作出最惊世骇俗的事便是起用女人当总管 ,帮他谈生意 ,即便旁人议论纷纷 ,他也不管 ,纵容牝鸡司晨 ,有违伦常 ,而他所用的女子 ,便是叫凌寒月。”

她的声音虽低 ,但众人倒也听得清清楚楚 ,石敢当不敢置信地嚷着 :“用女人谈生意 ?难不成那韩庄主是想毁了自己的基业不成 ?”

“就是说嘛 !男主外 ,女主内 ,本是天下不变至理 ,哪有女人掌权的道理。”一名歌妓附和道。她还想再说什么 ,可凌寒月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冷冽的眼神令歌妓背脊一寒 ,想说的话全吞进喉咙内。

这样冰霜的人儿 ,举止之间又隐含威仪 ,可真是完全勾起云奇的好奇心了。

云腾海运的疾风船队今儿个上午才由南洋归来 ,在扬州码头靠了岸 ,货物还没拆卸下来 ,凌寒月便出现在云奇的船舱 ,要求他拨出时间给她。

云奇心知肚明 ,凌寒月的出现 ,必是为了生意之事。自云腾海运打通了南洋交通 ,运回奇珍异宝后 ,不知有

多少商家亟欲与他合作 ,想分一杯南洋的羹。什么招式都试过 ,但派女人出面 ,这可还是第一遭 ,况且 ,派的还是个冰霜美人 ,尤其这女子居然能够突破他在船上的人手 ,无声无息地闯入他的船舱 ,这样的身手 ,就连他的手下都没几个能做得得到。

他原是与手下说好要到醉香楼纾解身心 ,而凌寒月的出现虽引起他的兴趣 ,却没能改变他的决心 ,于是道 :“ 在下才刚下船 ,想好好休息一番 ,姑娘有什么事 ,等我休息够了再说 ;或者姑娘有雅兴 ,不妨跟云某一道去。”

他只是随口说说 ,逗逗这冰霜美人 ,没想到凌寒月真的跟来了。

在这阁楼里 ,云奇虽与群妓调情 ,却暗自注意凌寒月 ,只见她静静地站在角落 ,等着他“ 休息 ”结束 ,神态可比老僧入定 ,对那些在她面前所上演的景象完全视而不见。倘若是一般的姑娘家 ,恐怕早羞红了脸 ,拂袖离去 ,没想到凌寒月的眼皮子却连眨都没眨 ,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这样的女孩 ,教云奇想不好奇都难。

把好奇心藏在心里 ,云奇不动声色 ,笑咪咪地问 :“ 凌姑娘找云某 ,有何贵干 ?”

“ 寒月奉敝庄庄主之命 ,特来邀请云少到敝庄作

客。”凌寒月取出一张请柬，送到云奇面前。

云奇接过请柬看了看，扬起眉问：“贵庄庄主邀我做客？我可不记得认识贵庄庄主。”

“云少到了敝庄，自然会识得敝庄庄主。”

“这个嘛！我人在扬州待得好好的，何苦为了多认识一个人，就得千辛万苦地跑到嘉兴去？刚出了一趟海，可是累人得很呢！”云奇一脸兴致缺缺。

“跑一趟嘉兴，对云少自是有益无害，毕竟云腾海运每年由南洋运回这么多奇珍异宝，想要消化完毕，倒也不是一件易事。”清冷的黑眸望着云奇，明快地切入重点。

“这件事不劳贵庄庄主操心，我们云腾海运这么多年不与人合作，不也过得好好的吗？”云奇笑咪咪地道。

“但也因此使得云腾海运的盈利无法提高，不是吗？”凌寒月句句简短，却都一针见血，显然对云腾海运的状况，已有深刻的了解。

云奇眼睛一眯，手指轻敲着椅背，脸上仍是漫不经心的欺人笑容；就算这样，这几年来，云腾海运的盈利便足以傲人了，云某对现在的状况颇为满意，不想与任何人合作。”

“云腾海运目前的状况若能令云少满意，云少也不会千方百计地想要打通中原内陆水运的关节。”

云奇的娃娃脸上仍是漫不经心的笑意，但背脊却在一瞬间挺得笔直。他最近致力于打通中原水运一事，还只是在计划阶段，连自己的手下都不知道，而她竟然能一语道破，这凌寒月绝非简单人物。

“你倒清楚我的行事计划。”他支着下巴、懒懒地道。

“敝庄有意与云少合作，自然得对云腾海运的情形多了解一些，请云少莫要多虑。”凌寒月的口吻仍是淡淡的，脸上波澜不兴。

“我又怎么知道与贵庄合作，对云腾海运会有所助益？”

“这一点，只要云少肯走一趟嘉兴，与敝庄庄主见个面，庄主自会给云少一个满意的答复，况且，云少最近并无任何出海计划，走这一趟，就当是到嘉兴游玩，亦无损失。”

他扬了扬眉，嘴角一撇，道：“走一趟嘉兴倒也未尝不可，不过，我一向不爱浪费时间，两家合作是否有益于云腾海运还无法定论，而我现在人在温柔乡中，软玉温香抱满怀，再怎么说，也比那些未知的利益来得有吸引

力多了。”他说着，大方地亲了水芙蓉的红唇一记，在美人娇嗔声中转向凌寒月，想看看这冰霜美人会有什么反应。

凌寒月脸色连变都没变，不疾不徐地道：“软玉温香到处皆有，嘉兴自然也少不了，云少何须流连这等庸脂俗粉？”

一句“庸脂俗粉”说出口，群妓立即哗然。

凌寒月仍是不动声色，对群妓的怒骂叫嚣听若未闻。

没想到她还是有刺的呢！不伤人则已，一伤人就让人见血。

云奇撇了撇嘴，大笑出声，不理睬群妓要他主持公道的娇嗔声，径自道：“好一句庸脂俗粉，和你比起来，她们的确成了庸脂俗粉。”

“云少，您说这是什么话！”

“您怎么能这么说！”

“就是说嘛！那种冷冰冰的女人有什么好？真比得过我们姐妹吗？”

抗议之声此起彼落。

云奇也不理会她们，一双深邃迷人的眼眸盯在凌寒

月那冷淡的素颜上 ,他轻弹了一下手指 “ 要我走一趟嘉兴 ,也行 ,不过呢 ! 我是生意人 ,不做蚀本的生意 ,要我抛却温柔乡 ,总要先付些代价才成。”他吊人胃口地拖长了尾音。

“ 云少有话直说。”

他眼珠子一转 ,脸上笑吟吟的 ,一张俊美的娃娃脸看起来和善可亲 “ 这样吧 ! 你亲我一下 ,若能教我满意 ,我便同你上嘉兴一趟。”

他这话一出口 ,立即引来群妓的嗤笑 “ 云腾双翼 ” 更是毫不客气地放声大笑出来。

“ 云少可是戏耍寒月来着 ?”凌寒月眼中的寒芒陡现。

云奇无辜地眨了眨眼。“ 谁戏耍你了 ? 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 云少 ,那种冷冰冰的姑娘 ,您不怕被她冻着了 ? 不如让小红来伺候您 ,或许更能贴您的心。”正在帮他捶肩的歌妓不怀好意地瞄了凌寒月一眼 ,俯下身对云奇媚笑道。

“ 可我偏偏就想尝尝冰霜美人的滋味。”云奇仍是一脸笑意 ,深邃的黑眸中隐藏着逗弄。

凌寒月的眼中闪过怒色 ,但她却强抑了下来 ; 云少若肯上嘉兴一趟 ,不论要什么样的美女 ,在下决计不会教云少失望。”

云奇眼见她的眼底闪着怒色 ,却强自隐忍的模样 ,知道她若非有任务在身 ,以他这般轻薄姿态 ,她早就痛下杀手了。

但她愈是如此 ,他就愈发觉得有趣 ,走遍大江南北 ,足迹远至南洋 ,见过的女子何止千百 ,可是像凌寒月这样的女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原非轻薄之人 ,但凌寒月愈显冷漠 ,他就愈有冲动想要撕下她冷漠的面具。

“ 喏 ! 我条件是开出来了 ,要我上嘉兴 ,可以 ,你亲我一下就行 ,若是你害羞不肯 ,那我亲你也成的。”

凌寒月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眼前一花 ,原本坐卧美人怀中的云奇 ,在一转眼间竟欺身到她的面前来 ,一张俊脸就凑到她的脸颊旁。

凌寒月一惊之下 ,腰肢一转 ,退离了一步。

“ 好轻功。”云奇赞道 ,却如附骨之蛆般地又跟了上来。

“ 云少请自重。”在这种情况下 ,凌寒月仍不见半分惊慌 ,只有一对秀气的柳眉轻蹙着 ,显示她的不悦。

他们一个避 ,一个追 ,两人都露出上等的轻功。

石敢当与胡一方则仍径自坐在原位 ,悠闲得像在看戏 ,石敢当更大声嚷道 :“头子 ,加把劲儿 ,给这个婆娘一点颜色瞧瞧 ,教她知道女人就该乖乖地待在家里 ,别出来和男人瞎搅和。”

凌寒月接连几个闪身 ,都没能避得开云奇的欺近 ,自己也看出他不是等闲之辈 ,以自己的功夫 ,绝对奈何不了他。“云少不愿意到敝庄作客 ,寒月不敢勉强 ,就此告辞。”她往后一退 ,就要由窗口跃出 ,云奇却一横身 ,挡住了她的去路。

“那怎么成 ?我人还没亲到呢 !”云奇笑嘻嘻地说。

“云少请自重 ,否则寒月不客气了。”凌寒月沉下脸。

“不用客气 ,千万不用客气 ,我就等着你主动来亲我呢 !”他故意曲解她话中之意 ,嘴里说着轻薄话 ,眼睛却顽皮地朝她眨了眨眼 ,张开手朝她扑了过去。

凌寒月避无可避 ,只得一掌劈出——

云奇侧身闪过 ,道 :“人家说打是情 ,骂是爱 ,你是在暗示我你的心意吗 ?”他的行为已是无赖行径 ,偏偏举止又优雅 ,一张俊脸笑得可亲 ,倒像是邻家大哥哥在逗弄小妹妹一般。

凌寒月从未见过如此无赖之人，一张脸虽仍是冷若冰霜，但心头已经动怒，左掌劈空，右掌马上跟进，云奇利落地闪过她的攻势，手一伸，抓住她的右腕。

凌寒月连连抽手，可是他的手指却犹如铁箍似的，教她挣脱不开。她怒瞪着云奇。

云奇只假装没看到，笑嚷：“好啦！我懂你的暗示了，云哥哥我马上就‘回报’你了。”话落，他就夸张地嘟起了嘴，欺向她玫瑰色的红唇。

凌寒月又气又急，抬脚便要踢他，可是云奇早有心理准备，一翻身，将凌寒月压到墙壁上，结实的大腿同时抵住她意欲行凶的部位。

好柔软的身子。

这是云奇压上凌寒月时的第一个想法，她的身子柔软得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不符合她冰霜美人的形象，不禁令他的心头一荡，忍不住便把脸埋进她的颈项间，深深吸了口气：“你真香。”那香味不像一般胭脂花粉的俗腻，似兰似麝，清清淡淡的，教人闻之心旷神怡。

“放开我。”凌寒月大怒，拼命地挣扎，清艳的容颜满杀气。

若是一般女子这样被人轻薄，怕不早就又羞又窘地

哭求出声 ,偏偏凌寒月的脸上毫无任何羞窘之色 ,一双漆黑的星眸充满怒色 ,冷冷地瞪着他 ,云奇相信 ,如果她的武功高过他 ,恐怕她早就动手杀他了。

“我人都还没亲到呢！哪那么简单就放手？”云奇仍逗弄着她 ,右掌滑过她的脸颊 ,享受她那比丝更滑腻的肌肤触感。

“放开我。”凌寒月再次道 ,是警告 ,而非要求。

“放开你也行 ,不过得先让我亲一下。”他就不相信卸不下她冷漠的面具。

俊脸不疾不徐地俯了下来 ,欺向红艳艳的樱唇 ,像正在逗弄老鼠的猫。

凌寒月的眼中终于闪过一抹惊慌之色 ,挣扎得更加猛烈。

云奇得意地把她的那抹惊慌收纳入眼中 ,动作却仍不停止 ,直直覆向那片柔软甜蜜的唇瓣。

虽然离主要目标有点距离 ,但她细滑的肌肤仍教他不得不赞叹 ,那样的质感 ,比最上等的丝绸还要细滑。云奇以双唇礼赞她光洁的肌肤触感 ,再三流连 ,舍不得离开 ,他甚至轻咬着她柔嫩的肌肤 ,舔弄她宛如凝脂的脸颊。

“头子，滋味如何？”石敢当的大嗓门毫不客气地嚷嚷着，伴着哈哈大笑。

凌寒月全身因怒气而颤抖不已，云奇瞄了她一眼，才转向自己的下属，唇角弯出满意的弧度：“人间极品。”

凌寒月从未受过这般的羞辱，怒气几乎快淹没了她，一察觉自己的手脚重获自由，她连半分考虑都没有，立刻抽出腰间的长剑，毫不留情地攻向云奇。

她的长剑一刺，只吓得众歌妓花容失色、尖叫乱窜，就怕倒霉地被不长眼的刀剑扫到。

“哎呀！怎么又动手了？我知道打是情，骂是爱，你对我有情我是很高兴啦！可是，你的招式这么狠辣，万一真把我给杀了，你找谁诉情去。”云奇接连闪避她的剑招，在楼阁内东钻西窜的，偏偏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轻薄话。

凌寒月更怒，剑招使得更疾，招招全是致命杀着，完全不理会被她吓得四处窜逃、尖叫不已的歌妓们，一径地追杀云奇。

虽然云奇只避不攻，但由他那轻松悠闲的态度看来，凌寒月也明白他的武功造诣远在自己之上。然而，受辱不报，这口气说什么她也忍不下来，一个闪身扑向

云奇 ,竟使出同归于尽的招式。

云奇吓了一大跳 ,出掌拍掉她手上的长剑 ,同时右掌擒住她的手腕 ,牢牢将她困在自己的怀里。

“ 为了杀我 ,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 刚才她那一招剑式是要穿过自己的身子 ,再贯穿他 ,若不是他眼尖 ,恐怕怀里的温香软玉早已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首。

凌寒月抿着唇 ,怒瞪着他 ,神情说明了她的决心。

云奇连连摇头 ; 同归于尽这种事 ,我可没什么兴趣啦 ! 你想死 ,我是不反对 ,不过别拉我下水。话说回来 ,像你这么标致的美人儿 ,就这么死了 ,岂不可惜 ? 不如先让我尝尝滋味 ,以免遗憾。”

见他又要对自己轻薄 ,凌寒月怒火更炽 ,明知自己挣扎无用 ,仍本能地用力一推 ,没想到这回居然轻而易举地挣脱开云奇的束缚 ,她连忙趁隙退向窗口。

“ 喂 ! 别走 ,我都还没尝到滋味呢 !” 云奇叫道 ,像极了市集小贩在喊客的模样。

凌寒月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 寒月技不如人 ,才会遭到这等侮辱 ,今日之事 ,寒月记下了 ,他日必当奉还。”

“ 奉还 ?” 云奇睁大眼 ,一脸装傻的模样 ,而且很认真地说 : 奉还什么 ? 你愿意主动亲我了 ? 如果是这样 ,就

不用等他日 , 拣日不如撞日 , 你现在还我好了。”

凌寒月怒瞪了他一眼 , 不想与他瞎缠 , 脚下一蹬 , 由窗口窜出 , 离去前 , 耳边还听到那恼人的笑声充满讽刺地回绕着 , 久久不散……

## 戏 情

二更刚过 , 万籁俱寂的深夜 , 脚步声穿透沉寂的庭园 , 转过回廊 , 朝不远处那亮着烛火的房间走去。

“ 进来。”

凌寒月推开门走了进去 , 一名男子正背对着她 , 脱掉身上的斗篷 , 像是刚从外地回来 ; 她顺手接过他脱下的斗篷挂好 , 那男子振了振衣袍 , 转过身来。

这男子长得十分冷漠 , 凌寒月已属冰霜容颜 , 可这男子较她更冷了几分 , 浑身的气息寒得好似来自最黑暗的世界 , 不带一点人气 , 他的长相相当俊美 , 却带着邪魅诡谲的无情 , 令人望之生畏胆寒。

冷冽邪魅的男性脸庞 , 对上同样冷漠却恭敬的素

颜 男子道：“把这几日庄子里的情况呈报上来。”

“是。”凌寒月应道，简单利落地将这些天来，山庄里的收入营运变化一件件详细地说了出来。

那男子便是绿柳山庄的庄主，江湖人称“铁掌”韩渊。

凌寒月第一次见到韩渊，是在她十二岁的那一年。当年她全家遭仇人灭门，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夜之间全死于非命，奶娘抱着她，拼命地往外逃，想保住凌家的一点血脉，可是一个妇道人家，又怎么逃得过武功高强的大汉？

一柄剑贯穿了奶娘的胸口，鲜血顿时狂喷了出来，洒向她的小脸，她只吓得尖叫再尖叫，希望眼前如地狱般的景象全是一场噩梦，而她可以快点醒来。

只是噩梦没醒！杀了奶娘的恶人反倒抽出长剑，狰狞的脸孔逼向她，令她吓得全身无法动弹，跌坐在地上；就在那个时候，她听到一阵马蹄声远远地响起，由道路的那一头迅捷地奔到她的身边，却因她跌坐在小径上，挡住去路，而不得不停住。她一仰头，便看见一双冷得不带人气的双眼。

她听见那盗贼对他说，这里不关他的事，要他别多

管闲事 ,而他则冷冷地道 : 我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

凌寒月自知只要这个看起来犹如地狱化身的男子一走 ,她就再无活路 ,也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 ,她竟跳了起来 ,抱住他踩在马蹬上的小腿 ,急忙大喊 : 不要走 ,救我 ,求求你。”

他不耐地低下头 ,迎上她仰着头 ,恳求的神情。

两人双目相交 ,决定了凌寒月的生机 ,韩渊救了她 ,也解决了那一群凶恶的仇敌 ,同时收留她在身边 ,教会她一身武功 ,更不理睬江湖上的诸多议论 ,让她掌理他的生意。

这六年来 ,凌寒月与韩渊的关系一直停留在当初他们眼神相遇的那一刻韩渊俯视着她 ,一脸的冷漠与无情 ,而她则仰着小脸凝睇他 ,就如同小老百姓面对高不可攀的天神 ,只能用仰望来传达心头的敬畏。

如果没有韩渊 ,那么 ,凌寒月也不过是当年灭门血案中的一缕冤魂。

这六年来 ,他收养她 ,留她在身边 ,江湖人虽对她以女儿身 ,却管理男人的事务有诸多批评 ,却也碍于绿柳山庄的威势 ,不得不做表面功夫尊敬她。

韩渊给了她新的生命 ,而且她知道 ,虽然韩渊对她

从未有过疾言厉色 ,但在教她武功或商场之事时 ,只要她稍有疏忽 ,必定会换来一顿重罚 ,可她对韩渊仍是忠诚恭敬 ,没有丝毫怨怼之情。

半个时辰后 ,凌寒月呈报完毕。

韩渊听完她的报告 ,才开始下达指示 ,凌寒月一一记下 ,道 : 属下明几个就差人去办。 ”

“ 嗯 ! ” 韩渊点了点头 , 坐了下来 , 又说 : “ 对了 , 我要你去见云腾海运的少主一事 , 你办了没 ? ”

凌寒月顿了一下 , 才回答 : “ 属下无能 , 云少不肯到嘉兴来。 ”

韩渊低头翻着凌寒月呈上的账簿 , 说 : “ 云腾海运扬名天下这么多年 , 从不肯与其他商家合作 , 要你一出马就邀到人 , 亦非易事 , 过两天你再找个机会试试。 ”

一听到还要和那无赖接触 , 凌寒月的神情便有些勉强 , 但仍不敢不允 , 只得涩涩地应道 : “ 是。 ”

韩渊听出她声音中的异样 , 抬起头来 , 邪魅却锐利的眼神盯住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凌寒月 : “ 怎么了 ? 有困难 ? ”

“ 没什么 ! ” 凌寒月抵死也不会说出被轻薄的事。

“ 属下必定设法办到。 ”

一想到要再去见那登徒子 ,凌寒月不由得咬住唇 ,她是百般不愿再与那登徒子接触 ,可是对于韩渊的命令 ,她却没有半点违逆的念头。

韩渊莫测高深的眼眸紧盯着凌寒月那不自觉的小动作 ,突然道 :“你过来。”

“是。”凌寒月顺从地走了过去 ,在韩渊面前站定 ,任他支起她的下巴 ,深不可测的眸光审视着她。

“我收留你多久了?”

“六年。”凌寒月恭恭敬敬地道。

“嗯!那也就是说 ,你今年十八岁了。”

“是。”被这般审视 ,凌寒月虽觉不自在 ,但仍动也不动 ,一双手垂放在身侧 ,低眉敛目 ,任韩渊打量着。

“六年……真快。”韩渊若有所思地呢喃 ,伸出手轻抚着她的脸庞 ;这眼、这眉 ,六年的时光 ,你竟出落成这样……”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双眸仍盯着她 ,却似是陷入自己的思潮中。

抚着她脸的那只手虽是温热的 ,但凌寒月却感受不到半丝暖意。爷时常盯着自己的容颜 ,就这么陷入沉思中 ,不过 ,她总觉得 ,他望的虽然是自己 ,却像是透过自己 ,在看他记忆中的某个人。

她很难相信像爷这样邪傲狂妄的男人 ,心头上会有一个令他念念不忘的人 ,如果真有人能够深刻地烙印在爷的心头 ,那必然是一位特殊至极的人吧 !

她突然想到 ,每年初夏时节 ,爷总会失踪几天 ,行踪不明 ,连她也不会告知 ,这两件事情有关联吗 ?

这么一想 ,自己又觉得有些荒谬 ,她怎会把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呢 ?忍不住甩了甩头 ,也同时惊醒了韩渊 ,只见他收回手 ,又回复一贯冷漠难测的疏离。

“ 没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退下了。”

凌寒月怔了一下 ,才道 : “ 是。”转身、关门 ,如来时般安静地离去。



若非凌寒月正好抬起手来抹汗 ,她也不会注意到那一抹银光 ,那是兵器受到阳光折射而产生的光芒 ,凌寒月心头的警钟大响 ,反手推开韩渊 ,大喊 : “ 爷 ,小心。”

虽然她及时推开韩渊 ,自己却来不及闪避 ,暗器由她的肩头划过 ,她吃痛的问哼一声。不及去审视自己的伤势 ,一群黑衣装束的杀手便一攻而至 ,持着兵器涌向韩渊。

“ 是谁派你们来的 ?”凌寒月“ 刷 !”的一声 ,抽出长剑

护住韩渊。

“去问阎王爷吧！”大刀挟着凌厉的风势砍下。

热闹的市集突然变成凶杀的场所，吓得小贩与路人尖叫连连、抱头闪避，生意也顾不得了。

这一趟，凌寒月是陪着韩渊出来巡视绿柳山庄名下产业的运作，哪知才到市集，就遭到杀手的狙击。

凌寒月拼命挡住那群黑衣人，道：“爷，您先走，寒月解决完他们，自会赶上去与您会合。”

韩渊的回答是冷笑一声：“就凭你？”他向前跨了一步，出掌劈翻一名偷袭凌寒月的黑衣人。

铁掌韩渊可不是浪得虚名，再加上凌寒月仗剑护在他的身旁，没有后顾之忧，掌力所到之处，黑衣人倒的倒、飞的飞，撞翻小贩来不及移走的摊子，整个街道顿时呈时一片狼藉。

这一幕喋血街头的场面吓得寻常百姓连忙闪避，关门闭户，惟恐遭到池鱼之殃，就连靠街道旁的酒楼客人也纷纷由后门窜出，走得一干二净，只有二楼靠窗的座位，三名客人仍自顾自地喝酒吃菜，好似把这场杀戮当成戏台上的戏码，拿来当作余兴节目。

“这个韩渊好像不怎么受欢迎，连在自己的地盘上，

都有人要暗算他。”

粗豪的评论声由酒楼二楼飘了下来，石敢当丢了一颗花生在嘴里，咬得“喀滋、喀滋”作响，一点压低嗓门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这韩渊的武功可真不错，一掌一个，掌无虚发，真不负他铁掌的外号。”有石敢当，自然少不了胡一方，他高声地赞叹着，莲花指支在下巴上，一双狭长的凤眼满是称许的光芒。

“哼！那有什么？我就不信他的铁掌有我的拳头硬。”石敢当亮出醋钵大的拳头，不服气地说。

“是喔！”胡一方淡淡地瞄了他一眼；韩渊当然比不过你了，人怎么能和又粗又硬、没有大脑的石头相比呢？”

“胡一把！你骂我没大脑？”石敢当吼了起来，声如巨雷。

“哎呀！你居然听得出来？”胡一方故作惊讶地挑高眉；“不错，有长进了嘛！”

“你……”

“好啦！别吵了，成天吵吵闹闹的，你们不烦哪！”云奇不耐烦地敲敲桌子，脸上虽然带着笑意，但是那出奇

轻柔的声音 ,已经足够令两名下属听出主子的不悦。

“ 这群刺客倒也不是没大脑 ,知道韩渊和那姓凌的姑娘联手 ,一守一攻之下 ,他们讨不了好 ,干脆分成两边人马 ,把他们隔开来 ,采取各个击破。”胡一方识相地转了话题 ,仍盯着下方的激战。

这当口 ,凌寒月已被那群黑衣人远远地隔开 ,陷入苦战。

石敢当也凑了过来 ,“ 这姓凌的婆娘倒也忠心耿耿 ,明明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保护主子。”

“ 她的武功不是那群黑衣人的对手 ,”胡一方道 :“ 不过 ,只要她能再撑个一时三刻 ,等韩渊解决了那批人 ,自然可以帮她。”

落单的凌寒月的确应付得十分艰险 ,没多久她的肩上便挨了一刀 ,鲜血喷出 ,她轻轻蹙了蹙眉 ,将长剑交换到左手 ,继续应敌 ,只是左手使剑没右手来得灵活 ,没一会儿 ,背部又挂了彩 ,险些就向前扑倒。

身处险境并未使她淡漠的神情有所改变 ,也不见她有何惧色 ,左手的长剑抵在地上 ,撑住她差点扑倒的身子 ,负伤的右手则划了个半圆 ,一掌击出 ,打飞了一名黑衣人。

她的神情尽收云奇眼里 ,俊美的娃娃脸上仍是挂着笑意 ,那双深邃如星的眼眸却深不可测。

“ 一方、敢当 ,想不想活动筋骨 ?”他突然收回视线 ,笑嘻嘻地问。

“ 活动筋骨 ?”石敢当不解地看着他。

“ 没错。”云奇的手往下一指 ,两名属下马上明白他的意思。

“ 你要我们去帮他们 ?这些人他们自有办法打发 ,用不着我们吧 !”石敢当道。

云奇轻轻摇了摇手指 ; 话可不能这么说 ,既然要到绿柳山庄去做客 ,主人有难 ,我们难道该袖手旁观 ?”

石敢当看着主子 ,那眼神分明是在说“ 他可不认为主子有那么好心 ”。不过 ,主子既然有令 ,他当人家下属的也不好违逆 ,于是转向胡一方 ,道 : 喂 ! 胡一把 ,下去活动活动筋骨吧 !”他向来都是唤胡一方为胡一把。

两人同时一翻身 ,就这么利落地跃下酒楼 ,加入战局。

乍见胡一方 ,凌寒月的惊讶是不用说了 ,淡漠的表情难得地露出错愕的神态 ,她失声道 : 是你。”

这一怔之下 ,便浑然不觉右胁露了个空隙。

胡一方忙弹出一颗铁莲子 ,解救她右肋中刀之险 ,  
“ 小心点 ,头子要我们帮你 ,可不是帮你受死。”

那登徒子也来了 ?

凌寒月沉下脸 ,冷冷地说 : “ 不用你帮。”

“ 我听的是我家头子的话 ,可不是你的。”他右手一翻 ,亮出一把飞刀 ,激射而出。

胡一方使的是暗器 ,石敢当就显得简单许多 ,亮出斗大的拳头 ,一拳便解决一个敌人。

韩、凌两人已难对付 ,再加上两个硬底子帮手 ,黑衣人自知再难讨好 ,那首领识时务地吹出长哨 ,喊道 : “ 撤退。”

也不管死伤的同伴 ,转瞬间 ,一群黑衣人退得无影无踪。

凌寒月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势 ,立刻奔向韩渊 ,问 :  
“ 爷 ,您没事吧 ?”

韩渊振了振衣 ,冷淡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 ,尚未回答凌寒月的问话 ,一个清朗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 “ 凌姑娘 ,好久不见。”

云奇迈出酒楼 ,笑吟吟地走向凌寒月 ,看似孩子气的娃娃脸满是和善可亲。

既然看到云腾双翼 ,那么 ,再见到云奇也是在意料中之事。凌寒月还无法忘记云奇对她的无礼举动 ,却仍得万分勉强地强压下心头的的不悦 ,保持一贯的冷漠道 :  
“ 云少别来无恙。”

韩渊转向她 ,挑起的眉头带着询问。

凌寒月低声说 : “ 这位便是云腾海运的少玉云奇公子。”

韩渊转向云奇 ,两道锐利的目光在空中交会。

云奇首先拱了拱手 ,笑得灿烂 ; 见过韩庄主 ,久仰铁掌韩渊的盛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 哪里。”韩渊也拱了拱手。“ 云少雄霸海域 ,韩某仰慕已久 ,前些时候 ,曾派人邀请云少到敝庄作客 ,然而 ,不蒙云少青睐 ,心中惋惜良久。”

“ 韩庄主这话云某可就听不懂了 ,”云奇故作讶异 ,  
“ 到贵庄做客一事 ,云某老早就允了贵庄的凌姑娘 ,又哪来不蒙青睐之说。”

韩渊望向凌寒月 ,眼中写着询问。

凌寒月蹙起了眉 ; 那日云少分明拒绝了属下…… ”

“ 怎么会有这种误会 ?”云奇挑高眉 ; 我当日不是说了 ,只要你亲…… ”

“可能是寒月误会云少的意思。”凌寒月急急打断他的话，如冰的容颜染上了一层狼狈的红晕，为她冷淡的气质增添了些许女儿家的娇态。

察觉到韩渊停驻在她脸上的目光，只让凌寒月更感狼狈，所幸主子并没有问些什么。

韩渊径自转向云奇，道：“云少肯到敝庄作客，是敝庄的荣幸，既然云少已亲临嘉兴，拣日不如撞日，索性上敝庄盘桓些时日如何？”

云奇的眸光在凌寒月脸上溜了一圈，这才回到韩渊身上：“有何不可？蒙庄主邀请，是在下的荣幸。那这些黑衣人，庄主打算怎么处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的黑衣人，看起来颇有碍观瞻。

韩渊淡淡地瞄了那些黑衣人一眼：“这些全是奉命杀人的死士，即使没死，从他们口中也挖不出什么消息，不如留给官府去处理。云少，请。”

“请。”

一行人就这么浩浩荡荡地往绿柳山庄而去。



回到山庄，凌寒月吩咐下人准备宴席，邀客入座，同时命人拿来金创药给韩渊疗伤，干练十足、指挥若定。

坐在一旁的云奇把凌寒月的忙碌看在眼里 ,不禁笑道 : 韩兄年纪轻轻便雄霸江南水运 ,成为江南一带的霸主 ,云某自是万分佩服 ,不过 ,韩兄还有另外一件事 ,更教云某佩服。”

“ 哦 ?”韩渊挑起眉 ,有些好奇 ; 什么事 ?”

云奇指了指站在他身后 ,正在为他包扎的凌寒月 ,笑而不语。

凌寒月一怔 ,手上的动作下意识地停顿下来 ,警戒地看着云奇 ,不知他又在耍什么把戏。

“ 韩某不明白云少之意。”

“ 适才韩庄主被黑衣人围攻之时 ,云某见凌姑娘挡在韩庄主身前 ,奋勇护主 ,即使负伤也要保护庄主周全 ,能够拥有这般忠心为主的下属 ,韩庄主真是令人钦羨。”

“ 寒月跟在我身边有六年了 ,对我的确忠诚。”

“ 可不是 ,瞧她此刻明明身负重伤 ,还惦记着要先为庄主包扎疗伤 ,这般忠贞 ,实属难得。”云奇说得摇头晃脑 ,一脸赞叹。

“ 寒月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凌寒月淡淡地道。

在醉香楼的接触 ,已经够她了解云奇不是什么君子 ,这个男人看似和善 ,实则狂放 ,这般赞美她 ,恐怕不

知有什么目的 ,偏偏爷还要与他谈生意 ,她避无可避 ,只能尽量隔开距离不要同他接触。

“ 凌姑娘这话可就太谦虚了 ,云某巴不得身边有这么一个护卫呢 !就是不知道韩庄主肯不肯割爱 ?”

凌寒月猛然抬起头来 ,蹙起眉头看着他。

“ 喂 !头子 ,你都有我们了 ,还要护卫做什么 ?”石敢当忍不住开口了。粗线条的他根本看不出来云奇是存心逗弄凌寒月 ,只见自己地位即将受到威胁 ,于是急忙叫了起来。“ 论武功 ,她还赶不上我和胡一把 ,要这种护卫有什么用 ?”

“ 你们俩又有什么好 ?”云奇的脸上虽然仍满是笑意 ,却不着痕迹地瞪了石敢当一眼 ,“ 成天吵吵闹闹的 ,我都快被你们烦死了。”

“ 是那胡一把老爱找我碴 ,所以我才…… ”石敢当的申辩还来不及说完 ,云奇便抬起手阻住他接下来的话。

“ 够了 ,这般大声嚷嚷 ,也不怕韩庄主见笑。”

石敢当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胡一方暗地里捏了一把 ,令石敢当立刻将目标转移 ,两人又斗起嘴来。

“ 见笑了 ,韩庄主。话说回来 ,云某对凌姑娘可欣赏得很 ,就不知韩庄主到底肯不肯割爱 ?”他无视凌寒月像

要杀人的眼神 ,笑吟吟地问。

韩渊回头望向凌寒月 ,凌寒月再也顾不得冒犯 ,急道 :“寒月只愿追随在爷的身边。”

“不得放肆。”韩渊斥道 ,然后转回头来 ,对云奇淡淡一笑 :“蒙云少的抬爱 ,本是寒月的荣幸 ,不过你也看到了 ,寒月跟着韩某 ,粗野惯了 ,就怕跟了云少 ,会得罪云少。”

韩渊拒绝的话说出口 ,凌寒月悬在半空中的心才放了下来。

云奇似笑非笑地看了凌寒月一眼 ,这才收回目光 ,“怕是韩庄主舍不得割爱吧 ! 这般的人才 ,若换成云某 ,也是割舍不下 ?”

韩渊又客气几句 ,转回头 ,命凌寒月退下去疗伤。

等凌寒月疗好伤再回到大厅时 ,宴席已经摆上了 ,韩渊与云奇这两个一方霸主 ,正针对合作之事 ,把酒畅谈 ,而她一如以往般 ,静悄悄地走到韩渊身后 ,聆听着他们的谈话。

“……以绿柳山庄在江南水运的权利 ,交换我云腾海运在南洋的货物 ,这一点是挺教我心动的 ,不过 ,云腾海运向来不靠任何商家 ,这些年来 ,生意也做得好好的 ,

若冠上一个合作之名 ,总觉碍手碍脚。”

“云少考虑的是。”韩渊低头抿了一口酒 ,对他的拒绝似乎不以为意。“不过 ,云少也知道 ,出海代表的是风险 ,南洋奇珍异宝的这块大饼 ,觊觎的人可不少 ,而云腾海运树大招风 ,这些年来 ,贵宝号的船队不断扩张 ,带回来的商品一次比一次多 ,想要平平安安完全消化掉 ,可不是一件易事 ;再说 ,东南海运一带 ,虽然是云家的基业 ,但中原的内陆水运可就不见得会卖云腾海运的面子 ,是不是 ?”

“韩庄主说得虽有理 ,但是与绿柳山庄合作 ,将南洋商品交由贵庄买卖 ,这么一来 ,利润就得与贵庄共享 ,怎么算都划不来。”

“合作一事 ,对贵宝号绝对是有利无害 ,除了能分散贵宝号在中原买卖的风险 ,还享有绿柳山庄在江南水运的权利 ,云家的事业自此由海运延伸到内陆水运 ,怎么会划不来 ?”

云奇挑了一下眉 ,笑意盈盈的脸虽然不置可否 ,但实则已经心动。

即使对眼前这个男人没有好感 ,凌寒月仍不能否认 ,他能雄霸海域 ,绝非偶然之事 ;虽见他老是嬉皮笑

脸 ,看似只会饮酒作乐的纨绔子弟 ,然而 ,在与韩渊的交谈中 ,却时时一针见血 ,毫不退让。

凌寒月跟在韩渊身边六年 ,亲见韩渊由一文不名的年轻小伙子 ,白手起家成了掌管江南水运要冲的霸主 ,旁人总是惧于韩渊冷酷邪魅的气势 ,在他身边常不自觉地就矮了一截 ,但是 ,云奇却能在韩渊面前谈笑风生 ,商谈合作事宜时 ,把持自己的原则 ,完全不肯退让 ,光就这一点 ,便足以让凌寒月对云奇另眼相看。

“云少对绿柳山庄在江南水运的营运状况不了解 ,有所迟疑亦是必然 ,合作一事兹事体大 ,云少不妨慢慢考虑。这些天若云少有兴致 ,在下愿做东道 ,请云少参观敝庄水运的运作情形。”

云奇欣然答应。

商谈初步底定 ,云奇一行三人 ,便在绿柳山庄住了下来。

凌寒月奉命安顿贵客 ,先差人整理过客房 ,才领着三人来到“捐芬楼”。

捐芬楼靠后院的竹林 ,翠竹掩映 ,在夏日颇为清凉幽静。

给三人大致介绍完环境 ,她说 : 有事三位尽管差遣

下人去做就行了 ,寒月不打扰三位休息 ,先行告退。”说完 ,她便要退下 ,但一条臂膀却横伸出来 ,挡住她的去路。

“云少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凌寒月蹙眉看着他 ,他又想玩什么把戏了?

“吩咐是没有 ,”云奇朝两位手下使了个眼色 ,见手下领命退去 ,才笑嘻嘻地转向凌寒月 ;只是想和凌姑娘说说话。”

“寒月不知道有什么话能和云少说。”

“怎么会没有 ,能说的话多着了。就这么着吧 !从你怎么会跟着韩庄主说起 ,应该是个不错的开始。”云奇眨了眨眼 ,一脸好奇。

凌寒月根本不想回答他 ,但身为东道 ,又不能失了礼数 ,于是简短地回答 :“六年前 ,爷自仇家的手中救了我 ,从此寒月就跟着爷 ,一直到现在。”

“原来是救命之恩 ,也难怪你对韩庄主这么忠心耿耿。”云奇点了点头。“刚才看你都自顾不暇了 ,还想保护韩庄主 ,这般的忠诚 ,莫说是女子 ,就是男儿汉也少见。”

“寒月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若没别的事 ,寒月就此

告退。”

“ 喂！等等。”云奇再度拦住她 ,笑嘻嘻的娃娃脸对上她冷淡如霜的素颜 ; 别走得这么快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成天绷着个脸 ,不累吗？”

“ 寒月天生如此。”

“ 天生就冷冰冰的？不会吧？我看你是被韩庄主教导得跟他一个样儿 ,忘了笑是什么东西。”

淡漠的面容终于有了改变 ,凌寒月脸上闪过一抹不悦 ; 云少对寒月的表情有不满 ,尽管说与寒月知道就是 ,但请别牵连到爷的身上。”

云奇扮了个鬼脸 ; 哇！这么忠心？自己被说无所谓 ,就是主子不能被说。”

“ 寒月的所作所为皆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与爷无关。”蹙起的眉心带着坚持。

“ 好好好。”云奇妥协地摊了摊手 ; 瞧你这忠心耿耿的模样 ,旁人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你喜欢韩庄主呢！”

他只是顺口说说 ,哪知话一说出口 ,凌寒月那张没什么表情的素颜居然闪过一丝惊慌 ,失措地道 : 你……你胡说些什么？”

她的反应让云奇亦是一愕 ,好半晌才回过神来 ; 原

来你真喜欢韩庄主。”

“我没有！”向来没什么起伏的音调，竟失控地高扬，  
“你别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你心知肚明。”云奇微笑了起来，声音中充满调侃意味；“就不知道韩庄主知不知道你的心意……”

“你别胡言乱语！”凌寒月气急败坏地说，一掌挥了过去，还没打到云奇，手腕先被扣进他的大掌里。

“别被说中心事，就想打人嘛！”

“你……”尚存的那只手朝他的下巴挥了过去，却又被扣住。

云奇将她的手腕扳至她的背后紧紧锁住，另一只手则亲昵地扶住她的腰，将她密实地搂在自己怀里。

“我知道打是情骂是爱，你就不用再表示了。”云奇像要气坏人似的，恶作剧地朝她眨了眨眼。“我这就回报你，来，亲一个”

“你敢！”凌寒月怒瞪着他，不住地挣动身子，却怎么也挣不开他如钢铁一般的手臂。

“你不用‘怕我不敢’，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云奇故意曲解她的意思，把脸埋在她的颈窝，深深吸了口气，

“你真香。”

“放开我。”此刻，凌寒月只觉又羞又怒，哪还有半丝冷漠的影子。

“别害羞嘛！韩庄主可曾亲过你？我想应该是没有，冰块亲冰块，有什么意思？”

“放开我。”凌寒月再一次喊，一张俏脸气得通红，红晕在她如玉般清冷的脸庞染上一层迷人的颜色，一时间，竟教云奇看得失了神。

“你脸红的模样，当真好看。”他伸出手，轻轻抚着她染上红晕的脸颊，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本能。

“别碰我。”凌寒月奋力扭开脸，眼中有着嫌恶。

在扬州醉香楼，脸颊上的那一吻给她的羞辱还没消散，他居然又再羞辱她。

云奇把她那嫌恶的表情看在眼里，不悦地蹙起眉，还无赖地说：“我偏就爱碰你，爱怎么碰，就怎么碰，而且，我不只要碰你，我还想亲你。”

“你敢？！”凌寒月咬牙切齿地瞪着他，怒火几乎快从她眼中喷了出来。

“我怎么不敢？”俊俏的脸庞几乎快触上她的鼻尖，温热的气息在她的颈边流窜着；教你一件事儿，别用这

么挑衅的语气对男人说话 ,这样反倒只会挑起男人的征服欲。”

“你敢碰我 ,我必定教你生不如死。”凌寒月恶狠狠地警告道。

云奇对她摇了摇头 ,神情像是夫子面对不受教的学生一般 ;我倒想知道 ,生不如死的滋味是怎么样呢 !”

“你……”凌寒月还来不及说完话 ,云奇已经倏地俯下头 ,紧紧地覆住她的红唇 ,阻断她的话 ,也给了她一记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吻”……

## 待 情

“头子 ,早……”打到一半的呵欠突然卡住 ,石敢当瞪大了眼睛 ;你的脸怎么了 ?”

云奇还没来得及回答 ,胡一方也晃了进来 ,在看到主子的脸时 ,他露出了和石敢当一样的反应 ,忘了保持优雅的形象 ,吃惊地张大嘴喊道 :“头子 ,你……你的脸……”

“一点小小的代价。”云奇笑吟吟地回答；“今儿个天气真好，是不是？”

云腾双翼愣愣的，一时反应不过来。

一名下人走了进来；“庄主请三位贵客前去用膳。”

“这就去。”不理睬两个发愣的属下，云奇撩起下摆，迈步走了出去。

云腾双翼怔了一下，这才如梦初醒，忙跟了上去。

“漱石楼”里已经摆好了早膳，云奇眼尖地看到凌寒月就站在韩渊身后，正在聆听他的吩咐，清丽的容颜仍是一贯的淡漠，仿佛昨晚的插曲早被她忘得一干二净。

他笑容可掬地朝韩渊拱了拱手，然后落了座，道：“韩庄主、凌姑娘，早啊！”

韩渊转回头，撇唇淡笑道：“早。云少昨晚睡得可安稳？有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凌姑娘一手打点的，怎会不适？云某昨晚睡得可好了，一觉到天明，连个梦都没做。”他瞄了凌寒月一眼，别有深意的说。

“那就好。敢问云少的脸是……”

云奇抬手抚了抚脸颊，笑道：“昨晚被……一只野猫抓伤的。”他话是对韩渊说的，眼睛盯的却是凌寒月。

凌寒月气愤地抿紧唇，怒瞪着云奇，那神情像是要杀人似的，不过，坐在她身前的韩渊并没有看见。

韩渊扬起眉，不解地问：“庄子里向来是没有猫的，怎么会有野猫跑到捐芬楼，还伤了云少？”

“这我就知道了。”云奇索性装傻，“那野猫可凶了，见人就抓，我好意想接近它，它还把我伤成这样，这么凶的野猫，就不知凌姑娘有没有见过？”

韩渊瞥了站在自己身后的凌寒月一眼。

凌寒月置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正不住地颤抖着，她低目敛目，借以掩饰怒气，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咬牙切齿地低声道：“寒月不曾见过。”

“那就怪了，怎么我一到贵庄，就碰见那只野猫，还被它抓伤了。”云奇一脸惊讶与无辜。

“或许是云少与那野猫有缘吧！”韩渊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野猫不比家猫，未被驯养，对人心存警戒，想要接近它，就必须要有耐性，会被抓伤、咬伤，是在所难免。”

云奇眯了一下眼，一会儿才又露出笑容；韩庄主指教得是，云某谨记在心。”

“什么猫咬伤的？头子，你们在说什么？”随后跟来

的石敢当听到只字片语 ,好奇心起 ,忍不住问。

“我们是说 ,你们再不来 ,就把你们的早膳拿去喂野猫。”云奇懒懒地道。

“那怎么成 ?”石敢当吓了一跳 ,忙坐了下来 ,捧起碗 ,稀里呼噜地吃喝了起来 ,就怕自己的早膳真被拿去喂野猫。

胡一方见状 ,忍不住翻了一下白眼 ,嘴里好像骂了句白痴之类的话 ,然后才坐下来 ,端碗用膳。

用完膳 ,韩渊命人备好马车 ,邀请云奇等人前去视察绿柳山庄的水运状况。

正要上马车 ,一名仆人突然匆匆跑了过来 ,道 :“庄主 ,有您的急件 ,刚刚送来的。”

韩渊接过信 ,展开一看 ,神情在瞬间产生变化。

深吸了一口气 ,他紧紧握住那信 ,转向云奇道 :“请恕韩某失礼 ,在下突然有要事待办 ,不能陪云少参观敝庄的营运了 ,请云少莫见怪。”

事情来得突然 ,不只云奇三人错愕 ,连凌寒月几乎都要以为自己眼花了 ,爷嘴角的那弧度……那弧度看起来好像……爷是在笑 ,笑意虽浅 ,却是满心的欢愉 ,到底是什么事 ,能让爷这般喜悦 ?

韩渊不理睬他们的怔愕 ,径自道 : 我让寒月代我一尽地主之谊 ,寒月身为绿柳山庄的总管 ,对敝庄水运运作的情形极为了解 ,必然能够解除云少心头的疑惑。寒月 ,我把云少交给你 ,你务必要好好招待贵客 ,不得失礼。”

“ 爷…… ”

凌寒月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韩渊已经转向一旁的下人 ,道 : 给我的马上鞍。”说完 ,人便毫不迟疑地往马厩大步走去。

凌寒月忙追了过去 : 爷 ,您什么时候回来 ?”

“ 不一定。”话声未断 ,人已不见踪影。

凌寒月徒然追了几步 ,才愕然站住 ,怎么也搞不清楚状况。

“ 韩庄主到底有什么大事 ,能够让他匆忙如此 ?想必这件事非常重要。”云奇不知何时已站到她的身旁。

凌寒月一震 ,本能地退开了三步 ,警戒地看着他 ,唇边抿出不悦的线条。

“ 这么讨厌我 ?我才走近 ,你就避之惟恐不及 ?”云奇不以为然地扬起眉。

凌寒月冷冷地看着他 ,默认了一切。

“你的爷可是吩咐过你 ,要好好招待我的。”云奇朝她眨了眨眼 ,一语双关地说 :我看 ,你是避不开我了。”



“绿柳山庄的水运虽以江南为主 ,不过 ,北至黄河 ,南及珠江 ,甚至几次朝廷的漕运都曾委托过敝庄……”

凌寒月站在船首 ,详细地介绍着绿柳山庄水运的营运状况。云奇耳里听着她的介绍 ,一双眼睛却盯着她的人不放。

依然是一身黑衣 ,深沉的黑将她那白皙如玉的肌肤衬得更为细嫩诱人 ,乌黑的秀发在顽皮的河风拨弄下 ,飞扬在空中 ,她美得就像画中的仙子 ,即使她一身冷淡的气息 ,亦不能减少她的美丽半分。

第一次见到她 ,吸引他的不是她的美丽 ,而是那一身清冷的气质。

那种气质不是富家千金的冷傲骄蛮 ,而是更深沉的冰冷 ,一种被生活历练出来的淡漠 ,仿佛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打破覆在她身上的那层玄冰。

就是这样的气质吸引了他 ,使他破例对她有了兴趣。他刻意引她到妓院去 ,放肆的与歌妓们狎闹 ,也不见她冰封的容颜有所动摇 ,她站在角落 ,对一切视若不

见 ,就这么静静地伫立着 ,像尊石像般 ,教他险些都要忘了她的存在。

他是第一次遇到这般特别的女子 ,胆敢与男人谈生意。他很好奇 ,什么事才能打破她脸上的冷淡……或者说 ,什么事才能教她在意 ,在意得忘了保持冷静 ,在意得失了淡漠。

所以 ,他故意轻薄她、调戏她 ,就是想剥掉她冷静的面具 ,他是成功了 ,但也只是激起了她的怒气 ,他几乎可以确定 ,在那看似对世情完全冷漠的外表下 ,有着火山般的脾气 ,不过 ,光是让她动怒 ,还不能教他满足 ,他想要看她失措 ,看她慌了手脚的模样。

记得在他信口说她喜欢韩渊时 ,他竟看到了她的失措。她慌了手脚 ,那张清冷如冰的容颜甚至因狼狈而染上红晕 ,美得不可方物。

不知为何 ,在得到胜利时 ,他并不感到高兴 ,因为凌寒月的失措是为了韩渊 ,而不是他 ,于是他吻了她。

她外貌冰冷 ,却有着最甜蜜、最温暖的双唇 ,在汲取她青涩、甜美的那一瞬间 ,他的目的全被他抛到九霄云外 ,只专注地占领着她从未让人逾越的领域 ,狂霸地索取她的一切。

偷香窃玉的结果 ,是挨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一巴掌 ,打得他第二天都没能消肿。

他轻轻抚了抚仍隐约生疼的脸颊 ,唇边浮起一抹微笑。

他记得凌寒月打他时 ,脸上那又羞又窘 ,急怒攻心的模样 ,以他的身手 ,是避得开她这一巴掌的 ,可是当时他也不知怎么想的 ,竟硬生生地受了她这一巴掌 ,事后心里还泛着极度的满足 ,凌寒月的愤怒与失控是为了他 ,而不是韩渊。

他想得出神 ,连凌寒月什么时候停止了解说也不知道 ,好一会儿才发觉那双淡漠的眼眸正不悦地瞪着他。

“ 怎么不说了 ? ”

“ 云少心不在焉 ,寒月说了也是白费唇舌。 ”

“ 我只是出了一下神 ,我的好月儿 ,别生气。 ”他忙讨好地笑着。

凌寒月因他的昵称而不悦地蹙起眉 :“ 云少请自重 ,寒月与云少非亲非故 ,受不起云少的称呼。 ”

“ 你不爱我叫你月儿 ? 我倒觉得月儿这名字很好听啊 ! 还是你要我叫你寒儿 ? 可是 ,我觉得月儿比寒儿更好听耶 ! ”云奇故意装傻。

“你……”凌寒月为之气结，不想再理他，便要下船去，云奇忙拦住她。

“喂，这样就翻脸走人啦！你家爷还要你好好招待我，你忘啦！”

“寒月没忘，倒是云少忘了自己应有的分寸。”凌寒月冷冷地道。

“好好好。”云奇叹口气，妥协地说：“我这就专心听你说话，不过，你得站近一点，否则我听不见。”

这几日，凌寒月虽然奉命招待他，为他解说绿柳山庄水运的状况，不过，因为他有“前科”在身，凌寒月与他在一起时，总是挑人多之地，而且不忘保持安全距离，仿佛他有瘟疫似的，让他一直无法一亲芳泽，好生遗憾。

凌寒月可不会上了他的当，寒月相信云少耳力好得很，这点距离绝无妨碍。寒月该去巡视庄务了，云少若有兴致，不妨随意走走。”她淡淡地说完，随即拂袖离去。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都是一样，凌寒月一早便带着云奇到绿柳山庄的各分据点码头，详加说明营运状况，说完后，便留下他随意探看，径自回庄处理事务，一点亲

近的机会也不留给他。

佳人近在眼前 ,却摸不着也逗不着 ,实在教人心痒难耐。他决定 ,既然凌寒月不给他任何机会 ,那他就自己创造机会 !

这日晚膳后 ,他叫住正要离席的凌寒月 ; 凌姑娘 , 请等等。”

“ 有什么事 ? ”

“ 这些天我随着你到贵庄各处的码头探看 ,对贵庄的水运运作情形 ,也算是了解一二 ,同贵庄合作之事 ,云某也有了点底 ,不过 ,仍有些疑问 ,想请凌姑娘解惑。”

“ 什么事 ? 请云少直说。”

云奇瞄了一旁的仆佣一眼 ,笑道 : “ 这种事 ,在这里讲不太方便吧 ! ”

凌寒月也知道商场上的事要谨防泄漏 ,但是云奇捉弄人的前科累累 ,可不怎么值得相信。

云奇看出了她的警戒 ,笑道 : “ 在下只是想针对合作之事 ,与凌姑娘讨论 ,别无他意 ,凌姑娘别多心。”

凌寒月冷哼一声 ,可面对他的要求 ,她又无法拒绝 ,遂道 : “ 既然如此 ,云少请随我来。”

领着云奇到了书房 ,凌寒月就背对着书房门口站

定；云少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

云奇看着她的举止，不禁好笑地道：“你这举动，好似我是什么毒蛇猛兽似的，我的好月儿，你这可就太伤我的心了。”

凌寒月马上沉下脸；云少叫寒月过来，若是只想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寒月恕不奉陪。”

她转身就要走，云奇连忙叫住她：“喂！等等。我是真的有正事和你谈。”

幸好他早有准备，遂将自己这些天来，他所观察到的疑问问出来，凌寒月这才转过身，回答他的问题。

这些天来，云奇可不是跟着凌寒月瞎晃，身为海运界的霸主，对于商场之事的敏感度自然不低，一个问题接连一个问题地丢了出来；凌寒月听他问得中肯，警戒心才逐渐撤去，详细地为他解释问题，说到后来，甚至拿出账册，坐到他的身边，与他详加讨论。

她专注地说着话，并没有注意到云奇已渐渐分了心，眼光从账簿游移到她的脸上，然后就这么盯住不放。

近看之下，她的模样更美。

玉雕似的肌肤，在烛火的掩映下，细致晶莹得似乎吹弹可破，乌黑亮丽的秀发落在她的颊边，更为她增添

了一丝柔媚的娇态。

她的睫毛好长 ,既翘又绵密 ,眨动时就像一把小扇子般扇啊扇的 ,扇出了一种清纯的性感 ;睫毛下的眼眸漆黑如星 ,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 ,顺着眼睛看下去 ,是俏挺的鼻 ,再下来则是红艳艳的双唇 ,一看到她的樱唇 ,云奇的眼神就再也动不了了 ,只能迷恋地看着那丰润的色泽与弧度。

他还记得那片樱唇有多么的柔软 ,比最上等的蜂蜜还要甜 ,教人尝了就再也忘不了那滋味 ,只想一尝再尝 ,永无餍足的时候 ;而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 ,就像一种魔咒 ,紧紧地把人圈在里头 ,让人心醉神驰。

他想得出神 ,从那对红唇中飘出来的话 ,全变成了没有意义的音节 ,然后——

他竟像着了魔似的 ,陡地伸出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不容她抗拒地覆上他向往以久的地方 ,霸道地索求她的一切。

凌寒月瞪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他居然敢再次对自己轻薄。她挣扎地推他、打他 ,却只换来他更牢固的钳制。

她好甜……云奇完全无法克制心中的欲望 ,尽情地

辗转厮磨着她的唇 ,而后发觉这样的亲近再也不够 ,他渴望更深入 ,知道她所有的秘密 ,于是他硬撬开她的唇齿 ,侵入她潮湿柔润的所在。

唇上突然传来一阵痛楚 ,将云奇从神魂颠倒的情欲世界拉了出来 ,他痛叫了一声 ,本能地推开怀中的人儿 ,不敢相信地瞪着她 “ 你……你居然咬我…… ”

凌寒月被他这么一推 ,腰肢不偏不倚地撞上桌角 ,一抹椎心似的痛楚令她倒抽了一口气 ,她无暇顾及那疼痛 ,只是以一记怒火冲天的瞪视回敬他 ,紧抿着唇不说话。

云奇伸手抹了一下唇 ,看着沾满鲜血的手 ,心中的惊愕仍然不减 “ 天 ! 你是存心把我的嘴唇咬掉是不是 ? ” 若非他机警 ,恐怕她早已达成目的了。

凌寒月冷冽地瞪视他的眼睛散发出 “ 若是可以 ,她巴不得杀了他 ” 的讯息。

云奇瞪了她良久 ,末了居然笑了起来 “ 你外表看似冰冷 ,倒有着比火还要烈的性子。 ”

“ 你…… ” 凌寒月因怒气而全身发颤 ,一个翻身 ,抽出挂在墙壁上的长剑 ,银光一闪 ,挥向那可恶至极的云奇。

云奇没料到她会动手 ,被她攻得措手不及 ,险些就挂彩。

他虽避得狼狈 ,但却仍面不改色 ,皮皮地道 :“你谋杀亲夫啊 !”

一句“亲夫” ,更把凌寒月的怒气推到最高峰 ,她咬牙切齿地道 :“你还敢不干不净地胡说 !我……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语落 ,连绵不绝的杀招毫不留情地刺向云奇。

云奇踩着灵巧的轻功步法闪避着 ,嘴里不断调笑 ,“我说的是实话 ,哪是胡说 ,你都被我摸过、抱过、亲过 ,早算是我的人 ,除了我 ,你还能嫁谁 ?你真杀了我 ,就得守一辈子活寡 ,我可舍不得啊 !”

“你……你还胡说八道 !”凌寒月急怒攻心 ,剑招使得更狠更辣。

她也算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好手 ,但是比起云奇 ,她的武功显然就差了一截 ,一阵抢攻 ,只弄得自己香汗淋漓 ,云奇反倒轻松悠闲得很 ,大气也不曾喘上一口。

两方实力太过悬殊 ,这一点凌寒月自己也很明白 ,明知杀不了那登徒子 ,可是一口怒气哽在胸口 ,实在教人难以咽下。她的心头气结难平 ,又急着想杀了云奇 ,

力道一时使岔了，一口真气提不上来，反倒窜向胸口，只觉得喉头一甜，鲜血便喷了出来。

“小心。”云奇见状一惊，再也顾不得逗她，忙上前扶住她的腰。

凌寒月见他一奔过来，长剑一挥，便要刺向他，云奇手一劈，打掉她的长剑。

“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倔强了好不好？想走火入魔吗？你先静下心来，顺口气。”

“别碰我。”凌寒月不理睬他，硬是想挣脱他扶在她腰上的手。

云奇又气又急：“好，好，我不碰你行了吧！”他松开手：“喏！我没碰你了，你总可以顺顺气了吧？”

凌寒月紧咬住下唇，双眼怒瞪着他，拿右手扶住桌子支撑自己，胸口因怒气而不住地起伏着，良久良久，才渐渐平顺下来。

云奇正想说些什么，却见她弯腰拾起长剑，他以为她怒气未平，又要动手杀他，正戒备时，却见银光一闪，竟直直地划向她自己纤细的颈项。

云奇大惊，闪电般地伸出手打掉长剑，他的动作虽然迅速，但锐利的刃口仍然在她颈上划出了一条血痕。

他猛地扣住她的肩 ,情急地大喝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疯了不成 ?”

“ 放开我。”凌寒月一脸嫌恶地挣扎着 ,无法忍受他的触碰。

一股莫名其妙的怒气涌了上来 ,哽在云奇的喉头 ,他的嗓音轻柔得可疑 :“ 就因为我亲了你 ,你又没法子杀我泄恨 ,所以干脆自我了断 ?”

凌寒月瞪着他的眼神中隐含着被羞辱后的悲愤。  
“ 你那样……那样对我 ,我没法子杀你雪耻 ,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世间 ? 放开我。”

她眼中的神情激怒了云奇 ,他的唇边虽然仍习惯性地勾着笑容 ,但眼底却无丝毫笑意 :“ 我看你不是没有颜面苟活世间 ,而是无颜面对韩渊吧 ?”

凌寒月眼中的羞愤与失措证实了他的猜测 ,挂在唇边的笑意在瞬间变得残酷起来 :“ 韩渊真不知是积了什么福 ,有你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 ,不但肯为他出生入死 ,就连一颗芳心 ,都紧紧系在他的身上 ,就不知道他晓不晓得你的心意 ,对你的心意又有什么看法 ?”

“ 你又胡说八道些什么。”凌寒月见心事被说中 ,苍白冷凝的容颜泛上了些许红晕和慌乱。

那抹红晕为她平添了一抹女儿家的娇态 , 看在云奇眼中 , 却倍感刺眼 , 口气益发地尖酸 : “ 我若是胡说 , 你又何须脸红 ? 我倒真想问问韩庄主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

“ 你……你敢去向爷胡说八道 , 我就杀了你 ! ” 凌寒月气急败坏地大喊。

云奇挑了挑眉 , 没有指出以她的武功根本杀不了他的事实。 “ 素来忠心耿耿的下属 , 居然对他怀有情愫……啧啧 ! 韩庄主若是知道了 , 可不知会怎么想 , 是开心、惊讶、不感兴趣 , 还是嫌恶 ? 我看多半是不感兴趣吧 ! 以韩庄主的为人 , 他若对你感兴趣 , 老早就对你下手了 , 也轮不到我有机会亲近你 , 不是吗 ? 落花有意 , 流水无情 , 真是可惜啊 ! ”

“ 你……你…… ” 云奇的每一句话都切中凌寒月内心最隐晦的地方 , 说得她竟是连一句话也反驳不得 , 急怒攻心之下 , 体内好不容易平顺的真气再度乱窜 , 一口鲜血又吐了出来。

见她为韩渊吐血 , 云奇心头的怒气更盛 : “ 你为他着急至此 , 甚至吐血 , 人家可不见得放在心上。 ”

“ 你…… ” 凌寒月重重地喘着气 , 胸口剧烈起伏。要

杀他雪恨 ,偏偏武功赢不了他 ;要自杀一了百了 ,长剑又被他踢得老远 ,想着他这般羞辱她 ,她竟连个应对的方式都没有 ,一时间 ,胸口不禁再次血气翻涌 ,然后一口鲜血又吐了出来。

云奇不想担心她 ,可是染在她胸口的血迹却教他大感刺眼 ,他叹了口气 ,将手掌贴在她的背后 ,输出真气助她平稳体内乱窜的气血。

“ 别碰我 ! 我不用你帮我。”凌寒月不领他的情 ,硬是要挣脱他的手掌。

“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 你想走火入魔吗 ?”

“ 那是我的事 ,放开我。”凌寒月仍是固执地道。

“ 我偏不放 ! 你想死 ! 我就偏要让你活。”他的武学修为毕竟比她来得高强许多 ,阳刚的真气灌入她的体内 ,没一会儿 ,她体内乱窜的气血便平稳了下来。

他松开了手 ,凌寒月仍是瞪着他 ,咬牙切齿地道 :  
“ 我不会感激你的。”

“ 我也不要你的感激。”云奇满不在乎地道。

“ 虽然我的武功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你要是敢在爷的面前胡说八道 ,即使同归于尽 ,我也非杀了你不可。”凌寒用冷冽地说。

“那韩渊到底有什么好？偿得你这般对他？”云奇只觉得一股酸气不断往上冒，酸得他牙齿都软了。他逼近她，言辞中充满诘问。“就因为他救过你？因为六年前的救命之恩，所以，你不仅命给了他，连心也一并给了？”

“你……你管不着。”她偏过头，懒得理他。

“谁说我管不着？”云奇抓住她的手腕，力道之大，几乎要将她的腕骨捏碎。“你要我不要告诉韩渊你的心意，你打算付出什么代价？”

“你……”凌寒月为之气结。

“说啊？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来交换你不想被韩渊知道的秘密？”

凌寒月气得全身发颤，但她强抑着怒气，好一会儿才从喉间挤出声音：“你想要什么？”

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你说呢？”

如果可以，凌寒月真想打掉他那可恶的笑脸，但她却只能紧紧地握住拳头，用最强大的意志力来克制自己的脾气：“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云奇又是一笑，笑得像面对老鼠的猫。他勾起她的下巴，简单地道：“你。”

凌寒月陡地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要我不说出你的秘密,可以,用你来交换。”

凌寒月气得全身不住颤抖,他又要羞辱她了,他当她是什人?人尽可夫的卑贱女子吗?

“怎么样?用你自己来交换你的秘密。反正韩渊也未曾喜欢过你,再说,跟了我也没什么不好,好歹我也是海上霸主,论武功、论权势、论地位,和韩渊相较亦不逊色,对你而言也不算吃亏。”他慢条斯理地道,眼睛却盯着那张气愤至极的容颜。

这个可恶的男人,就算把他碎尸万段,都不足以消除她心头之恨。

她紧紧闭了一下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不想再理会他,径自往外走了出去。

“你不怕我把你的秘密告诉韩渊吗?”清朗的声音追了上来。

凌寒月慢慢转回头,表情冷淡地说:“你爱说就去说吧!反正我也奈何不了你,不过,你休想威胁我。”

话落,她便打开书房房门,走了出去,肩头因气愤而兀自颤抖着。跨过庭院,正要走向自己所居的院落时,她忽然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她抬起头来,只见一群仆役簇拥着一个人,朝这边走了过来。

是庄主！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他手上好似抱了个什么东西，不过，距离尚远，她看不清楚。

她连忙收摄心神，迎了上去，唤了一声“爷”后，她错愕地看到他怀中所抱的竟是个女子。

那女子身上裹着一件斗篷，脸则埋在韩渊的怀中，隐约可见嫩若凝脂的皮肤。

韩渊脚步不停，正回头吩咐管家去请大夫，听见她的声音，便说：“你跟我来。”

凌寒月的心头满是疑惑，却没有多问，应了声是，便跟在韩渊身后，走向“峰回居”。

## 拒 情

“柳姑娘，小心。”

凌寒月快步飞奔过去，及时拉住那险些绊倒的人儿。

柳无言抓住凌寒月的手，惊魂未定地轻喘了口气，抬起头，惭愧地一笑：“我真是不小心，谢谢你，凌姑娘。”

“哪里。”凌寒月扶她站好，这才松开手来。

“你刚从酒楼回来？”

凌寒月一怔。她确实是刚从酒楼看过账目回来，怎么柳姑娘会知道？

柳无言抿唇柔柔地一笑：“你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酒气。”她说话的同时，一双迷离的瞳眸并没有看向凌寒月。

凌寒月又是一怔。她只是去看账，并没有沾过半滴酒，她竟能闻得出来？

柳无言感觉出她的困惑，又是一笑，却笑得极淡，“我既然是个瞎子，其他的感觉当然就必须灵敏些，以补双目的不足。”

柳无言就是那日韩渊怀中所抱的女子，也是中原两大神医“北幻影、南圣手”中的幻影医仙。

算一算日子，柳无言在绿柳山庄里已住上好一段时日了，她虽然看不见，但行动却几乎与常人无异，凌寒月也是和她相处了好些日子，才发现她那双秋水明眸竟是瞎的。

不过，正因为她双目失明，所以凌寒月才能没有顾忌地打量着她。

每回在与柳无言面对面时 ,她总会有一种照镜子般的荒谬感。

细长的眉、俏挺的鼻、丰润的红唇 ,她每日对着镜子时所看到的五官 ,居然出现在一个陌生女子的身上 ,这情形简直诡异得有些可笑。

凌寒月必须承认 ,虽然她们有着相似的五官 ,但眼前这女子比她来得细致且美丽。同样的五官在凌寒月脸上 ,呈现的是一种冷若冰霜的清艳 ,教人凛然不敢接近 ,然而到了柳无言身上 ,则显现一种含蓄柔美的细腻 ,加之一身空灵的气质 ,还真让人有一种眼前人儿不知是真是幻的错觉。

虽然凌寒月从未刻意打探 ,但偶尔听到柳无言与韩渊的交谈 ,她多多少少也拼凑出一些事实。

柳无言算是韩渊的青梅竹马 ,两人在幼年时相识 ,两小无猜 ,她的母亲是教授韩渊武艺的启蒙恩师 ,不过 ,柳无言对武艺没有兴趣 ,只随着母亲学习医术。

韩渊出身王侯之家 ,是平宪王的嫡子 ,本应是王位的继承人 ,却因此成为兄弟间的眼中钉 ,而后柳母病逝 ,他与柳无言互订终身 ,抛下王位继承权 ,要到嘉兴来寻找柳无言的外公。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凌寒月并不知道 ,只知在韩渊为柳无言摘药草时 ,遭到杀手的暗算 ,中了致命剧毒 ,而柳无言却在那个时候舍他而去 ,所幸老天有眼 ,韩渊仍是活了下来 ,但柳无言则就此失踪。

八年后 ,当柳无言再度出现时 ,已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医“ 幻影医仙 ” ,韩渊也不知从哪得知她的消息 ,竟把她掳来绿柳山庄 ,自此 ,她就在绿柳山庄住下。

这样娇柔的女子 ,着实看不出骨子里是个绝情绝义 ,可以弃垂死情郎于不顾的人 ,不过 ,凌寒月也很明白人不可貌相的道理 ,对于这样寡情的薄幸女子 ,凌寒月自是难以产生好感 ,只是庄主既然命她照顾柳无言 ,她自当会压下真实的感受 ,克尽自己的职责。

“ 柳姑娘 ,你想上哪儿去 ? 我送你过去。 ” 她转开话题。

“ 我只是想到后头的花圃去 ,转个回廊就到了 ,不用麻烦你。 ”

话虽这么说 ,凌寒月仍是送她到花圃 ,这才发觉 ,峰回居后的这片花圃不知何时 ,花草全不见了 ,裸露着一畦一畦的泥土 ,上头冒出点点嫩绿的小芽。

“ 我从幻影谷出来时 ,带了点药草的种子在身边 ,前

回我向韩大哥要求过想培植药草 ,他便拨了这片花圃给我。其实 ,有些药草开的花也挺清新怡人 ,不下于牡丹芍药呢 !”柳无言边说着 ,边蹲下身摸索着察探药草生长的情况。

她见柳无言不顾裙摆会被弄脏 ,拿起铲子想要翻土 ,便道 : 柳姑娘 ,这些事就交给下人去做 ,你不用亲自动手。”

“ 不行。”柳无言轻轻摇头 ; 紫荆草极为难养 ,怕湿又怕燥 ,得时时翻土 ,又不能伤到根茎 ,还是我自己来吧 !”

能让幻影医仙起意培植的药草 ,当然绝非一般凡品。凌寒月忍不住问 : 这紫荆草是做什么用的 ?”

“ 紫荆草的花可解毒 ,叶子对收敛伤口极有助益 ,根茎还可治内伤。我想 ,韩大哥和你都是练武之人 ,容易受伤 ,种些紫荆草总是有备无患。”

凌寒月忍不住一怔。

她的口气虽淡 ,却显得情深意重 ,这是一个无情的人说得出来的吗 ?

凌寒月还没来得及回过神 ,就先听到韩渊的声音道 : 你特地为了我培植紫荆草 ,我该怎么感激你 ?”他嘴

里说着感激 ,语气却毫无任何感激之意 ,仍是一贯冷冷的 ,带着寒意的淡然。

“ 爷。”凌寒月躬身行礼。

“ 韩大哥…… ”柳无言一惊 ,一个错手 ,铲子居然往自己的左手落了下去。

那花铲虽然不锐利 ,但是她原本正用力挖土 ,劲儿使得大了 ,一时无法收势 ,左手便被花铲边划破了一道口子 ,痛得她颦起眉。

凌寒月正要走向前探看 ,但韩渊已迅速地穿过她的身旁 ,来到柳无言身边 ,一把将她拉起 ,抬起她的手 ,审视她的伤势。

那伤口说大不大 ,寸许长 ,鲜血不断冒了出来 ,衬着嫩如凝脂的肌肤 ,看起来颇教人心惊。

“ 你还真容易受伤。”韩渊看着她道 ,莫测高深的语气里听不出是什么含义。

柳无言难堪地垂下眼睫 ,细声道 :“ 我太笨手笨脚了。”

韩渊转回头瞥了凌寒月一眼 ,凌寒月会意 ,忙奔回房取来干净的手巾、清水和金创药 ,送到他的面前。

韩渊接过手巾 ,沾水帮柳无言把伤口擦拭干净。伤

口仍溢着鲜血 ,他头一低 ,竟以口吸吮殷红的血液。

凌寒月的表情在一瞬间变为苍白 ,硬生生地转开脸去。

柳无言一张小脸涨得通红 ,她拼命想抽回手 ,并伸手推他 ,又羞又窘地道 :“ 你别这样 ,别……韩大哥 ,有凌姑娘在呀 !”

韩渊不理睬她 ,径自吮着她的血 ,只弄得柳无言一阵面红耳赤 ,没一会儿 ,血竟真的停了。

他为她涂上药 ,包扎妥当 ,俯在她的耳边 ,一阵邪气地笑 ,带着挑衅地说 :“ 有寒月在 ,那又如何 ?”

“ 你……” 柳无言羞窘交集 ,偏又说不出话来 ,一张脸红得像要烧起来。

凌寒月静静地转身离去 ,没有惊动他们。一直到绕出峰回居 ,闷得难受的胸口在抗议着 ,她才发觉自己屏了多久的气息 ;靠着回廊右侧的墙壁 ,她重重地吐了口气 ,全身的精力好似被抽光了。

她并不是没见过韩渊与女人厮混 ,但是刚刚那幅景象 ,却看得她一颗心紧揪得难受。

跟在韩渊身边六年了 ,她所见到的韩渊是个冷漠得深不可测的男子 ,狂傲无情 ,对于挡在他面前的阻碍 ,从

未有过半丝仁慈。名利与权势使他身边的女人从未断过 ,对于那些莺莺燕燕 ,他享受她们的服侍 ,也慷慨地给了她们一切 ,但是 ,只要下了床 ,就不会再多看她们一眼 ,倘若有人不知分寸 ,妄想恃宠而骄 ,下场便是毫不留情地被逐出府。

这样无情的男子 ,在面对柳无言的时候 ,却是那般小心呵护 ,他口口声声说恨柳无言 ,然而 ,凌寒月看得出来 ,他对柳无言仍是旧情难忘 ;虽然他在她的面前总是不改冷漠 ,似乎以打击、羞辱她为乐 ,可是在那冷漠的面具下 ,却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怜惜。

即使柳无言曾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背弃他 ,可是 ,他依然把自己仅有的柔情尽数给了这个背叛过他的女子 ,但.....

凌寒月闭上了眼睛 ,在心里提醒着自己 ,不要多想了 ,她只是爷的得力下属 ,这一点自己不是早就明白了吗 ?痴心妄想不是她该做的事。

“ 怎么 ?看着人家卿卿我我 ,吃醋啦 !”

风凉恼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她张开眼便见着云奇倚在她对面的栏柱上 ,脸上挂着惹人厌的笑容。

他击了一下掌 ,又道 : 那柳姑娘受了伤就是一副楚

楚可怜的模样 ,连我看了都忍不住想好好呵护怜惜一番 ,也难怪韩庄主会心疼不已了。”

凌寒月轻轻蹙了蹙眉 ,此刻的她实在没有精神与他对峙 ,轻轻颌了一下首 ,径自转身走开 ,哪知云奇就这么跟在她后头 ,一路跟进她的房里。

凌寒月不悦地望着他大刺刺地走了进来 ,在房中坐定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她蹙起眉 ,道 :“云少 ,寒月并没有请你进来。”

云奇当作没听见 ,从从容容地坐了下来 ,无视凌寒月杀人的眼神 ,还悠闲地给自己倒了杯茶 ,轻啜一口。

“这柳姑娘也不知是何许人物 ,竟能够得到韩庄主这般破格相待 ,我听说韩庄主对待女人总是不假辞色、薄情寡义 ,可是他对柳姑娘好像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真耐人寻味 ,不过话又说回来 ,像柳姑娘这样温柔体贴的女子 ,长得又是天姿绝色 ,又怎会有男人抗拒得了她的魅力 ?”

“如果云少只想说这些话 ,那么恕寒月不奉陪。”凌寒月冷冷地道。

云奇只当没听见她的逐客令 ,又道 :“我打听到一件事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没有兴趣。”

“我就知道你一定想听。”云奇硬是把她的拒绝扭曲成接受，笑嘻嘻地道：“我听说韩庄主和柳姑娘早在十二年前就认识了，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交情；而且他们八年前还互许过终身，只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们两人失散了，不过这八年来，韩庄主可没忘过柳姑娘，他千方百计打听柳姑娘的下落，把她接来绿柳山庄，大概就是想再续前缘吧！这般的深情，真教人感动。”

凌寒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自说自唱，不耐地说：“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可恶的男人，好似以打击她、羞辱她为乐，他这趟来，绝对不可能只是说这些不痛不痒的话，刺激完她就了事。

“我哪有想说什么？只不过是和你闲聊罢了！”他突然叹了口气：“这柳姑娘无论人品、容貌都是上等，就可惜那双眼睛看不见，啧啧！这么漂亮的眼睛，若非她亲口说，我还不知道她双目失明呢！天底下果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在想，若是她看得见，见着你，她不知会有多惊讶呢！”他拖长了尾音，瞄了她一眼，神情充满暗示。

凌寒月握起拳，冷冷地道：“看到我有什么好惊讶的？”

“哎呀，生气啦！我只是想说，你虽然老是冷冰冰的，不过，好歹也算是个大美人，见着美人，又怎会不惊讶呢？”云奇顽皮地朝她眨了眨眼。

“你不用再拐弯抹角地说话，我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柳姑娘若看到我长得同她这般神似，必定会十分惊讶，是不是？”

云奇无辜地摊了一下手，神情像是邻家顽皮的大男孩。“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是不是那个意思，你心知肚明。我知道我同柳姑娘长得很像！我也知道爷当年会救我，全是因为我有一张和柳姑娘相似的容颜，若我没有这张脸，六年前我老早就成了仇家刀下的冤魂，更甭提被爷收留。”

云奇撇了撇嘴，没有做声。

凌寒月紧握双拳，神色苍白：“我知道在爷的眼中，我只是柳姑娘的替身，我也知道在爷的心里，我只是他忠心的下属，任凭我对他再忠心，再怎么肯为他出生入死，他都不会用看柳姑娘那样的眼神看我，在爷的眼中，我跟其他的下人没两样，只不过是帮他处理商务的工具，如果没有这张脸，他甚至不会多看我一眼！这些我都知道，你满意了吧？！”

她的声音清冷 ,音调没有起伏 ,云奇却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一种接近绝望的寒冷。

“ 即使如此 ,你还是甘心为他卖命 ,不是吗 ?”

“ 不管爷是为什么救我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是事实 ,这一点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这条命是爷给的 ,他要我生 ,我就生 ,要我死 ,我就死 ,我凌寒月绝对没有半句话。”她的语气虽轻 ,字字句句却都出自肺腑 ,毫无转圜余地。

云奇眯起了眼睛 ; 好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 ! 你真只是因为韩渊救过你 ,你才这般忠诚待他吗 ? 我看 ,你是因为喜欢韩渊 ,为了他 ,连命都可以不要才是吧 !”

“ 随你怎么说。”凌寒月无意辩解。

云奇冷哼一声 ,因她坚决的口吻 ,心头气结。这韩渊何德何能 ,竟能教凌寒月这般女子甘愿把性命托付给他 !

“ 你愿意把生命给他 ,人家可不见得稀罕接受 ,他的眼里只有柳无言 ,我看 ,你就算在他面前死了 ,他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他刻薄地道。

恶意的言辞就像针一样刺进凌寒月的心里 ,她咬紧唇 ,怎么也不肯在这可恶的男人面前表示出一丝脆弱。

“爷不稀罕也没关系，反正寒月是心甘情愿地为爷做一切的事。”

“好一个心甘情愿。”云奇的脸上失去笑意，声音陡地尖酸了起来；当你看到韩渊对柳姑娘的柔情蜜意、万般呵护，或者看到他们你侬我侬、亲亲热热的样子，你还能说你心甘情愿吗？”

“寒月知道自己的本分，不敢有所奢求。”

她那理所当然的语气，不知怎地，竟惹恼了云奇，“那韩渊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对他？就因为他曾经救过你吗？因为救命之恩，所以你连心都肯给他！如果当年是我救你，你是不是也愿意把心给我？”他眯起眼，俊美的脸逼到她的面前，如夜色般墨黑的眼睛透着一抹难辨的光芒。

“云少请自重。”他那男性的气味在她颊边流窜着，让她感到不舒服，不自觉想闪开他那不断逼近的脸庞。

“回答我啊！如果当年救你的人是我，你是不是也愿意把心给我？”他再次向她逼近一步，将她的反抗挣扎，全压在他颀长结实地身子与冰冷的墙壁之间。

“放开我。”两人的身躯再次密实的贴合，只让凌寒月感到又羞又怒，无力反抗的挫败感教她更为痛恨自

己,也痛恨这个让她没有反抗余地的男人。她怒瞪着他,咬牙切齿地道:“寒月只追随庄主一人,也只有庄主有资格得到寒月的忠诚。”

云奇向来不是个容易动怒之人,可是凌寒月却激怒了他。他一把扣住她的手腕,恶狠狠地道:“是吗?只有韩渊有资格得到你的忠诚?我哪里输给韩渊了?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他?你可以愿意为他送命,却视我如洪水猛兽?”狂怒之下,他的话根本没经过大脑,就这么冲了出口。

凌寒月厉声道:“云少每回遇见寒月,不是轻薄,就是羞辱,教寒月如何能够对你有一丝半丝的敬重?”

云奇眯起了眼睛,神情危险:“原来我在你心中,只是一个会轻薄你,羞辱你的无耻之徒?”

凌寒月倔强地瞪着他,算是默认他的话。

“好,很好。”云奇咬牙切齿地说:“承蒙你这么‘看得起’,我怎么能够不回报你的盛情?我就如你所愿,好好轻薄你,羞辱你到底。”

他霸道地勾起她的下巴,将自己的唇覆了上去。这个吻充满了怒气与狂暴,毫无任何怜惜之情,只有强取豪夺,连啃带咬地辗磨着那两片柔润的红唇,继而长驱

直入 ,拨弄她生涩无知的感官。

再次尝到受侵犯却无法抗拒的羞辱 ,凌寒月气得快炸了 ,这个登徒子居然一而再 ,再而三地这般对她 !她不假思索地 ,再度想要奋力咬他一口 ,没想到云奇早就有心理准备 ,一手扣着她的下颌 ,让她的牙齿无法咬合 ,只能任他翻弄纠缠着她的唇齿 ,霸道地掠夺她的一切。

良久 ,云奇才从她的唇瓣上撤下 ,细碎的吻一路蜿蜒到柔美的颈项 ,另一只手“刷”的一声陡地扯开她的外衣。

凌寒月被他扣着双手 ,两只修长的玉腿又被他的双脚紧紧压制着 ,连一点挣扎的机会也没有 ,羞辱的感觉一路窜了上来 ,由脚底直至脑际 ,她真恨不得自己马上死了 !

仅是隔着中衣的抚弄已经无法令云奇满足 ,他的大手窜进她的衣襟内 ,触上她光滑细致的肌肤。

凌寒月绝望地放弃了挣扎 ,痛苦地闭上眼睛 ,任他湿润的双唇在她的身上流连吸吮 ,僵硬地等着一切结束。

好一会儿 ,云奇才开始感觉到不对劲 ,他抬起头 ,眯起眼看着她紧闭双眼的木然容颜。

“你不反抗？”

“我不是你的对手，反抗有什么用？”凌寒月睁开眼，视线并未落在他身上，口气冷然地回答。

“我要了你，你还有颜面跟着韩渊？”

“顶多一死罢了！”

“也就是说，你就是死，也不愿意跟着我？”他的声音轻柔得危险。

凌寒月默认了，看着他的眼神充满鄙夷。

“很好，”云奇咬牙切齿地道，“我就成全你的心愿。”他又再次低下头，恣意地轻薄着她。

凌寒月没有反抗，任他在她的娇躯上抚弄亲吻，做尽一切亲昵的举止，而她的灵魂仿佛飞离了身子，令她的娇躯只剩僵硬麻木。

云奇挫败地握住拳，推开她。望着她无任何表情的容颜，恶狠狠地道：“你赢了！我云奇对强暴良家妇女没有兴趣，你放心好了，我以后不会再‘轻薄’、‘羞辱’你，你就守着你对韩渊的忠诚，等着看他娶柳无言进门吧！”

抛下这些满是恶意的话，他怒气冲冲地推门离去。

被推倒在地的凌寒月，仍是一张木然的容颜，门被用力甩上，传来一声巨响，她却听若未闻，只是缓缓地站

了起来 ,换下被扯裂的衣服 ,表情平静得像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 阻 情

“ 凌姑娘 ,早。”

寒月一怔 ,平静地回应道 : 早 ,云少。”

“ 韩庄主的伤好些了没 ?”云奇瞄了瞄她手上端的药碗问。

“ 多谢云少的关心 ,爷的伤势好多了 ,这两天就会醒来。”

“ 那就好 ,云某有些事待办 ,少陪了。”他朝她拱了拱手 ,领着云腾双翼扬长离去。

自那日后 ,云奇果真恪守诺言 ,不再“ 轻薄、羞辱 ”凌寒月。

绿柳山庄和云腾海运的合作大致底定 ,云奇仍住在山庄内 ,与韩渊商谈合作细节 ,但对于凌寒月 ,却一反常态 ,看都不看一眼。他仍会对她笑 ,也会对她打招呼 ,但

都只是维持必要的礼节 ,态度疏远 ,再无以前那种状似轻薄的逗弄。

她还记得决裂后的第二天 ,在回廊上遇到云奇 ,他大大方方地朝她打了个招呼 ,而她只是警戒防备地看着他 ,云奇见状 ,便淡淡地道 :“凌姑娘毋需急着竖起芒刺 ,云某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说完 ,他便潇洒地转身离开。

他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对于这种情形 ,凌寒月是该松口气的 ,可是 ,每当看见他那张谈笑风生的脸 ,在瞥到她时立即转为疏远有礼 ,她的心头却又会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怪异感觉 ,好像……好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却又想不起来似的 ,心头闷得慌。

她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情绪 ? 这个男人打一见面起 ,就仗着自己武功高强 ,屡次对自己轻薄无赖 ,硬生生地扯掉她冷若冰霜的面具 ,让她尝到什么叫怒火焚身 ,什么叫做失控 ,她应该恨死他的 ,但是 ,为什么当他疏远她后 ,竟会让她感到失落 ?

她……也搞不清自己的情绪啊 !

没了云奇的“骚扰” ,日子安安静静地过了下去。

这些日子以来 ,绿柳山庄里发生了不少事。

先是庄里办晚宴 ,韩渊强迫柳无言出席 ,柳无言因

双目失明的缘故 ,不慎扯到桌巾 ,弄翻了宴席 ,自己也被碎瓷碗弄伤 ,宴会因此告终 ,闹了笑话的羞辱感使柳无言将自己关在房里好几天 ,怎么都不肯出来。

而后则是嘉兴望族柳家庄三公子柳承嗣来庄里闹事 ,说是要找幻影医仙医治祖母的病 ,当时她与庄主不在庄内 ,柳姑娘听了 ,便同他去柳家庄。

韩渊回来听管家说了这件事 ,二话不说 ,立即赶赴柳家庄 ,她在庄中久候韩渊不归 ,又有急事禀告 ,遂寻了出去 ,半路上正好撞见韩渊中了西门鹰的偷袭 ,挨了他一记腐尸掌。

西门鹰虽然偷袭成功 ,但也受了韩渊一记铁掌 ,又见凌寒月赶至 ,便不敢恋战 ,立即逃逸无踪。

凌寒月无意追赶 ,火速把韩渊与柳无言带回山庄 ,听从柳无言的吩咐 ,拿来她所需要的东西 ;在幻影医仙的妙手下 ,终于挽回了韩渊的性命。

幻影谷以毒术及医术闻名武林 ,韩渊虽然得救 ,但腐尸掌的威力依然不可小觑 ,柳无言说他大约三天后便会醒来 ,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韩渊也该醒了吧 !

这些日子以来 ,韩渊卧病在床 ,山庄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全压在凌寒月身上 ,几乎令她喘不过气来 ;但无论

庄务多么忙碌 ,她依旧每日早上都会到峰回居来探望韩渊。

带着一脑袋混乱的思绪 ,她端着药碗推门进入韩渊的寝房 ,一旁服侍的婢女看到她 ,忙躬身行礼 ;“ 凌姑娘。”

她把手上端的药放到桌上 ;“ 爷昨晚情况怎么样 ?”

“ 爷睡得很平稳 ,没有发烧 ,一切都很正常。”

凌寒月点了点头 ,手一挥 ,婢女便退了出去。

她走到床边 ,韩渊就躺在床榻上 ,紧闭着双眼 ,仍在昏迷中 ,凛然生威的俊脸因中剧毒而苍白得惊人。

直至现在 ,凌寒月还不敢想信 ,爷居然会伤在毒梟西门鹰的手中 ,这一切 ,都是为了那名与她有着相同容貌的女子——柳无言。

自从柳无言来到绿柳山庄 ,爷就不再像她以前所熟识的那个冷漠无情的铁掌韩渊。再说 ,西门鹰虽然毒技精湛 ,但武功只能算得上三流 ,若在平常 ,他根本就近不了爷的身 ,若非柳无言令他心神大乱 ,他根本就不可能中了西门鹰的腐尸掌。

她怎么也想不通 ,柳无言当年曾经抛弃过身受重伤的爷 ,不顾他死活地绝然离去 ,这样无情无义的女子 ,为

何爷独独钟情于她？且分隔八年，依旧不改其深情？

柳无言的存在是爷的私事，本非她该插手的，但是，见到爷竟为她分寸大乱，甚至为她身受重伤，她便再也按捺不住！

爷能够称霸江南水运，是因为他手段狠辣、性格冷漠无情，在他身上没有弱点，敌人根本就奈何不了他。如果爷能够保持他狠辣无情的作风，就是有十个西门鹰也不足为惧，然而，柳无言的存在暴露了爷的弱点，且西门鹰的毒术令人防不胜防，她就算拼死护主的决心再强，也没有把握能护得住爷周全，只要柳无言待在爷的身边一刻，爷就会因弱点暴露而遭到危险，所以，她开口要求柳无言主动离开绿柳山庄。

她以为像柳无言那样无情无义的女子，必然会狡言推诿，不愿离去，却没料到，柳无言只是低眉敛目，静静地听她说完。

良久后，她才涩然一笑道：“凌姑娘，你说得对，我的确是韩大哥最大的弱点，我的存在只会害死他。”

凌寒月没有接腔，只是淡淡地看着她。

柳无言轻轻地咬了咬唇，抬起头来，问道：“凌姑娘！你喜欢……不！你爱韩大哥的，是不是？”

凌寒月一怔，淡漠的声音中掺入一丝不自在：“寒月自知身份，不敢妄想。”她说的是实话，她对爷从来就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只要能待在他身边，保护他，她就余愿足矣。

柳无言“看”着她，那双无法看见任何光彩的美丽瞳眸，闪动着一种形容不出的光泽。

她咬了咬下唇，从怀中掏出一瓶药，详细交代一切养伤事宜，并请她分别带口信给无极门嘉兴分舵与她的师兄西门鹰，而后道：“只要等无极门的人一来，我就走，这一生，恐怕是再也见不着韩大哥了。”她抬起无神的眼睛，对向凌寒月，诚挚地说：“凌姑娘，我把韩大哥交给你，往后的事就要劳你多费心了。”

凌寒月没想到她居然答应得这么快，一时之间倒是怔住了。

“这一生，我和韩大哥毕竟无缘，或许早在八年前，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吧！”她仰起头，轻轻叹了口气。

她的表情看起来是那么的落寞，无神的眼睛里仿佛有着千言万语待诉。

凌寒月又是一怔，忍不住唤道：“柳姑娘……”

这般干脆的应允，这般深情的托付，柳无言真是如

她所想的那样无情无义 ,可以抛下濒死的情郎绝然离去的薄幸女子吗 ?

柳无言轻轻一笑 ,转向她 ,问 : “我想趁着无极门的人未到之前 ,再进去看韩大哥一眼 ,可以吗 ?”

“ 嗯。”凌寒月下意识地地点了点头。

柳无言轻轻地颌首 ,站了起来 ,往韩渊的房里走去。

凌寒月也不知是打哪来的冲动 ,忍不住叫住了她 ,  
“ 柳姑娘…… ”

柳无言回过头 ; “还有什么事吗 ?”

“ 你……其实也还深爱着爷的 ,是不是 ?”

柳无言咬着唇 ,没有回答。

“ 既然你爱着他 ,当年为何要背弃他 ?”

柳无言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在发呆 ,好一会儿她才开口 ,声音细若蚊鸣 ; “背弃就是背弃 ,又有什么好说的 ? 都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现在再提没有任何意义了。”

柔美的声音犹在耳边 ,而当日下午 ,柳无言便随同无极门的人离开了绿柳山庄。

目送着她离去 ,凌寒月竟然有一种荒谬的感觉 ,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 心头隐隐觉得会那么诚挚的把爷托付给她 ,会对她的指责一句话都不辩解的女子 ,绝非

是一个薄幸无情的人啊！但是，柳无言当年抛弃爷是事实，她究竟该相信什么？一时之间，她反倒疑惑了。

连日来发生那么多事，云奇态度的转变、爷受伤、柳姑娘离开绿柳山庄，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她的心乱成一团，再没有以前那般的从容冷静。

罢了！想这么多也无济于事，倒不如烦恼眼前的难题吧。

柳无言在爷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否则他也不会因她而受伤，如今她擅自做主赶走柳无言，以庄主那冷酷无情的脾性……即使她早已有了承受他怒气的决心，可一想到他对付敌人的手段，她仍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不敢再想下去。

她转回桌旁去捧药汤准备喂爷喝，可才一转过身，韩渊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爷，您醒了？”看到韩渊醒来，凌寒月素来冷淡的声音里夹杂了一丝喜悦。

“扶我起来。”韩渊命令着，伸手就要支起自己。

凌寒月见状，忙放下药碗，扶他坐起。

韩渊吃力地坐了起来，胸口的窒息感让他重重地喘了口气。“我昏倒多久了？”

“三天了。爷，您该喝药了。”她重新捧回药碗，递到他面前。

韩渊没有接过药碗，闭着眼状似歇息，嘴里马上追问起柳无言的下落：“无言呢？”

凌寒用微一迟疑，深吸了一回气，才道：“柳姑娘她走了。”

“走了？”爷霍地睁开眼睛，目光锐利如刀。“她去哪里了？”

凌寒月不敢迎视他的目光，面无表情地低下头道：“她回幻影谷去了。”

韩渊直视着凌寒月，眼神在一瞬间凌厉得教人心寒：“是你让她走的？”

他的口气温柔得可疑，凌寒月跟了他六年，她很清楚，韩渊的口气愈柔和，就表示他的怒气愈加旺盛。他会怎么对她，她完全猜不出来，只能鼓起勇气迎视着他的目光，回答道：“是。”

韩渊扯动嘴角，微微一笑，笑声里不带任何感情，“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是谁给你这个权利，让你擅作主张的？”

“属下知罪，甘受爷的责罚。”

韩渊又是一声冷笑，“你是怎么跟她说的？”

“属下请她离开爷。又说，西门鹰原本不是爷的对手，若不是因为她的缘故，爷绝不可能着了西门鹰的道，只要她在的一天，爷就离不开危险……”

她机械化地说着，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脸上便挨了一巴掌。

韩渊虽然中毒初愈，但功力依然不容小觑，凌寒月一张俏脸被他打得歪向一旁，血丝顺着她的嘴角滑了下来，但她的脸色连变也没有变，仍是恭顺地垂首站立，好似韩渊根本就没打过她一般。

“她就这样离开了？”

“是的。”

“她临走时有没有说些什么？”

“她要属下好好照顾爷。”

韩渊冷哼一声，眼神冷得骇人。他推被下床，拖着虚弱的身子便要朝外走去。

凌寒月见状，心一凛，一个闪身挡住他的去路，“爷，您要去找柳姑娘？”

“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让开。”

“恕属下冒犯，但属下不能让爷去找柳姑娘。”

韩渊眯起了眼睛：“你好大的胆子，连我都敢拦？”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为爷设想，别说爷中毒初醒，身子尚虚弱，根本禁不得旅途劳累，更何况，西门鹰依然虎视眈眈，属下不能让爷轻易涉险。”她急切地道。

“让开。”韩渊再次冷喝。

“属下是为了爷着想，想爷三思。”凌寒月拦在韩渊面前，挺立不动。

“为我着想？”韩渊冷笑一声：“无言也是为我着想，可是你们却从来没有来问过我，你们的着想我要是不是不要。你到底让不让？”

“请恕属下冒犯，属下不让。”

“你再不让，休怪我不客气！你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即使我受了重伤，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凌寒月紧抿着唇，以行动表示自己的坚决。

“很好。”韩渊冷笑一声，一掌拍出，“砰”的一声，凌寒月胸口中掌，如断线的纸鸢般朝后飞了出去，重重地跌落在地上，鲜血从她口中狂喷出来。

以她中掌的情形看来，韩渊这一掌并没有保留，这令凌寒月流露出一抹不敢置信的神色，不相信韩渊竟会真的对她痛下杀手。

韩渊快步走了出去 ,走过她身旁时脚步一顿 ;凌寒月看着他 ,只希望从他眼中找到一抹关心或歉疚 ,只要一点点 ,她就可以心满意足 ,可是.....

“ 等我回来时 ,我不要看到你还在绿柳山庄。”他丢下这句话 ,便再次迈步向前 ,脚步不停地走了出去。

他那决裂的话有如一支无形的大铁锤 ,重重地撞击她的胸口 ,令她的胸口一痛 ,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六年的跟随、六年的思义、六年的真诚 ,到头来竟比不上一个曾经背弃过他的女人 ,在这一刻 ,她总算知道 ,自己对韩渊而言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呵.....

对韩渊而言 ,她只是个得力助手 ,可是对她而言 ,在六年前的那场救命之恩后 ,韩渊就是她的天、她的地、她的一切啊 !

她突然笑了起来 ,先是低低哑哑的笑声 ,而后却成了放肆的狂笑。

多讽刺的事实 ,她视韩渊为天 ,但在他心中 ,她却什么都不是。

她依然大笑着 ,眼泪却随之滑了下来 ,泪珠滴到地上 ,马上就被泥土吞没 ,消失无踪 ,就像她的满腔深情 ,

只能消散在这天地间 ,没有任何人怜惜。



“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婉转柔美的嗓音回荡在斗室内 ,伴着琵琶弦音 ,吟咏着江南美景 ,将牡牧的诗诠释得极尽旖旎缠绵。

弦音催急 ,转了个韵 ,歌妓开口又唱 :“ 新来瘦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休休 ,这回去也 ,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 ,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 ,终日凝眸。凝眸—— ”

“ 吵死了 ,别再唱了 !”暴怒的吼声骤然响起 ,喝断惆怅悲凉的曲调。

琵琶声戛然而止 ,歌妓瞪大眼 ,不知所措的看着云奇。

石敢当张大了嘴巴 ,好半晌才道 :“ 头子 ,你吃错药啦 !这女人唱得顶好啊 !你平日不就是就爱听小曲儿 ,怎么今天…… ”

“ 不是牡牧 ,就是李清照 ,伤春悲秋的 ,听得人都烦了 ,我不爱听都不成啊 !”云奇眯起眼 ,声音充满挑衅。

“ 云少不爱听伤春悲秋的曲子 ,那我唱支苏轼的曲

儿如何？东坡居士下笔豪迈豁达，包管——”

歌妓讨好的话语尚未说完，又被云奇不耐地打断。

“我管你苏东坡，还是苏东坡他爷爷，本人一概不想听！花钱找乐子还不得安宁，烦死了。”他二话不说，丢下一锭银两，站起身便走了出去。

石敢当和胡一方面面相觑，忙起身跟了过去。

正午时分，大街上正热闹，小贩、商家忙着做生意，云奇大踏步地向前走，脸上的表情像是被欠了大笔银两似的，臭得要命。

石敢当看在眼里，低声对胡一方道：“我看头子是吃错药了，这几天老像一只被踩到脚的熊，见人就咬。”

胡一方的凤眼鄙夷地瞄了石敢当一眼，细声细气地说：“头子不是吃错药，他是欲求不满。”

“欲求不满？”这可奇了。“怎么会？他什么时候缺过女人了？况且，这些天除了谈公事，他成天就泡在勾栏院里，还会欲求不满？”

“这你就不懂了。”莲花指左右晃了晃，一副“问我就对了”的模样。“头子不缺不想要的女人，但是，想要的女人又不缺他，看得到却吃不到，当然欲火焚身啦！”

“什么想要不想要，又缺又不缺的，你绕口令啊！”石

敢当听得一头雾水。

胡一方翻了一下白眼：“要说到让你这石头明白，猪都可以飞上天了。”他摇摇头，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你说什么？”石敢当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吼了起来，“你骂我是猪？”

胡一方连掩饰都懒，没好气地回答：“正是如此。”

“你这个阴险的娘娘腔，欠揍是不……”

“你们吵够了没？”云奇受不了身后的噪音，转过身，分别送了两个属下一记白眼。在他后面议论他也就罢了，声音好歹也得控制一下，悄悄话说得像打雷，连街尾都听得到，他们到底有没有把他这个主子放在眼里？

“可是头子，是那个死胡一把……”石敢当想要争论，但被云奇瞪了一眼，想说的话全吞进肚子里。

“你们有时间吵来吵去，不如拿来做正事。云腾海运的事业大得很，够你们忙了，别没事净嚼舌根，旁人不知道，还以为云腾海运专养一些爱嚼舌根的三姑六婆。”

石敢当头一次看到素来快意人生、潇洒不羁的主子发这么大的火，一时之间倒是忘了正和胡一方吵架。他凑了过去，低声说道：“你说得没错，头子准是欲求不满，脾气才会这么坏，我看，我们今晚去找个姑娘给头子退

退火吧！”

云奇懒得理他，当作没听到他那如闷雷般的声音，径自往前走。

他也明白，这几天他的脾气大得吓人，像座活火山似的，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这一切都得怪凌寒月那个冷得像冰的怪女人！

他真不知道上辈子是欠了她什么，堂堂一个海运霸主，在商场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豪杰，对她而言却连个铜板也不值。在她眼中，他是个恶劣到底的登徒子，只会轻薄她、羞辱她的无赖，每当她看到他，就像看到苍蝇似的，只想躲起来，来个眼不见为净。

说条件，他并不比韩渊差，论权势，韩渊虽是江南水运的霸主，但是他好歹也称霸海域，与之堪可比拟；论武功，韩渊虽有铁掌之名，但是他承自家传的绝技也不见得会输给他；再论外貌，韩渊生得是俊，但邪气太重，而他虽然长得一张娃娃脸，可从小旁人也夸他长得俏俊、英挺过人，再怎么说，和韩渊也差不了多少啊！

可是在凌寒月的心目中，韩渊是她的天，而他连她脚边的泥巴都够不上，这样的差别待遇，真是气煞人。

他待她是略嫌轻薄了些，动不动就摸她、亲她，可那

也是因为看到她老冰冷着一张脸 ,想要逗逗她罢了 ,就像逗弄邻家小妹嘛 !可没想到他的逗弄看在她眼中 ,竟成了羞辱 ,好似他是什么万恶不赦的采花大盗。

这几年来行走江湖 ,他玩世不恭惯了 ,旁人的评语难得放在心上 ,偏偏对她的话就是没办法不在意 ;自己向来是潇洒不羁的 ,可是凌寒月那女人偏偏有本事激得他失去控制 ,发起火来 ,连自己都险些被活活烧死。

她甚至说 ,就算六年前救她的是他云奇 ,她也不可能对他像对韩渊般忠诚。

这个可恶透顶的女人 ,谁稀罕她的忠诚来着 ?那种阴阳怪气的脾气 ,不知好歹的个性 ,也只有韩渊那种人才忍耐得了 ,不管是粗鲁不文的石敢当 ,还是投错胎、该当女人的胡一方 ,都比她强多了。

那日在她房里决裂后 ,他便遵守诺言 ,不再“ 轻薄 ”她 ,也不再“ 羞辱 ”她 ,他对待她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 ,有礼 ,却疏远 ,然而 ,从她眼中看到那抹如释重负的神情时 ,他肚子里的那把郁闷之气就克制不住地往上直冲 ,还在他的胸口翻江倒海 ,作起怪来。

他发誓 ,他绝对不再理会那个比冰还要冷的女人了 !

他是海运界的巨子 , 要什么女人没有 , 何必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呢 ? 哼 ! 那种不知好歹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他关心 , 以后就算她哭着来求他 , 都别奢望他会给她好脸色看。

对 , 就是这样 !

“ 咦 ? 是凌姑娘。”石敢当的大嗓门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他本能地放眼望去 , 却记起自己刚刚发的誓 , 于是硬生生地扯回视线。“ 什么林姑娘木姑娘的 , 你没事眼睛别乱瞄。”他没好气地骂道。

“ 不是 ,”石敢当没听出主子的言下之意 , 兀自大声地道 : 是绿柳山庄的总管凌姑娘…… ”

“ 那又怎么样 ? 干你什么事 ?”如果那女人肯好声好气地来向他赔个罪 , 或许他会考虑收回刚刚的誓言。

“ 她好像…… ”

还没说完的话 , 再次被云奇硬生生地打断。

“ 她怎么样跟你都没有关系 , 这里是市街大道 , 人人都可以走。”

“ 可是她…… ”

未竟的话语 , 再一次被活生生地腰斩。

“都说她的事跟你无关 ,你是太闲了是不是 ?要是太闲 ,回头把账册核对核对 ,多做点正经事 ,省得在大街上眼睛乱瞄 ,万一被当成采花大盗、登徒子 ,我们云腾海运的脸便会让你给丢光了。”

石敢当吓了一跳 ,忙道 :“头子 ,你别害我 ,你明明知道我西瓜大字识不了一担 ,看到那些蝌蚪就头昏眼花 ,要我核算账簿 ,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

“不想核算账簿 ,嘴巴就给我闭紧一点。”云奇恶狠狠地道。

“好啦好啦 !”石敢当识相地妥协 ,嘴里仍咕哝着 :“不说就不说 ,反正凌姑娘也不是咱们的人 ,她就算吐血到死 ,也不关咱们的事。”

吐血到死 ?

云奇一惊 ,马上忘了自己刚刚说的话 ,抬眼望去 ,在街道的转角看见凌寒月正扶着墙踉跄独行 ,脸色苍白若纸 ,一口鲜血从她喉中涌了出来 ,染上她早已血迹斑斑的衣襟 ,显然是受了重伤。

云奇气急败坏地回过头去 ,骂道 :“凌姑娘受了重伤的事 ,你怎么不早点说 ?”

挨骂的石敢当一脸无辜 ,外加莫名其妙。“是你自

己说凌姑娘的事和我们无关的。”

申诉的话还没说完，“青天大老爷”老早奔到凌寒月身边，及时扶住她软倒的身子，急切地道：“你怎么了？是谁伤了你？”

凌寒月惨白着脸，推开他的手，闷不吭声，继续往前走，虚软脚支撑不住全身的重量，再次瘫倒了下去。

云奇再度扶起她，情急生怒，骂道：“我又不是毒蛇猛兽，你不用这样避着我，在这大街上，我能对你做些什么？”

凌寒月闭上双眼，不住地喘着气，仍是没有说话，却不再挥开云奇的手。

“哎呀！凌姑娘伤得好重呢！”胡一方尖细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了起来。

跟着是石敢当的大嗓门：“她吐了那么多的血，会不会把体内的血全都吐光了？”

云奇怒瞪了他们一眼，当机立断地道：“我马上送你回绿柳山庄疗伤。”

他伸手想抱起她，她却陡地睁开了眼，推开他的手，从喉间吐出了个字：“不。”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是不愿我碰你？”云奇又气又

急怒道：“你不要也由不得你。”他不理会她的抗拒，弯腰一把抱起她。

一口鲜血又从凌寒月的口中涌了出来，她紧紧抓住云奇的衣袖，眼神充满坚持。“我不能回绿柳山庄。”

云奇一怔：“为什么？”原来她说的“不”是不能回绿柳山庄，而不是不愿他碰她。

“爷……爷把我……逐出山庄了。”她强抑着喉间不断上涌的鲜血，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

云奇大惊：“韩渊把你逐出庄？为什么？”

“韩渊怎么可能把你赶出绿柳山庄？你不是他的得力助手吗？”石敢当张大了嘴巴，也是一脸惊讶。

胡一方也瞪大了那双细长的凤眼，等着听她的回答。

凌寒月没有理会那三张震惊的脸庞，只是坚持地看着云奇，气若游丝地道：“我不能回绿柳山庄。”

更多的鲜血不断地从她唇角流了下来，看得云奇大为心惊，再也顾不得多问，连忙妥协地道：“好，不回绿柳山庄就不回绿柳山庄，我带你到客栈安顿，这总可以了吧！”

凌寒月松开紧抓住他衣袖的手，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气 ,可人一松懈下来 ,下一瞬间 ,她便在云奇的怀中昏死了过去。

## 识 情

客栈走廊上 ,胡一方行色匆匆地迈步疾行 ,转进西侧厢房 ,推门而入 ,对坐在桌边的云奇道 :“头子 ,我回来了 !”

“坐。”云奇挥了一下手 ,问 :“我要你打听的消息 ,结果如何 ?”

胡一方掏出手帕 ,习惯性地拭干净椅子 ,这才坐了下来 ,那张比女人还要秀气的脸庞懊恼地皱着 ,嗔声道 :“一点消息也探不到 ,韩渊不知为何 ,从那日起就消失了 ,连交代一声也没有 ,绿柳山庄上下的人全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而且整个绿柳山庄也不知道凌姑娘被韩渊逐出山庄的事情。因为庄子里两个重要人物失踪 ,群龙无首 ,正乱成一团呢 !”

云奇沉吟着 ,没有说话 ,倒是站在他身后的石敢当

沉不住气；我真想不透，为什么韩渊会把凌姑娘逐出绿柳山庄？这凌姑娘虽然老是冷冰冰的，但她对韩渊的忠心可是没话说，像她这种肯为他卖命牺牲的下属，就是打灯笼也找不到，韩渊是中了什么邪，居然把她给赶了出来。”

“就是说嘛！赶人也就算了，还打了她一记铁掌，也不想他的功力练到这样的境界，就算是中了毒，七折八扣下来还是厉害得紧，凌姑娘根本就挡不了，这不是存心要她的命吗？”

“也不知道凌姑娘做错了什么事，竟惹得他下杀手。”石敢当也附和着。

“这韩渊也真够狠了，什么恩情都不念，难怪江湖人说他行事狠辣、六亲不认，下手毫不留情。”

云腾双翼一搭一唱地感叹着，云奇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想着凌寒月。

也幸好韩渊中了毒，功力无法使足，所以才让凌寒月在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

凌寒月足足昏迷了近十天，这才醒了过来，醒来后，她就像个木头娃娃般，只是呆呆地发着怔，一句话都不说，要她吃，她就吃，要她睡，她就睡，像失去灵魂的躯体

任人摆布 ,毫不反抗。

云奇看在眼里 ,着实担心 ,偏偏无论他怎么逗她 ,怎么引她说话 ,都得不到她半点的反应。

韩渊那记铁掌怕是打碎了她的心 ,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力。

看着她为韩渊失神 ,看着她为韩渊放弃自己 ,云奇又妒又恼 ,百般滋味全涌上了心头。

他敢打包票 ,当日她说不能回绿柳山庄 ,是因为韩渊命她不准回去 ,她对韩渊的命令奉若圣旨惯了 ,不敢有所违逆 ,所以 ,他命她不准回绿柳山庄 ,她也就乖乖地不敢回去。

那种无情无义的男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值得她这般为他付出 ?

旁边两个下属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换着对凌寒月被逐出绿柳山庄的感想 ,云奇愈听愈不耐烦 ,猛地站了起来。

石敢当与胡一方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愕然道 :“头子 ,你怎么了 ?”

云奇送了他们一记白眼 ,没好气地道 :“没什么 !我去隔壁看看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凌寒月慢慢地支起身 ,下了床 ,缓步走到窗口。

外面的天空好蓝 ,万里无云 ,阳光普照 ,是南方最典型的夏日天气。

金色的光芒映照在她的脸上 ,更衬得她的脸蛋苍白惨淡。

她怔怔地看着外头晴朗的阳光 ,只觉得心里头空空荡荡的 ,一颗心不知掉到哪儿去 ,什么也不能做、不能想。若能永远这样不思不想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吧 ! 不思不想 ,就不会触动伤口 ,也不会掀破结痂的地方 ,再一次尝到椎心之痛。

重伤初愈 ,体力有些不支 ,她在窗口的镜台前缓缓坐了下来 ,脸不经意地一侧 ,却从模糊的铜镜中看到一张失去血色的容颜。

她伸出手 ,轻触着镜上的五官。

就是这张脸 ,就是这对眼睛 ,这个鼻子、嘴唇 ,所以 ,她在六年前才侥幸活了下来 ,如果她没有这样的一张脸 ,早在六年前 ,她就陪着爹爹、妈妈、哥哥、姐姐们一道到黄泉地府去做伴了。

也因为这张脸 ,她才有幸受到韩渊的青睐 ,让她在

灭门血案中活了下来 ,因为这张脸 ,她才能够待在韩渊的身边。这六年来 ,当韩渊支着她的下巴出神时 ,他看的不是她 ,而是透过她在寻找柳无言的形影。

她怔怔地出着神 ,看着铜镜里的人勾起了唇角 ,微扬的弧度像是在讥嘲着自己 :凌寒月啊凌寒月 ,爷从来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过 ,他要的始终是一个柳无言啊 !

她根本不要这张脸呀 !她宁可当年死了 ,一了百了 ,也不用尝到今日这般椎心刺骨的滋味。

是这张脸害她这么痛苦 ,也是这张脸令她有许许多多的烦恼 ,反正正主儿早已出现 ,爷也不要她了 ,这张脸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她要毁了它.....

她着魔地拿起搁在茶几上的水果刀 ,透过镜子 ,看着那仍在讥嘲着她的容颜。

是啊 !她要毁了它 ,毁了这张容颜 ,她的烦恼与痛苦都是来自这张脸 ,只要毁了它 ,她就不会再有痛苦和烦恼了。

握着刀的手好似有了自己的生命 ,毫不恋战地一刀就划了下去——

“你在干什么 ?”一声暴喝声在门口炸开 ,她的手腕一痛 ,水果刀被打落在地上。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疯了不成？”云奇对着她大吼。

凌寒月迷蒙地看着镜子里的那张脸，道：“我要毁了这张脸，它不该存在的！它害我有了这么多的痛苦与烦恼，我要毁了它，才能平平顺顺地过日子。”

她弯腰想要再去拾水果刀，云奇顾不得手才刚被水果刀划破，伸手扣住她的腕，喝道：“我不准你这么做。”

姑娘家不是都很爱美的吗？她居然狠得下心来毁掉自己的脸？以她刚刚使的力道看来，她不只是要划破自己的脸，根本可以说是要把自己的面皮割掉。

“我没疯。”凌寒月喃喃地道，“正主儿已经出现了，这张脸就不该存在，它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你胡说些什么？”云奇大吼，“什么正主儿不正主儿的，那是你的脸，你凌寒月的容貌。”

“不。”凌寒月摇了摇头。“这张脸不属于我，它是柳姑娘的，如果不是她，这张脸不会多存在六年。”

“它是你的！”云奇扣住了她的肩，用力大喊：“它是属于你凌寒月的，只不过凑巧和柳无言的容貌相似而已。”

“不。”凌寒月仍是固执地摇头，“它是柳姑娘的。你

也说过 ,爷只是把我当成柳姑娘的替身 ,托柳姑娘的福 ,我才多存在了六年 ,现在柳姑娘已经出现 ,就没有它存在的余地了。”

“ 不是这样的 ! 那只是我胡说八道。”云奇好后悔 ,后悔自己不该说那样的话。“ 你是你 ,柳姑娘是柳姑娘 ,你不是她的替身…… ”他不知该怎么说服她 ,只能懊丧地握起拳 ,用力擂向镜台的桌面。“ 可恶 ,该死的韩渊。”

“ 该死的是我 ,不是爷。”凌寒月静静地说。“ 若非我有这张脸 ,早在六年前 ,我就该死了。”

“ 谁说的 ? 你怎么可以这样轻贱自己 ? 或许韩渊会后悔 ,希望你再回到他的身边。”他强迫自己说着违心话 ,想要鼓励她。

“ 爷不会再要我了 ,他有了柳姑娘 ,便不再需要替身。”她淡漠地道 ,口气像在谈论别人的事一般 ,却教云奇更加心疼。

“ 他不要 ,我要 !”他情不自禁脱口喊道。

凌寒月一怔 ,她始终盯着镜子的眼眸慢慢转向他 ,表情有些困惑。

云奇蓦地一把抱住她 ,迭声道 :“ 别人不要你没关系 ,我就要你 ! 韩渊把你当替身 ,是他眼瞎心盲 ,不知道

珍惜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 ,你就是凌寒月 ,老是冷冰冰的 ,一点儿风情也不懂 ,拿我的逗弄当羞辱的凌寒月。”

凌寒月轻蹙着眉看他 ,脸上有着不解 ,似乎听不懂他所说的话。

“ 你别再想韩渊了 ,他不要你 ,我就要你 ! 我绝对不会像韩渊那样伤你的心 ,让你难过的。你振作一点 ,不要这样折磨你自己 ,相信我 ,还是有人喜欢、爱你的。”

云奇只是紧紧地收着双臂 ,不住地说着他要她的话。在这一刻 ,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他爱上这个不知好歹 ,又可恶透顶的女人了 !



“ 早啊 ! 敢当 ,你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

“ 一方 ,你今天穿的这件红色袍子看起来倒挺别致的 ,把你衬得更加娇美绝伦了。在哪儿裁做的 ? 赶明儿个我也去订一件。”

大清早的 ,云奇神清气爽地下了楼 ,对正在吃早饭的两名属下露出都快绝迹的招牌娃娃脸笑容 ,而且毫不吝啬地各送他们一记高帽子。

云腾双翼嘴巴里的饭菜差点就喷出来 ,张口结舌地看着对方 ,想从对方眼中确认自己有没有眼花、耳误。

这个勾着会令人神魂颠倒、晕头转向的灿烂笑容的男子 ,真的是这几天老是垮着个脸 ,没事就胡乱喷火 ,不把人烧成一团灰烬不甘心的主子吗?他们没看错吧!

云奇绕过他们的桌子 ,走向柜台 ,吩咐店小二送份早膳上去 ,而后又踩着轻快的步伐 ,走向后院客栈厢房。

推开凌寒月的房门 ,他在窗边看到了那挺得笔直的背影。

“ 昨晚睡得可好?我让人送早膳上来 ,等吃完早膳 ,我带你出去走走好不好?成天待在客栈里 ,你也闷坏了吧?”他走到她身后 ,笑容可掬地问。

凌寒月慢慢转过身来 ,清清冷冷的容颜上没有任何表情 ;“ 不用了 ,我正想向你告辞。”

“ 告辞?”迷人的笑容在唇边消失 ,云奇皱起了眉头。

凌寒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轻声道 :“ 我打扰你也够久了 ,是该告辞 ,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 ,寒月铭记在心。”

“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有地方去吗?离开这里 ,你能上哪儿去?”

凌寒月轻轻转过头 ,茫然地看着窗外 ;“ 到哪里都好 ,天地这么大 ,总有我容身之地。”

“我看天地这么大 ,你想待的只有绿柳山庄吧 ?”嫉妒的虫子啃啮着云奇的心 ,啃得他浑身灼热刺痛。

“我不能回绿柳山庄。”凌寒月静静地道。

“是不能 ,还是不敢 ?”云奇的口气不禁尖酸了起来 ,  
“韩渊若是肯让你回去 ,恐怕你爬都爬回绿柳山庄了 ,是不是 ?”

凌寒月脸色刷地一白 ,但仍是面无表情 ; 爷再也不需要我了 ,绿柳山庄已无我容身之地。”

“韩渊不要你 ,我要你啊 !”云奇忍不住气急败坏地道 : 你为什么那么固执 ,死认着韩渊 ,而把别人的心意踩在脚下 ? 韩渊到底好在哪里 ,值得你这样对他 ? 我又有哪里输给韩渊 ? 教你把我的心意当粪土一般轻贱 ?”

“云少对寒月的恩情 ,寒月永铭在心 ,他日 ,只要云少有用得到寒月的地方 ,寒月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她不是瞎子 ,云奇对她的思义 ,她会永远放在心里 ,不敢忘记。

云奇听在耳里 ,怒火更盛。“谁稀罕你赴汤蹈火来着 ? 我云奇虽然不才 ,但是云腾海运底下还算人才济济 ,论武功、论才识 ,比你强的多的是 ,轮得到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吗 ?”

尖酸刻薄的话并没有令凌寒月的表情有所改变，她淡淡地道：“是寒月高估了自己，倒是教云少见笑。打扰云少够久了，寒月就此告辞。”

她还没走到门口，云奇便先拦住了她。“不许走。”

凌寒月停住脚步，不解地看着他。

“你的伤势还没痊愈，能够到哪里去？”云奇忍着气道：“总之，你给我好好地养伤，我知道你厌恶我，不想见到我，以后照顾你的事，我会另外差人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你大可以安安心心地住下来，把自己的伤养好。”

“我不是……”

“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讨厌我，从见到我的第一眼就没有好感，反正我在你的心目中永远比不上你的宝贝韩渊，这一点我清楚得很。你放心，我说不再纠缠你就不再纠缠你，绝对不会挟着恩义当借口，要你偿还；不过，你别想离开这间客栈半步，除非你的伤势痊愈，要不然想都别想。”

他气恼交集地说完，转身就要离去，身后突然一紧，回过身，却见凌寒月拉住他的衣服，看他的眼神里有着不知所措。

“云少,我不是……我没有讨厌你的意思……我……”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不是讨厌他呀!或许刚认识的时候有,但从这几天云奇的作为看来,她已知道这个细心照顾自己的男子,绝非是一个轻薄无赖的登徒子。

她不善言辞,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说,纤纤素手紧拉着他的衣服,脸上净是无措。

即使她伤害了他,但此刻她那不知所措的神情还是教他不由自主地软下心肠。

“你不用说好听话了,我有自知之明。”他的脸色仍然冷硬,口气却放缓了许多。“你不用因为我对你有救命之恩,就因而感到愧疚,救你、照顾你,是我心甘情愿的,虽然在你的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会羞辱你、轻薄你的无赖,可是再怎么说,挟恩求报这等无耻的事,我还不屑去做。”

“我不是……我只是……不想麻烦你。”凌寒月生硬地解释。

“我说过我所做的事是出自心甘情愿的。”

解释并非凌寒月习惯做的事,可是看到云奇一副受伤的脸,话就这么直觉地从她口中冲了出来;“我们非亲

非故 ,我没有理由打扰你。”

云奇气冲冲地道：“我的理由就是再多、再充分 ,在你心中还是一文不值！你的心里只有韩渊 ,他对你招招手 ,不用任何理由 ,你就会赶过去 ,只可惜人家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伤害的话一说出口 ,他马上就后悔了。

凌寒月因他的话而刷白了脸 ,低下头来 ,涩涩地道：“我知道。我并没有奢望爷对我另眼相看 ,我只是他的属下罢了！况且 ,现在我连他的属下都不是 ,爷早就把我驱逐出庄 ,他不要我了。”说着说着 ,声音里隐约泛着哽咽。

他忍无可忍地扣住她的肩 ,用力一摇 ,好像这样就可以摇醒她；我说过多少遍了 ,他不要你 ,我要啊！你为什么就看不透？为什么就不看看韩渊以外的人？我不信我比不上韩渊 ,论条件 ,我们是旗鼓相当 ,为什么你就不能把你对韩渊的情义 ,转嫁一丝半分到我身上？”

他的急切到了凌寒月眼里 ,只当是善意的安慰。“你也不会要我的！你自己说过 ,云腾海运底下人才济济 ,论武功、论才识 ,比我强的多的是 ,没有我赴汤蹈火的余地。”

“谁说要一个人就一定得让他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的？”这个女人总有一天一定会把他活活气疯。“我要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需要你为我赴汤蹈火，也不需要你为我出生入死，你若真的这么做，只会减少我的寿命，我只要能够随时随地看到你，抱着你，和你说话，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那些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玩意儿，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凌寒月怔住了，冷淡的星眸瞪得老大，好半天才愣愣地道：“你不是认真的……”

“谁说我不是认真的？”云奇气急败坏地吼了起来，“你以为喜欢你是一件轻松的事吗？我又何须拿这件事来虐待我自己？你老是一副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而且不解风情地把我的逗弄当成轻薄羞辱，当我是无赖登徒子，我对你的好心全成了驴肝肺。别人家的姑娘是含羞带怯，可是你哪一次见到我，不是掀眉毛瞪眼睛的，好像我是个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早该斩首示众，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间。”

他这一番告白说得犹如连珠炮弹，噼里啪啦，而且连损带骂，不似情人之间的告白，倒像官府判决的长篇罪状，只听得凌寒月一愣一愣的，素来冷淡的表情变为错愕，不过，倒有几分小女孩天真的娇态。

一开了头 ,云奇也就不打算停下 ,索性一次骂个够 ,把心头积压的郁闷一并出清干净。

“ 你以为我喜欢爱你吗 ? 每回见到你 ,总是气得我当天吃不好、睡不好 ,想扭断你的脖子自己又舍不得 ,满心的闷气都快在我的胸口积成内伤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巴不得自己可以对你视若无睹呢 ! 免得你这个不识好歹、没心没肺的女人老是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无赖 ,气得我七窍生烟 ,可以拿来煮饭…… ”

他一条一条地数落着她的罪状 ,长篇大论痛骂下来 ,凌寒月始终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没有回嘴 ,也没有反应 ,骂到最后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声音里充满无可奈何 ; 我也很希望能够不爱你就好了。”

他是在昨天凌寒月拿刀划脸的时候 ,才明白自己心中的感情。

第一次见面 ,他只觉得凌寒月是一个又冷又冰的女子 ,他并非没见过冰霜美人 ,但是凌寒月不一样 ,一般冰霜美人的冷是来自家世身份所堆砌出来的傲慢 ,让人望之生厌 ,可是凌寒月的冷却是来自个性的沉寂 ,只听命令行事 ,一板一眼 ,旁的事都无法勾起她的反应。

也就是她这样的个性让他起了好奇心 ,甚至故意引

她到妓院 ,在她面前狎妓调戏 ,却不见她冰霜的容颜有半丝动容 ,她像是一个由冰雪雕成的娃娃 ,除了自己的目的 ,对其他的事一概没有反应。

再次见面 ,是在嘉兴市街 ,她舍命护主的模样引起他的注意 ,那是连在七尺男儿身上都难得发掘的绝对忠诚 ,这样的姑娘让他大感兴趣 ,忍不住就想逗弄她 ,引她说话 ,看看她是否真如外表一般 ,除了忠诚与冷淡之外 ,完全没有自己。

在一连串的亲近与逗弄中 ,他发觉她在冷漠的外表下 ,其实有着刚烈的脾气 ,可是在凌寒月的心中 ,他却也因而成了下流无耻的无赖登徒子。

知道她对韩渊有情的那时候 ,在他心头涌上的怪异感觉就叫嫉妒 ,可是当时他不知道。身为天之骄子的他 ,连招手都不需要 ,就有女人自动送上门来 ,但是只有凌寒月能够教他又气又恼 ,失去自制 ,甚至大吃干醋 ,变得完全不像自己。

起先 ,他以为是他与凌寒月的八字不合 ,两人才会成冤家 ,一直到凌寒月举刀意欲划破自己的脸时 ,他便再也无法回避自己的心意 ,陡然发觉他真的爱上这个冷若冰霜、不知好歹、又没心没肝的女人了。

凭他的外貌、权势与地位 ,他要什么女人没有 ? 多的是莺莺燕燕想成为他的枕边人 ,就是没有名分也成 ,可是他偏偏喜欢上一个不喜欢他的女子 ,而这个女子此时就愣愣地看着他 ,任他费尽唇舌诉说自己的心意 ,她仍是惊愕地微张小嘴 ,好像她听到的全是神话。

他看在眼里 ,着实气馁 ,再次叹了口气 ,不想再说 ,只是丢下一句警告 : “反正你乖乖留下来养伤就是。”转身就要离去。

身后的衣服再度被拉住 ,凌寒月咬着唇 ,好半晌才道 :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我……”

“不要说对不起。”话一出口 ,连云奇自己也被那尖锐的声音吓到。他立刻缓下声音 : “我说过我是心甘情愿 ,你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凌寒月轻蹙着眉头 ,不知该说什么。她的表情依然淡漠 ,但那轻蹙的眉间却教云奇直想伸手抹平其间的褶皱。

他忍不住道 : “你就不能忘了韩渊吗 ? 他再有万般的好 ,也早已心有所属 ,你再怎么惦记着他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值得吗 ?”

凌寒月低下头 ,不置一词。

云奇支起她的下巴 ,眼神殷切 “ 除了韩渊之外 ,这世上还有很多男人值得去爱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心扉 ? 韩渊不懂得珍惜你 ,是他眼瞎心盲 ,这样的男人根本就不值得你爱 ,你又何必死守着对他的情意 ,让自己一辈子都活得这么痛苦难过 ? ”

“ 不要说爷的坏话。 ” 凌寒月的声音虽细 ,却透着坚持。

“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 ” 云奇的气又上来了。 “ 他在乎的只有柳无言 ,你就是对他再好上千倍万倍 ,他也不会放在心里。 ”

“ 我知道 ,可是爷对我有恩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理由救我的命 ,都无法改变这事实。 ” 韩渊是她的天 ,她的神 ,从六年前就注定了 ,不可能改变。

“ 他是救了你的命 ,但是 ,这几年来你为他做牛做马 ,就是欠他再多条命 ,也老早还清了。 ” 他猛然捉住她的双臂 ,像要喊醒她 “ 我没有要你马上忘了韩渊 ,可是你不能老惦着他 ,把他当成生活的重心。把你的视线转到别的地方去吧 ! 我也不比韩渊差呀 ! 你为什么不能把放在韩渊身上的心思转移一些到我身上 ? 只要一点点就好 ,我只要一点点 ,就可以满足了 ,我绝对不会像韩

渊那样伤你的心的。”

凌寒月瞪大美眸看着他 ,不知所措地眨了眨眼。

“ 我没有要你马上就爱上我 ,我只要你给我机会 ! 你对我并不公平 ,一点机会也不给我 ,让你知道我并不比韩渊差 ,而且就对你的心意这一点说来 ,我比韩渊还要珍惜你千倍万倍。”

“ 我…… ”凌寒月想要说话 ,红唇才微启 ,便被云奇一手捂住。

“ 你别说 ,别急着拒绝我 ,再多考虑一下 ,我说过我绝不会挟着恩情强迫你报答 ,我要的是你的心 ,不为任何原因。你总不会这么吝啬得连一个机会也不肯给我吧 ! 留下来好吗 ? 留在我的身边 ,让我做给你看。”

凌寒月睁着一双清冷的瞳眸看着他 ,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了殷切、期待。

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她 ,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在意过她的感受 ,她脸上虽然仍毫无表情 ,一颗心却是百味杂陈 ,分不清是什么滋味。

云奇久久得不到她的回答 ,一颗心焦灼难捺 ,忍不住捶了一下桌子 ,大声道 : “ 愿意或不愿意 ,你倒是说句话呀 ! ”

凌寒月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而后垂下眼睑 ,轻声道 :  
“ 我留下来。”

## 救 情

扬州。

太明寺旁 ,正逢每月初一的市集 ,大街上挤满了逛街购物的人潮 ,显得十分热闹 ,一群人围在杂耍团前 ,看着杂耍团的人表演特技。

当凌寒月看到那粗壮的大汉嘴一张 ,居然喷出一束大火 ,她不由得惊呼了一声 ,望向云奇 ,声音颇为敬畏地说 :他是怎么喷出火的 ?我学武这么久 ,还没听过有哪门哪派能够喷出火来 ,他的内力一定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云奇好笑地帮她拨回被风吹散的长发 ;“ 登峰造极的不是他的内力 ,而是嘴巴里的玄机。”

“ 你是说他造假 ?”凌寒月蹙眉问他。

“ 也不算造假 ,大家只看他喷火 ,可不管他是用什么

方式喷的 ,虽然他不是以内力激出火焰 ,但是 ,能够做到让旁人看不出他暗藏的玄机 ,想必也是费了一番心力 ,光是这样的练习工夫 ,让他靠这一招吃饭也不足为过了。”

凌寒月偏头想了想 ,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遂点了点头。那认真的表情教云奇心头一荡 ,直想把她搂到怀里亲热一番。

那日凌寒月答应留下来后 ,没几天 ,云奇怕她待在嘉兴 ,容易触景伤情 ,所以一待她伤势好了些 ,禁得住旅途奔波后 ,便带她来到云腾海运在扬州的分据点 ,让她专心养伤。

这些天来 ,他绝口不提韩渊与绿柳山庄 ,只管说笑话逗她 ,偶尔怕她觉得闷 ,便带她出来走走 ,至瘦西湖上泛舟 ,去蜀冈赏景 ,只要是在她体力许可的范围内 ,他决定陪她看尽扬州美景。

再加上他不惜重资聘请名医 ,用最好的药材 ,在他细心的照顾下 ,内伤已痊愈了七八分 ,苍白的脸渐渐恢复了血色。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 ,他发觉 ,在她冷漠淡然的外表下 ,藏着的其实是一个天真的小女孩。

凌寒月十二岁开始跟着韩渊学武与经商 ,别的姑娘是在刺绣与扑蝴蝶中打发漫长的时间 ,她却是在练马步和看账簿中度过童年的光阴。

韩渊的训练严苛无情 ,只要稍有错误 ,换得的便是不留情的责罚 ,他从不动手打她 ,但一个冷酷的眼神 ,就会教她深刻地记取教训 ,不敢再犯 ,跟在韩渊身边 ,自然而然地 ,她渐渐地收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莽撞 ,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可以完美达成目的的工具。

虽然她不像一般女孩儿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跟着韩渊经商 ,更让她足迹遍大江南北 ,可是每一次的外出都是因为公务在身 ,就连驻足欣赏美景的时刻都没有 ,更遑论把时间花在玩乐上。

所以 ,当云奇带她四处游玩 ,让她见识到一些平日虽见过 ,但从未停留细看的玩意儿时 ,她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猫突然被放出来 ,对什么都感到新鲜 ,也对什么都感到好奇 ,就连江湖郎中打把式卖膏药的表演也看得津津有味。

每每看她一脸认真地问着一些小孩子才会问的问题 ,冷淡的小脸上有着欲盖弥彰的好奇 ,云奇看在眼里是又好笑、又爱怜 ,心疼她那些被压抑了的童年 ,也决心

释放她藏在体内的那个天真小女孩。

喷火的汉子表演完 ,换一名少年拿着飞刀上场 ,要展现一手飞刀绝技 ;两人看了一会儿 ,就再不感兴趣地掉头离去。

“ 出来这么久 ,你累不累 ?”他低头体贴地问。

凌寒月摇了摇头 ; “ 我不累。 ”

看她的脸色比平常还要红润 ,证实她所言不假 ,这趟出来反倒使她精神好了很多 ,他也就不勉强她回去休息 ,仍继续在市街上流连。

迎面走来一名扛着冰糖葫芦的小贩 ,云奇叫住小贩买了一根 ,递到凌寒月面前。

凌寒月先是有点迟疑 ,望着那晶红剔透的糖葫芦 ,没有接过手。

云奇使出浑身解数哄她 ,说是出来逛市集 ,若没吃上一根糖葫芦 ,就等于没出来过。

“ 那你呢 ? 你只买了一根。 ”

云奇眼珠一转 ,可怜兮兮地压低声音说 : “ 我是很想试试啦 ,不过 ,这是姑娘家和小孩子的玩意儿 ,据敢当的说法 ,甜食会蚀掉大丈夫的男子气概 ,他说一方就是吃了太多冰糖葫芦 ,才会这么娘娘腔。 ”

凌寒月当然知道他是在哄她 ,忍不住嗤笑出声 ,笑意虽淡 ,却是打心眼里露出的 ,直教云奇看得险些忘了呼吸。

他那荒诞不经的说法打动了凌寒月 ,眨眨好奇的眼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冰糖葫芦 ,浅尝了一口。

看着她那可爱的模样 ,云奇马上就后悔买冰糖葫芦给她吃了。

他见她先伸出了粉红色的小小舌尖轻舔滋味 ,像小猫咪好奇地尝试新鲜玩意儿 ,而后因那新鲜的滋味微微睁大眼睛 ,再轻轻舔了一口 ,确定那味道颇合她的味觉 ,遂放开怀地吮着那支鲜红酸甜的冰糖葫芦。

望着她那两瓣红唇一开一合地吮舔着冰糖葫芦的滋味 ,云奇脑袋轰然一响 ,突然觉得口干舌燥 ,再忆起她玫瑰色唇瓣的甜美滋味 ,真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串冰糖葫芦 ,接受她好奇的轻舔浅尝 ,哦 ! 天哪 ! 他知道那感觉绝对像是置身在人间天堂。

“ 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 ”

云奇脑袋一片浑沌 ,依稀间听到凌寒月的声音 ,霎时瞪大了眼睛。

尝 ? 难道她终于明白他的心意 ,主动开口邀请他

“一亲芳泽”？

“你如果也想尝尝冰糖葫芦，我不会告诉你的属下的。”凌寒月见他死盯着她手中的冰糖葫芦，竟会错他的意，好心地建议着。

高昂的心情犹如被当头泼下一盆冰水，云奇翻了一下白眼，没好气地挥了一下手，说：“不了，你自己吃就好。”他早该知道这个不解风情的冰霜美人是不可能这么早开窍的。

她怎么可能知道此刻的他只有一股冲动，想狠狠地把她搂到怀里，掳获她的双唇，将她亲得天昏地暗、浑然忘我，才能稍解他腹部的那把怒火。而那个始作俑者却一脸无辜地看着他，教他只能大叹英雄气短，没事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

欲火一旦被撩拨起，除非得到满足，否则难以平息，整个白天，他的视线再怎么绕，都忍不住会绕到那对柔软嫣红的唇瓣上，脑袋里想的也全是那对红唇的甜美滋味，害他都快以为自己会压抑不住冲动，当真成了凌寒月口中的无赖兼登徒子了。

当晚，在云腾海运扬州分据点的客房里，他的冲动变成了行动，在不知说了什么笑话，惹得凌寒月嗤笑出

声后 ,他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 ,俯下唇来——

那冲动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才刚触及那片向往已久的红艳 ,他马上闪电般地退了开去 ,望着那张面无表情看着他的容颜 ,解释便如河水决堤般倾泻出来。

“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情不自禁 ,你别误会 ! 我绝无轻薄你的意思 ,你千万别生气 ,我…… ”说到最后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忍不住挫败地捶了一下桌子 ,道 : “ 你不高兴的话 ,就骂我好了 ,别这样盯着我看 ,我……我真是怕了你。 ”

他那番气急败坏的言语 ,不知怎地 ,竟教凌寒月涌起了一股奇异的感受 ,有点酸、有点涩 ,却有更多的甜蜜。

望着他 ,她忍不住问 : “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 ”

云奇没想到她开口说的竟是这样的话 ,怔了一下 ,才道 : “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上辈子欠你的吧 ! ”想想还真是懊恼。

“ 你对我这么好 ,什么都帮我想得周到 ,但是 ,我却不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凌寒月轻蹙双眉看着他。

“你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云奇问。

凌寒月点了点头，一脸认真。

云奇冲动地抓住她的手：“若你真想为我做些什么，那就对我多一点依恋吧！”

凌寒月怔怔地望着他认真的表情，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不奢求你可以马上忘了韩渊，毕竟他拥有你六年的时光，我也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要你这么快就忘了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要你对我多一点依恋，一点点就够了，只要让我知道你对我有一点在意，我的付出对你而言并非是多余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他为她做了那么多事情以后，要说她不在意他，那是不可能的，她并非是铁石心肠啊！可是……

“你这样做值得吗？万一我的心……一直没办法……你……”

“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办法，就像你一直没办法忘了韩渊，我也没办法少为你做一些一样。”

“可是……”

他温热的大掌捂住她欲出口的话。

“别打击我的信心 ,至少现在不要 ,好吗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我一直告诉自己 ,只要让你多认识我 ,总有一天 ,你会认为我比韩渊还要好的 ,在我这么努力的当儿 ,你可别泼我冷水 ,我怕会染上风寒的。”

凌寒月清清冷冷的眼眸看着他 ,眼里的神情复杂得连自己都不了解 ,在他诚恳的注视下 ,她本能地点了点头 ,心头却不知道自己想要点头。

云奇松了口气 ,放开手 ;“喏 !你点了头 ,就是愿意多给我一点机会 ,你可不能变卦喔 !对了 ,有件事情得告诉你 ,下个月初七 ,我必须领船队出海下南洋一趟。”

“去南洋 ?”凌寒月一怔 ,那么远的地方。

“是啊 !我一年里总要下南洋两回 ,交换南洋的香料珍宝 ,我这趟回来约有两个多月了 ,上一批货物也脱手得差不多 ,是该再下南洋一趟。”

“那不是要很久吗 ?”

“是啊 !”云奇听出了藏在她声音里的那一抹极淡极淡的不舍 ,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每下一趟南洋 ,长则半载 ,短则三四个月 ,的确是挺耗时间的呢 !你愿不愿意同我走一趟南洋 ?”

“同你一道去南洋 ?”微启的双唇显示出她的错愕。

“现在中原已入秋 ,再不久 ,严冬便至 ,即使在江南 ,也会冷得教人受不了 ;但南洋可是四季皆夏 ,气候好得很呢 !那里物产丰饶 ,奇珍遍野 ,人又热情 ,与中原的风情大异奇趣 ,你一定会喜欢的。”云奇使出浑身解数说服着她。

“可是……可是我从来没有出海过。”她从未想过自己会离开中原 ,南洋对她而言 ,就像另一个世界一样。

“就当出去开开眼界 ,又有何不可 ?成天待在中原 ,看来看去都是些同样的东西 ,还有什么趣味的 ?南洋好玩的东西可多着呢 !那里有很多中原吃不到的水果 ,又甜又香 ,还有很多好玩的新鲜玩意儿 ,每一样都比你今天看到的杂耍还要有趣 ,我保证你去了以后 ,定会乐不思蜀 ,搞不好都不想回来了。”

云奇说得天花乱坠 ,凌寒月仍是犹疑 ,毕竟南洋实在是太远了。

“只是去开个眼界 ,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想那么多做什么 ?”云奇用另一个方式说服她 ;“你现在伤势还没全好 ,什么事都不能做 ,待在中原和到南洋去 ,又有什么差别 ?就当作乘船散心 ,顺道休养 ,好吗 ?三五个月后等咱们回到中原 ,你的伤就好了 ,休养得也够了 ,而且还到

了南洋一趟 ,开了眼界 ,岂不一举数得 ?要不你就当陪陪我 ,我在船上 ,成天看的都是像敢当、一方那样的大老粗 ,谈的不是公事 ,就是听他们说些无聊的话 ,闷都闷死我了。”

刚刚云奇天花乱坠地说着南洋的好处 ,凌寒月并不感兴趣 ,倒是最后那一段话 ,竟奇异地打动了她的心。

“ 我不爱说话 ,到船上去只会添你的麻烦 ,怕是没办法帮你解闷呢 !”

听她口气松动 ,云奇大喜 ,连忙道 : “ 不会不会 ,有你在 ,就算不说话 ,光看着你的脸 ,我也精神百倍 ,比什么都要来劲儿。 ”

“ 我同你们一道去南洋 ,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 她知道很多商船出海的规矩是不载女人的 ,说是会招惹晦气。

“ 你肯来是我们的荣幸 ,怎么会有麻烦 ?” 谁敢说她麻烦 ,他就一脚把那家伙踢到海里喂鲨鱼。

凌寒月看着他凶狠的表情 ,不由得泛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 若不麻烦 ,那我就同你们一道下南洋。 ”



“ 头子 ,算我求你好不好 ? 你别成天挂着那副恶心

兮兮的笑容 ,你都快和胡一把一个样儿了。”

“和我一个样儿有什么不好?”胡一方不悦地眯着细长的凤眼 ,不怀好意地看着石敢当。“总比像你这个外表粗鲁 ,空长副头壳 ,不长脑子 ,名副其实的顽石的家伙还好吧!”

“你说什么?”石敢当马上吼了起来 ;“有你这个娘娘腔 ,云腾海运已经够没面子了 ,要是头子再和你一样 ,云家就别想在江湖立足了。”

“哼!云家要是没办法在江湖上立足 ,那也是因为你的关系。”胡一方斜睨了他一眼 ,慢条斯理地把玩着自己刚修完指甲的手 ;“成天只知道抡拳动粗 ,从来就不用脑子 ,四处得罪人 ,云腾海运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

“死胡一把 ,你……”

石敢当正要发作 ,却被云奇截断气势。

“你们两个的擂台仗打这么久 ,也该渴了吧?喝杯茶退退火。都这么大的人了 ,没事别净拌嘴!和气生财嘛!”他今天心情好 ,没有瞪人 ,还伸手倒了两杯茶 ,分送到两名属下的面前。

石、胡两人马上忘了自己正在拌嘴 ,因惊讶而张大的嘴巴足以塞进五颗鸡蛋。

“坐啊！看什么？”

石、胡两人这才如大梦初醒，坐了下来。

“出航的事，打点得怎么样了？”

“全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要运到南洋的布料和茶叶，已经陆陆续续送到码头来，清水与粮食等补给也已准备好，初七必定可以准时开船。”胡一方道。

“新的舵手找到了没？”

“找到了，那个人有二十年的航海经验，虽然以前掌的是运私船，不过，技术上绝对可以信得过。”

“只要别像上一个那样爱喝酒偷懒，害我们差点触礁就可以了。对了，炮弹方面……”

一长串的航前讨论在屋内展开，胡一方详详细细地回答云奇的问题，并将主子的吩咐记录下来，以便交代下去。

虽然胡一方的外表与行为活像个女人家，不过，他在商事上却有着独到的眼光与手腕，所以，他除了是云奇的护卫外，还兼处理云腾海运的运作；至于石敢当，他对商场上的事就不怎么有办法了，一听他们开始谈公事，就忍不住打呵欠，没多久便打起盹来，又过了一会儿，干脆大刺刺地回房去睡大头觉去了。

两个时辰之后 ,讨论终于结束。

“大致上就是这样 ,一方 ,交给你了。”云奇往椅背一靠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润喉。

“是。”胡一方点了点头 ;对了 ,头子 ,你当真要让凌姑娘同我们一道去南洋吗 ?”

“有什么问题 ?”

胡一方轻轻一挥手上的汗巾 ,道 :“弟兄们一听到有娘儿们要上船 ,都不怎么高兴 ,你也知道 ,晦气嘛 !”

云奇冷哼了一声 ;“谁有意见 ,叫他自个儿来找我。”

他是摆明了非要让凌寒月上船不可 ,胡一方自然听得出来 ,识相地转开话题 :“那绿柳山庄的事……”

“怎么了 ?”

“我打听到消息 ,韩渊带着柳姑娘回绿柳山庄了 ,而且绿柳山庄已经开始在筹备婚事 ,看来 ,韩渊是打算把柳姑娘迎娶进门。”胡一方慢条斯理地回答。

“那家伙。”云奇沉下脸 ,一想到他如此伤害凌寒月 ,又要迎娶柳无言进门 ,就一肚子气。“这件事情别让寒月知道。”

“这个我们自然知道。”光看这几天 ,头子为了凌寒月肯同他们一道去南洋的事 ,每天乐得像个傻瓜 ,也知

道凌寒月在他心中的地位非比寻常 ,而他们又不是皮痒想找罪受 ,才不会去多嘴这件事呢 !“ 不过 ,绿柳山庄要办婚事的这件事早就传了开来 ,我看迟早会传进凌姑娘的耳中。”

云奇眼睛一瞪 ,娃娃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 ; 不管怎么样 ,上船之前务必要瞒住月儿这件事 ,离船开航只剩十天 ,瞒她十天应该不难 ,总之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她知道。”一去南洋少说也要三五个月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应该可以让她淡忘韩渊一些 ,即是日后知道这件消息 ,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打击。

“ 那关于韩妃派人暗杀韩渊的事 ,你也不打算让她知道 ?”

“ 她没必要知道这件事 ,韩渊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就算皇帝老子要杀他 ,也不关她的事。”云奇斩钉截铁地道。

狭长的凤眼瞄了云奇一眼 ,胡一方莲花指伸到唇边 ,眼神中有着不以为然 ; 头子 ,这样好吗 ? 虽然韩妃派人暗杀韩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而且 ,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继承王位 ,想必没杀掉韩渊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 不过 ,她这次请的是鬼罗门的门主司徒焰 ,在杀手

界里 ,司徒焰的名气不下无极门白虎堂堂主殷无欢 ,再加上鬼罗门高手尽出 ,韩渊这回要安然渡过险关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凌姑娘虽然早就不是绿柳山庄的人 ,可是看得出来她对韩渊仍然忠诚不变 ,若是让她知道你瞒着这件事不告诉她 ,事后她必会怨你。”

“ 她不会知道。”

“ 天底下可没有永远的秘密 ,即便她不知道 ,可是这一次你瞒得过她 ,下一次呢 ? 这样提心吊胆地瞒着她所有的事 ,就是怕她回韩渊身边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要是万一凌姑娘知道了…… ”

云奇阴沉下脸 , 你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

“ 我没有想说什么 ,只是…… ”胡一方支着下巴 ,长叹了一口气 , 强摘的瓜不甜 ,你这样成日瞒她东瞒她西的 ,也不是办法 ,没有信任做基础 ,说什么都是枉然。”

“ 她只是没有机会多了解我 ,只要我和她多相处些时日 ,总有一天 ,她会忘记韩渊的。”云奇僵硬地道。

“ 如果她永远忘不了韩渊呢 ?”胡一方无视主子杀人般的目光 ,倒杯茶浅啜一口 ,阴柔着嗓音道 : 我说这些话是不怎么有立场啦 ! 毕竟我从来没喜欢上谁。不过 ,就算我不曾喜欢过人 ,可是我起码还知道 ,喜欢就是喜

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是勉强不来的,而且掺有其他因素的感情,是最难持久的。”

“你是在暗示,我用救命之恩来强迫她爱我?”云奇半眯起眼睛。

“是不是只有你自个儿知道了。说实在的,头子,旁观者清,我是觉得凌姑娘对你的感觉不见得如你想的那样悲观,其实,你大可以对自己有信心一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云奇蹙起眉。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胡一方摊了一下手;“我就说到这里,你自己合计合计,至于韩渊将被狙杀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会多嘴,要不要告诉她,全凭你的意思。”

他说完,便婀娜多姿地站了起来,径自走向门口,“刷”的一声打开门,然而,门外站的那个人教他瞪大了凤眼,久久说不出话来。

突如其来的静默使云奇本能地抬起头,旋即失声地叫了出来:“月儿。”

还没来得及隐瞒,秘密就先抖开了。

清冷如星的眼眸看着胡一方尴尬地借口离去,而后目光缓缓地移向云奇,紧紧地蹙着眉问:“有人要暗杀爷?”

云奇闭了一下眼 ,挫败地道 : “ 你不在房里休息 ,怎么跑了出来 ? ”

韩渊将被狙杀的消息 ,已震得凌寒月忘了是为什么理由来找云奇 ,她拉住云奇的衣袖 ,急切地道 : “ 是谁要杀爷 ? 是不是平宪王的二夫人 ? ”

云奇气恼地挥开她的手 , “ 谁要杀他已经不关你的事 ,你早就不是绿柳山庄的人了 ! ”

凌寒月没把他的话说进耳里 ,只是呢喃地道 : “ 一定是她 ,她三番两次派人暗杀爷 ,就是想要铲除爷 ,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 ,尤其这两年韩王爷身子状况不好 ,放话说想让爷继承王位 ,所以 ,她更是非置爷于死地不可……不行 ,我得去把这消息告诉爷。 ”

她猛然旋身 ,就想往外奔去 ,却陡地手腕一紧 ,被一只铁掌牢牢握住。

云奇铁青了一张脸 ,怒道 : “ 你还去找他做什么 ? 你忘了是他亲手打伤你 ,逐你出府的吗 ? 你们之间已恩断义绝 ,谁要杀他都不关你的事了 ,你没有必要通知他。 ”

“ 不行。 ” 凌寒月猛然摇了摇头 , “ 我知道有人要对爷不利 ,怎么可以不告诉他 ?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

“ 告诉他你就能够安心了吗 ? 你是不是还得留在他

身边保护他 ,帮他打退鬼罗门的人才成?这一次 ,你保护得了他 ,下一次呢?是不是只要每一次听到他将被暗杀的消息 ,你都得赶到绿柳山庄去保护他的安全?”他咄咄逼人地追问着 ,紧紧握着她的手腕 ,力道大得像要捏碎她的腕骨。

“我……”凌寒月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韩渊那一掌还没打醒你吗?他根本就不稀罕你 ,像他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你又何必死守着对他的忠诚 ,誓死保护他?况且 ,平宪王二王妃派人暗杀他的事 ,是他们韩王府的家务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你没听过吗?这些年来 ,你为他做的事已经够多了 ,就算你欠他十条命 ,也早就已经还清 ,你不欠韩渊什么了!所以 ,不要再理他的事了 ,好不好?他的死活已经和你没关系了。”

他目光如炬 ,盯着她一连迭地说 ,说到后来 ,他等于是吼了起来 ,就盼能让她回心转意。

凌寒月咬着唇 ,眼神回避着他 ,低声道:“六年前 ,我就发过誓 ,我的命是爷的。”

“你发过誓?”云奇怒极狂吼 ,“那我呢?你不也答应过我 ,要同我一道下南洋?再没几天船就要开航了 ,你却又要去绿柳山庄 ,你把你对我的承诺置于何地?”

“我……”凌寒月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死盯着地面道：“对不起——”

她还没说完，云奇使用力一撞门板，半边墙壁轰然颓圯，打断她未竟的话。

“可恶！我不要你的对不起！你明明答应我的，你说你肯随我下南洋，现在你又要反悔，你把我当什么？”

“我……我很抱歉。”凌寒月有一股冲动，想要伸手抚平他眉间的挫败与气愤，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下一次好不好？下一次，我一定同你一道去。”

“我不要下一次！”云奇断然拒绝，“要就这一次，谁知道下一次出航时，韩渊若是又遭遇了什么事，你会不会再回到他身边。”

为了她，他第一次尝到嫉妒的滋味，那滋味是如此酸苦难当，硬在喉间，吐也不是，吞也不是，逼得他快要发狂了。

“我……”她不知道她该怎么做才能够两全其美，她不想见他为她痛苦失意，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爷有危险而不出手相助。

“月儿，不要管韩渊了好不好？”他扣住她的肩，急切地看着她，“就算我求你，顶多我们派人把这个消息告诉

他 韩渊有能力解决鬼罗门的 ,你不要再蹚这趟浑水了。”

凌寒月咬着唇 细声道：不行 ,我做不到 ,在爷救我的时候 ,我就发过誓一辈子追随爷 ,我不能…… ”云奇的表情让她再也说不下去。

“ 我这样恳求你 ,你也不肯 ?”云奇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蹿了上来 ,渗入他的四肢百骸 ,他一颗心都凉了。

“ 我很抱歉。”她声音虽轻 ,却十分坚决。

云奇松开钳制住她肩膀的手 ,表情冷漠： “你要去就去吧！我不会再拦你。”

“ 云—— ”

云奇手一挥 ,打断她的话 ,口气冷冽： “是我自作多情 ,才会爱上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女子 ,我明明知道你爱的人是韩渊 ,却冀望自己的全心付出能够换回你的一点垂怜 ,你从来就不曾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死巴着你 ,这一切原也怪不得你 ,你不用再说什么了 ,你要去绿柳山庄就去吧！不会再有人拦着你了。只不过 ,你若去了 ,也就不再回来了。你对我的承诺更不必放在心上 ,其实那个承诺也是我强迫你许下来的 ,现在我解除你履行承诺的义务 ,你不用陪我一道下南洋

去了，一离开这里，你我就再也没有关系了。”云奇说着，语气中带着苦涩与绝望。

云奇决绝的话讼凌寒月愕然得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怎么？不相信我的话？”云奇误解了她眼神中的意思，嘲讽地看着她，“要我写张字据，表示我的认真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你……”凌寒月困难的想解释，但她向来不擅言词，心头纷乱的情绪怎么也没法子化成言语说出来。

“我想通了，一方说得对，强摘的瓜不甜，掺有其他因素的感情，最难持久，我云奇好歹在江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什么女人没有，你不用对我感到愧疚。”

她不是愧疚啊！就算是，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她……

“我只是想到绿柳山庄帮助爷渡过这次难关，我一定会回来的。”她再次试着说明。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只能选一样。我不想在今后的日子里，每次只要听到韩渊有难，就得忍受你马上奔到绿柳山庄去为他卖命。”云奇冷着脸，无情地说。

“我……”这教她怎么解释？韩渊与他对她都有恩，

她也曾经对他们许下誓言承诺 ,她没法子选择啊 !

云奇冷冷地看着她 ,要她自己作决定。

凌寒月咬着唇 ,心头百转千折 ,要她舍下哪一边 ,都是她最不想做的事 ,可是 ,云奇的态度是那么坚决 ,强迫她要在这他们之间作一个抉择.....

她深吸了一口气 ,心头有了决定。

抬起头 ,望着云奇 ,她轻轻地道 : “我很抱歉。”

云奇没有拦阻 ,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凌寒月转过身 ,打开门离去。

门扉“呀”的一声合上 ,他握紧双拳 ,一颗心随着门扉关上的声音 ,碎个彻底.....



嘉兴 ,绿柳山庄。

“对不起 ,凌姑娘 ,爷.....爷他说.....不肯见你。”兴冲冲前去禀告的门房回来时 ,换了一张为难的脸 ,吞吞吐吐地说。

“你有没有说 ,我有急事要禀告他 ?”

“我说了 ,可是爷他.....他.....”

“爷说什么 ,你老实说吧 !”

门房看了她一眼 ,才囁嚅地道 : “爷说 ,你已经

被……被逐出山庄 ,再也不是庄子里的人了 ,他有什么事 ,也……也和你没有关系。”

凌寒月一怔 ,脸色登时白了。爷真的就这么痛恨她 ,连见她一面 ,听她说句话都不肯 ?

“ 凌姑娘 ,我想爷是在气头上 ,火气还没消 ,这才不肯见你 ,或许过一阵子等爷火气消了 ,就会原谅你也说不定。”那门房虽不知凌寒月是为什么被逐出山庄 ,但见她此时受到打击的神色 ,心里不由得泛起同情 ,便出口安慰。

凌寒月知道他只是想安慰她 ,以爷的个性 ,一旦他把人逐出了府 ,就断不会再给人任何机会。只是 ,他能够罔顾她的忠诚 ,她却不能忘记他的恩义啊 !

她苦笑了一下 ,道 : “ 我不打扰爷 ,但劳你告诉爷一件事 ,就说鬼罗门的人要对他不利 ,请爷务必小心。”

“ 我会告诉爷的。”门房点了点头。他不知鬼罗门的人是什么来头 ,所以没有特别紧张 ,只是认真地把凌寒月的话放在心里 ,表明一定会转告韩渊。

凌寒月道了声谢 ,转身离去 ,不过 ,她并没有离开嘉兴 ,反而守在绿柳山庄附近 ,等着鬼罗门的人出现。

她在绿柳山庄外头埋伏了三天 ,她渴了便喝水 ,饿

了就吃干粮 ,除了必要的时候 ,绝不离开山庄半步。

总以为再次回到嘉兴 ,必会为过往之事心痛得难以自己 ,但是 ,她怎么也没料到 ,这三天里 ,在她脑中盘桓最久的却是云奇。

初七将至 ,他快出海了吧 !这一去南洋 ,少说三五个月 ,这段期间 ,足够他忘了她 ,等他回来 ,他们若再相逢 ,或许就已形同陌路……

形同陌路……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一股陌生的窒息感就猛地涌上凌寒月的心头 ,闷得她难过。

她不想选的 ,两边都是她还不起的恩义 ,她无法选择 ,可是 ,他却硬逼着她作决定 ,他与韩渊都是在她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男人 ,可是……

“ 我不想再见到你…… ”韩渊这么说。

“ 你若去了 ,也就不再回来了…… ”云奇这么说。

韩渊不要她誓言付出的忠诚 ,云奇则不要她掺有其他因素的感情 ,两个人都不要她……

她怎么也忘不了离去前 ,云奇那冷冽漠然的表情。

六年前 ,在爷救了她的時候 ,就注定了她对爷以死相许的忠诚 ,爷对她而言就像天、就像神 ,她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对于他的命令 ,她一概全

力以赴。

可云奇却是一个和爷有着天差地别的人，他爱笑、爱逗人，有些玩世不恭，像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大少爷，从一认识开始，他就以激怒她为乐，逗弄她、轻薄她，非惹得她失去自制，才肯罢休。

在那个时候，她真是恨死了他，可是在她被爷打伤，逐出府后，却是这个男人救了她，他对她温柔，处处关心呵护，甚至逗她开心，这一切都是爷不曾给过她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所做的一切她都看在眼里，可是，她的天、她的神是爷啊！那是六年前的救命之恩所注定下来的，就像判官手里的生死簿，朱砂笔一落，就没有改变的余地。然而，云奇决绝的神情却在她脑海中时而浮现，那般无情，那般冷冽，她……

脑中的思绪复杂混乱，令她一颗心乱得厉害，教她理都理不清。

时间就在一团乱中过去。

第四晚，绿柳山庄里终于有了动静。

当时她疲惫得靠着树干假寐，一股焦味却惊醒了她，她一张开眼，便看见绿柳山庄里冒起了袅袅白烟，显然是被纵了火。

她抓起长剑一跃而起，飞身进入绿柳山庄。

火苗从韩渊所居住的峰回居冒起，橘红的火光直冲天际。

凌寒月很快便找到韩渊的身影，奔向他，道：“爷，小心，是鬼罗门的人。”

韩渊看到她，蹙了下眉，一脸不悦：“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

“我说过，我不想再看到你在庄子里，你马上给我滚，滚得愈远愈好。”在火光的掩映下，韩渊的表情益发显得诡谲冷酷。

凌寒月强忍着心头的刺痛感：“寒月只是来帮爷的忙，只要鬼罗门的人退了，寒月马上离开。”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韩渊毫不留情地拒绝。“你已不是我山庄里的人，我的事和你再无关系。你要留下来，难道不怕我的怒气？”冰冷的表情闪动着无情的寒光。

“寒月的命是爷所赐，只要鬼罗门的人一退，寒月任凭爷的处置……爷，小心。”她眼尖地看见一名男子手提大刀，领着一群黑衣人由屋顶上跃了下来，急忙抽出长

剑 ,抢到韩渊身前护住他。

那男子在凌寒月面前的三尺处落地 ,这男子生得高大 ,虎背熊腰 ,留着一脸落腮胡 ,看来是练外家功夫的硬底子好手 ,他的一双鹰眼盯着韩渊 ,道 : “你就是铁掌韩渊 ?”

“ 正是。”

“ 有人向我买你的命。”

“ 哦 ?”韩渊的反应淡淡的。“ 能够出动鬼罗门的门主 韩渊甚感荣幸。”

“ 若非冲着你韩渊的名号 ,我司徒焰也不会走上这一趟。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至于是谁想杀你 ,不妨到阴曹地府去向阎罗王问个清楚吧 !”他暴喝一声 ,抡起大刀 ,雷霆万钧地砍了过来。

凌寒月就挡在韩渊身前 ,这一刀砍下来 ,自是首当其冲。光看那刀法所挟带的风势 ,她也知自己决计挡不了这一刀 ;虽明知不敌 ,她也不避 ,长剑横在眼前 ,决心硬挡。

哪知 ,司徒焰还未欺到眼前来 ,一个清脆的笑声便朗朗传来 ; 等等 ,司徒老大 ,你也太性急了 ,你的对手在这里呢 !”

凌寒月只觉眼前一花，一名白衣少年以迅捷如电的身法抢了过来，挡在她的前面。

司徒焰的大刀硬生生地停在半空中，凌寒月还以为是他收住刀势，可仔细一看，才发觉那刀下闪着一抹奇异的银光，再细瞧，发现那抹银光是一条长线，而长线两头就绕在少年的指间。那少年竟能以一条银线挡住司徒焰的大刀，这份功力足教凌寒月咋舌。

司徒焰眼睛一眯：“夺命银丝？你是无极门白虎堂堂主殷无欢？”

“正是不才在下我，没想到司徒老大也认识我，真是荣幸啊！”那少年笑嘻嘻的，一派天真无忧的模样。

司徒焰收回大刀，打量着这少年，不敢相信地道：“没想到白虎堂堂主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若非认出他指间的夺命银丝，他还真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看似男娃，又似女娃的少年，竟会是武林公推杀手界第一把交椅，无极门白虎堂的堂主殷无欢。

“这白虎堂堂主是我养父硬要我当的，我也没办法。”殷无欢摊了一下手，笑得好无辜。

司徒焰瞄瞄殷无欢，再看看韩渊，道：“你是他找来的帮手？”

殷无欢眼珠一转 ,又露粲笑 :“ 没法子嘛 ! 人家花钱请你来对付韩爷 ,韩爷就请我来对付你。司徒老大 ,不好意思了 ,大家虽是同行 ,不过 ,今天看来得伤点和气了。”

凌寒月一怔 ,忍不住看向韩渊。她没想到爷会请帮手来 ,他一向独来独往 ,最不爱有所牵扯 ,今日竟会请来殷无欢……这样的举动 ,是为了柳无言吧 ! 看来 ,柳无言对爷的影响力可真不小。

司徒焰扯出一抹狞笑 :“ 伤和气就伤和气 ,这样倒好 ,我可以借机让武林同道知道 ,杀手界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我 ,而不是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鬼 !”

大刀一挥 ,再次砍落。

“ 说打就打啊 ?” 殷无欢扮了个鬼脸 ,手里也没闲着 ,指间银光一闪 ,银丝抛出一道优美的弧度 ,划向司徒焰的手腕。

在司徒焰动手的同时 ,鬼罗门的手下已由四方蜂拥过来 ,意欲包围住韩渊与凌寒月。凌寒月警戒地备势欲抵挡 ,不料 ,却有一群穿着白虎堂标志的白衣人突然由角落处窜了出来 ,将凌寒月与韩渊挡在身后 ,两边人马动手厮杀。

白虎堂与鬼罗门虽然人数相当 ,但白虎堂不愧为杀手界的一把交椅 ,再加上有备而来 ,手下尽是精锐 ,包抄夹攻 ,转瞬间 ,鬼罗门的人已倒下大半。

凌寒月与韩渊被挡在战圈外 ,完全无用武之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场内的厮杀恶斗 ;又过了一会儿 ,鬼罗门的人再次倒下大半 ,实力之悬殊已经显现出来。

这厢 ,殷无欢尚在同司徒焰缠斗 ,银丝在他手中灵活地勾、拉、缠、卷 ,一条看似不起眼的兵器竟把司徒焰弄得冷汗淋漓 ,而他却大气也不曾喘一下 ,还不时笑咪咪地逗着眼前的司徒焰玩闹。

“ 无欢 ,你还在玩哪 !速战速决。”

一个娇媚的声音响起 ,凌寒月循声望去 ,只见一名美艳女子扶着柳无言缓缓走了出来 ,与殷无欢说话的正是那名美艳女子。

“ 师姐既然有令 ,无欢岂敢不从。”殷无欢朝那美艳女子顽皮地眨了眨眼 ,指间银丝抛出 ,卷住司徒焰的大刀 ,用力一带 ,大刀立刻由司徒焰手中脱落 ,激射向天。

司徒焰大惊失色 ,同时间 ,殷无欢欺身过去 ,右掌一挥 ,击中他的胸口。司徒焰“ 砰 ”的一声摔倒在地 ,鲜血由口中狂喷出来 ,再也动弹不得。

殷无欢拍了拍手 ,俯下身笑吟吟地看着他 :“ 司徒老大 ,不好意思了。”

连门主都败了阵 ,鬼罗门的门徒哪还有心恋战 ,奔的奔 ,逃的逃 ,转瞬之间 ,绿柳山庄又恢复了平静。

殷无情扶着柳无言走了过来 ,先白了殷无欢一眼 ,秋波流转之际 ,净是魅惑人心的妩媚风情 :“ 你啊 ! 这司徒焰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解决他还花了那么多时间。”

“ 我新练了些招式 ,找他试试招嘛 !” 殷无欢笑得无辜 ,犹如天真的少年。他瞄了司徒焰一眼 ,问 :“ 司徒老大怎么办 ? 要我补他一掌 ,送他上西天吗 ?”

“ 别 ,不要乱杀人。”说话的是柳无言 ,她是一个大夫 ,见不得有人死在她面前 ,挣开殷无情的手 ,便要上前去察探他的伤势。

“ 不行 ,无言。”等韩渊意会过来柳无言想做些什么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阻止。

那司徒焰蓦地睁开双眼 ,暴喝一声 ,闪电般的抬起掉在他身旁的一把短刀 ,刺向柳无言。

韩渊不假思索 ,冲向前去想要推开柳无言 ,而凌寒月也在同时冲了过去。

韩渊推开柳无言 ,凌寒月则推开韩渊 ,可是就在她推开韩渊的那一瞬间 ,一个人影又冲了出来 ,推开了她。

凌寒月被这么一推 ,狼狈地扑倒在地上 ,在她挣扎着转过身时 ,所看到的景象教她瞪大了眼睛 ,惊恐得几乎令她魂飞魄散。

应该远在扬州的云奇竟然倒在她的面前 ,那把短刀刺穿了他的胸口 ,鲜血顺着刀柄 ,狂流出来。

凌寒月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她张大了嘴想叫 ,却怎么也叫不出来 ,全身不住颤抖着 ,然后跌进最黑暗的噩梦中.....

## 感君怜

同样是在绿柳山庄的大门口 ,同样是门房与凌寒月 ,不同的是凌寒月正跪在台阶前 ,一动也不动 ,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门房看在眼里 ,于心不忍 ,劝道 : 凌姑娘 ,你就别再跪了 ,你已经跪了三天 ,就是铁打的人 ,也会撑不下去

的。”

凌寒月仍是一径地沉默着。

“你跟了庄主这么多年 ,应该很了解庄主的性子 ,他说不见你就是不见你 ,你就算跪死在绿柳山庄门口……也没有用啊!”

见凌寒月仍是无动于衷 ,门房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唉 ,你这又是何苦来哉 ?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喝过半点东西、合上眼睛休息了 ,眼见这天就要变了 ,恐怕下午还会下起雨呢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其实 ,咱们嘉兴的名医也不少 ,你又何苦一定要求柳姑娘呢 ?柳姑娘她即使会医术 ,总归眼睛还是不…… 又是个妇道人家 ,医术就是再好 ,也强不过大男人 ,是不是 ?”

凌寒月仍是不说话。

门房唉声叹气了好久 ,见说不动凌寒月 ,那寒风又吹得他一把老骨头都快受不了了 ,遂连连摇头 ,走进山庄内。

那门房并不知道 ,绿柳山庄未来的庄主夫人虽然是个瞎子 ,但却被奉为江湖两大神医之一。

那日 ,司徒焰那把短刀刺中的是致命的地方 ,大量鲜血狂流而出 ,令云奇当场失去了意识。以他的伤势及

失血的情况看来 ,若是普通人 ,老早一命呜呼哀哉了 ,好在云奇内力深厚 ,勉强多撑几天。

这几天 ,云腾双翼忙着延请名医 ,几乎只要是江南稍有名气的大夫都给找了来 ,但每一个大夫赶来后也都连声叹气摇头 ,说是病人伤得这么重 ,怕是医不好了 ,与其让病人受罪 ,不如让他好好地去吧 !

这番话只气得石敢当频频大吼 ,差点就拆了那不相识的大夫的骨头。

凌寒月知道 ,若是真有人能救得了云奇 ,则非两大神医莫属。南圣手行踪成谜 ,不知到何处才能寻得到人 ,但北幻影就近在眼前 ,所以 ,凌寒月再次来到绿柳山庄 ,可这次是为了恳求柳无言出面医治云奇。

对于她的恳求 ,韩渊的回答是冷淡地拒绝。

门房带了韩渊的话出来告知凌寒月 ;“云少之所以会受伤 ,全是因你而起 ,你已和绿柳山庄没有关系 ,绿柳山庄没有必要为你救人。”

凌寒月不死心 ,就跪在绿柳山庄前 ,她知道韩渊冷酷无情 ,他不想做的事 ,别人再怎么恳求也没用 ,可是 ,只要有一点点的希望 ,她就不放弃。

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一天、两天 ,漫长的时间对凌

寒月而言并不难挨 ,白天的骄阳 ,夜晚的寒风 ,都不曾侵入她的知觉 ,她那一颗心始终空荡荡的没个着落处 ,脑袋则是一片空白 ,身体和灵魂好似分了家 ,心魂四处飘呀飘的 ,怎么都不肯回到自己的躯壳里 ,而身体却固执地跪在地上 ,等候最后一丝希望。

午后 ,果然如门房所说的变了天 ,大雨如倾盆般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

凌寒月也不避雨 ,依旧跪在绿柳山庄前 ,她也不知自己为何要这么坚持 ,而且 ,爷恐怕真的是不会改变心意了。也罢 ! 那她就跪在这里 ,看是云奇先撑不住 ,还是她先断魂吧 ! 总归他们会在阴曹地府相见 ,这样也不算遗憾了。

滂沱大雨中 ,黑暗朝她笼罩而来 ,终于 ,她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 ,她恍惚地睁开双眼 ,意识仍陷于浑沌 ,不知是在黄泉 ,抑是人间。

“ 你终于醒了。 ”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语调亲切温暖。

她猛然坐起了身 ,却因动作太猛 ,眼前一阵晕眩 ,痛

苦地轻喘了一声。

“别忙。”一双温暖的手扶住了她，那亲切的声音又道：“你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身子状况严重失调，起得太快，必然会头晕，不用急，慢慢来。”

凌寒月静待了好一会儿，头部的晕眩才平息。她抬起头来，怔愕地看着扶住她的人，好半天才找到声音说：“你……是你救了我，送我回来？”她认出这里是她先前所住的客栈厢房。

柳无言轻轻点了点头：“你这样虐待自己，可得调养好一阵子才能恢复过来。最近你的饮食尽可能清淡些，否则肠胃会受不了。我刚刚请店家给你煨了些小米粥，还热着呢！你趁热吃一些好不好？”她问，身子已经转过去，想要端粥。

凌寒月拉住她，猛然跪了下来：“柳姑娘，我求你救救云少，求你。”她不知道为什么柳无言会救了她，也弄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记得心头最惦记的事，于是忙急切地恳求。

“你别这样。”凌寒月的动作吓着柳无言，她连忙伸手要扶她：“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

凌寒月不动如山，跪在地上，硬是要求柳无言出手

相救云奇。

柳无言轻轻叹了回气：“你别急，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已经去看过云少，他没事了，你先起来吧！”

凌寒月一怔：“你看过云奇了？”

柳无言点点头：“我看过他，也给他治疗过了。他受伤虽重，幸好内力精湛，已经熬过最危险的时候，再来只要好好休养，自然就会痊愈。”

如释重负的感觉窜过凌寒月全身上下，她松了口气，虚脱地坐倒在地上。

柳无言扶着她站起来，坐回床上，问：“你想见见他吗？”

“我……”释然的表情由她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迟疑。

她想见他吗？她当然想，想亲眼目睹他安然无恙，想知道他不会因为她的行为而丧命，可是……

“不用了。”她摇了摇头，声音细微。“知道他没事就够了。”在她那样伤害他以后，她拿什么面目见他？

柳无言没说什么，径自转身端起放在桌上的粥，送到凌寒月面前：“你先吃点东西吧！饿了这么久，很伤身的。”

凌寒月没有拒绝 ,接过碗来 ,食不知味地吃着。

吃了几口粥 ,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问 : “是爷让你来的吗 ?”

柳无言摇了摇头 ; “不是。”

凌寒月黯然地低下眼睑。

柳无言又跟着道 : “不过 ,如果他不让我来 ,我是不可能来得了这里。”

“柳姑娘……”凌寒月一怔 ,不明白她话中之意。

柳无言轻轻一笑 ,双手交握安置在膝上 ; “你叫我无言就可以了 ,我可以叫你寒月吗 ?”

凌寒月点了点头 ,旋即又想起她双目失明 ,遂轻  
“ 嗯 ”了一声。

“寒月 ,”柳无言轻唤她的名 ,那一双迷蒙的秋瞳视而“不”见地朝着她 ,表情认真地说 : “韩大哥这样对你 ,你恨他吗 ?”

凌寒月摇了摇头 ; “庄主对我有救命及栽培之恩 ,寒月不敢或忘。”

柳无言轻轻咬着唇 ,又道 : “我是在十一岁那年认识韩大哥的 ,那时候他也还大我没几岁 ,我见着他时 ,他正躲在树林里哭 ,我问他为什么哭 ,是哪里痛 ,他就恶狠狠

地瞪着我 ,说他才没有哭 ,还叫我滚开 ,不要烦他。”

她的眼眸因回忆而更加深邃迷蒙 ,唇边那抹笑意美得如诗如画。

“ 我想 ,你多少知道韩大哥的身世了吧 ! 他是平宪王的嫡子 ,本该是王位的继承人 ,但老王爷妻妾不少 ,生了许多子嗣 ,个个都想要继承王位 ,手足之间不断互相残害 ,其中尤以二王妃最是心狠手辣 ,帮着两个儿子对付其他弟兄 ,一心夺取王位 ;再加上老王爷放话说他的王位只给有本事的儿子 ,以致更助长了二王妃的野心。韩大哥的母亲早逝 ,老王爷又不保护他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才会养成韩大哥冷酷无情的个性。

“ 我和韩大哥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 ,深知他极端的性子 ,他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 ,也不关心 ,旁人的死活对他而言更是无关紧要 ,他惟一在乎的就只有我和娘 ;虽然如此 ,在我们面前 ,他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毫不在意的样子。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常这里摔那里跌的 ,韩大哥总是会扶起我 ,骂我不长眼睛 ;但他虽骂得凶 ,可是我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只是他的性子就是那样 ,娘说他是别扭 ,不喜欢别人知道他在关心人。”

“ 你想说些什么 ?”凌寒月蹙起了眉问。

柳无言微微一笑，仍是一派温婉：“你是不是认为，因为你长了一张和我神似的脸，韩大哥当年才会救你？”

凌寒月一震，猛然抬起头。

“我虽然眼睛瞎了，但耳朵没聋，下人的蜚短流长，多少总会听到一些。”

凌寒月难堪地握住拳，没有做声。

“那你一定也以为在韩大哥眼里，你只是我的替身，现在我回来了，韩大哥便再也不需要替身，所以你就被赶了出来？”

柳无言的声音虽然轻柔，但一字一句全戳进凌寒月的心头。

她深吸了一口气，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勉强自己从喉间逼出声音：“柳姑娘请放心，寒月在爷心中只是一个下属，这一点寒月一直很清楚，从来就不敢有非分之想。”

柳无言轻轻蹙了蹙眉：“我想，你是弄错了吧！韩大哥没有把你当成下属，在他心中，他一直当你是妹妹一般。”

凌寒月一震，本能地道：“不，那是不可能的。”

“或许一开始，韩大哥是真的把你当成我的替身，但

是人非草木 ,你为他做的 ,他不可能不放在心上。这些日子以来 ,我和韩大哥谈了很多 ,也知道你一些事情。当年韩大哥救了你 ,又收留你 ,教导你一身的武艺 ,我知道在你心中 ,韩大哥就有如天神一般 ,你敬他、畏他 ,对他的命令丝毫没有有任何疑虑 ,也不知询问 ,甚至在别的男人出现 ,表示对你有意时 ,你仍死守着对韩大哥的忠诚 ,漠视对方的存在。”

凌寒月又是一震 ,哑然地看着那张与自己神似的容颜 ,半晌说不出话来。

“从韩大哥出现以后 ,你就以为自己是为韩大哥而活 ,你的心意 ,韩大哥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 你得明白 ,光是因为拥有一张和我神似的容颜 ,是不可能让韩大哥留在他的身边六年之久的 ,更遑论教你武艺、教你经商 ,甚至让你陪同他走遍大江南北。

“其实 ,我的离去只是导火线 ,韩大哥之所以打伤你 ,逐你出庄 ,都是为了打断你对他的心意 ,他要你找回自己 ,正视自己的存在 ,而不要把自己的世界局限在他身上。你有你的幸福 ,若是你永远被绊在绿柳山庄 ,是绝对找不到自己的幸福的。”

柳无言的话听得凌寒月心慌意乱 ,连连摇头 ,实在

无法相信这个可能性。

“你应该也很明白 ,以韩大哥的功力 ,即使是中了西门鹰的腐尸掌 ,要杀你亦是易如反掌 ;可他只打了你一掌 ,逐你出庄 ,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他要借故让你离开他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他之所以下手那么重 ,也就是要打断你心头的痴念 ,惟有这样 ,才能让你不再回头 ,让你拥有更宽广的世界。后来 ,你知道鬼罗门的人要杀韩大哥 ,特地赶来通报 ,他不见你 ,也是希望你能和他断得一干二净 ,这是他惟一能为你做的 ,方法虽然拙劣 ,但他待你的心意 ,是绝对没有半点虚假。”

柳无言的话一字一句 ,都落入凌寒月的耳里 ,她紧紧地握住双手 ,纤细的肩头不住颤抖 ,表情仍是一贯淡漠 ,良久后 ,才道 :“你这些话 ,都是爷告诉你的吗 ?”

柳无言轻轻摇了摇头 ;“你知道韩大哥是不可能会说这些话的 ,但是我了解他 ,在他心里 ,他的确是看重你的 ,只是他不表达罢了。”

凌寒月仍是连连摇头 ,说什么也不肯相信。

“你不相信 ,我也不怪你 ,照韩大哥那样的做法 ,的确很难令人相信。这些天你跪在绿柳山庄门口 ,求他让

我为云少治病 ,他就是不理 ,我曾问他 ; 你真的不理睬凌姑娘的要求吗 ? 她恐怕会跪在门口 ,一辈子都不起来 ’。当时他说 : 她爱跪多久就跪多久 ,别理她 ,让她跪久一点 ,看看脑子会不会清醒些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寒月 韩大哥早就看出来 ,你爱的是云少 ,不是他。”

凌寒月愕然地抬起头 ,迎上的是柳无言和煦如朝阳般的笑意 ; 寒月 ,天神对凡人而言 ,是敬畏崇拜的对象 ,但是 ,凡是绝对不会爱上天神的 ,因为天神是高不可攀、不能亵渎的。”

“ 我…… ”凌寒月微启双唇 ,想要说话 ,声音却哽在喉咙里 ,怎么也说不出来。

“ 我还记得当日在幻影谷里 ,韩大哥误中了天下第一奇毒——幻影芙蓉 ,当时我的一颗心全都空了 ,好像世界就在我的面前毁灭 ;那日在山庄里 ,云少为你挡下短刀 ,你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感受 ? 寒月 ,问问你自己吧 ! 韩大哥若在你面前死了 ,我想 ,你是会舍命追随他也在所不惜的 ,但是 ,你会有像看到云少将死的那过得更好而已。”

凌寒月一震 ; 你…… ”她知道 ,她居然知道……

柳无言握住她的手，柔声道：“现在是解开你心结的时候了，你不是没人在乎的。去见云少吧！我知道你一定很想见他，去向他坦白你的心意，这才是你该做的事。”

“可是我……云奇他……”

“他必然会怨你，毕竟你曾经伤害过他，他也可能会对你凶，对你吼，不过，他心里到底还是爱你的，只要你一直守在他身边，他终究会心软的。”她鼓励地说。

“我……”凌寒月无助地看着她，表情有些惶恐无措。

“去吧！”柳无言对她微笑，“你总得踏出这一步，这是你欠他的，不是吗？”

凌寒月紧咬着唇，迟疑良久，终是下了床，开门缓缓地走了出去。

柳无言聆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唇边流泻出一抹快慰的笑容，耳里却听到一个男性低沉的声音冷哼了一声：“你倒是自作主张替我说了不少话。”

柳无言转过身，立刻落入一副宽大的怀抱中。

“韩大哥，你来了。”她仰起脸，对着怀抱的主人露出笑意。

韩渊又是一声冷哼，“身子不好的人，还这么爱乱跑。”

自从中了天下第一奇毒幻影芙蓉后，虽然被圣手书生治愈，但柳无言的身子已经大损，必须一辈子与药罐结缘了。

柳无言笑着任韩渊把一件斗篷披到她身上，仰着小脸问：“韩大哥，你说云少会不会马上原谅寒月？”

“别人的事，你管人家那么多做什么？”韩渊冷淡地道，扶着她往外走：“回去吧！”

## 惜 情

“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一见着凌寒月，云奇马上垮下脸，大吼。

凌寒月低垂眼睑，轻声道：“我只是要端药给你。”

“我不要你端，你给我滚出去！”云奇指着门口，凶恶地喊。

“我不会走的，你别再喊了，把药喝下去吧！”她把药

捧到他的面前 ,却被云奇无情地打翻。

“我不喝你拿来的药 ,你马上给我滚 ,我不想见到你 ,滚 !”

凌寒月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他 ,径自蹲下身 ,一片一片地捡着碎片。

云奇眼睛一眯 ,怒道 :“你还不滚 ?敢当、一方 ,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石敢当看了主子一眼 ,表情有些为难 ;“头子 ,这种事不要叫我做 ,好男不跟女斗 ,况且 ,人家凌姑娘也是好心——”

他话还没说完 ,云奇的暴喝声已打断了他 ;“一方。”

胡一方慢条斯理地修着指甲 ,顺手甩了一下莲花指 ,连动都没有动地说 :“要赶你自个儿赶吧 !你自己脑袋坏掉 ,别把我们也拖下水。”

“你们……”

真是反啦 !他的属下居然一个个都不听他的话了 ,云奇气得脸色发青 ,最后干脆把自己埋进棉被里 ,来个眼不见为净。

这样的戏码 ,几乎这半个月来 ,天天都得上演一次。

那日她听从无言的劝告 ,来到云奇房中见他 ,云奇

一见到她 ,便马上沉下脸 ,开口就是要赶她走。

对他的反应 ,凌寒月并不感到意外。她曾经那么重地伤害过他 ,即使他仍爱着她 ,但要说原谅 ,并非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 ,她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不论云奇怎么赶她 ,怎么恶言相对 ,她都不置一词 ,忍了下来。

但是 ,这实在不容易 ,当云奇有心无情的时候 ,他的言辞锐利得比刀锋还要伤人 ,见到她不是赶她 ,就是不理不睬 ,当作她不存在 ,有时心血来潮的时候 ,还会来上一段冷嘲热讽。

“我还真是荣幸 ,能够让绿柳山庄的凌总管放下身段照顾我。看来 ,救命之恩果然功用不小 ,或许那天我要求你以身相许 ,你都会应允呢 !”

凌寒月必须花好大的力气 ,才能忍下心头的刺痛 ,回答 : “我不是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才照顾你的 ,我是因为……因为我喜欢你。”

云奇的回答则是一声冷笑 : “连喜欢都出来了 ? 哈 ,我说凌姑娘 ,你可得小心一点 ,要是每个救你的人你都要以喜欢作为回报 ,那你可就累了 ,虽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但是一女配二夫恐怕是行不通的。”

凌寒月淡淡地望了他一眼 ,疲惫地道 : “我说的是实

话 ,至于信不信 ,就随你了。”

几乎每一回云奇难得有兴致开口同她说话 ,都会用这么苛刻的言辞伤得她体无完肤才甘心 ,若非她记得柳无言的嘱咐——只要你一直守在他身边 ,他终究会心软的——她怕自己早就挨不下去了。

云腾双翼原先也因她害云奇受伤之事 ,颇为不悦 ,见到她也不给她好脸色看 ,但又看她为了求幻影医仙医治云奇 ,在绿柳山庄前跪了三天三夜 ,且完全不理睬他们的冷嘲热讽 ,只是日复一日地前来照顾云奇 ,两个大男人终是心软了 ,默默地纵容她跟着他们回扬州 ,在云腾海运扬州分据点住下 ,继续照顾云奇 ,惟有云奇始终态度不变 ,见着她便是赶她离开。

凌寒月知道要说服云奇相信她来照顾他全是因为爱他 ,而非因为他的恩义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尤其她又不擅言词 ,不会解释 ,对于他的恶言相向 ,她只能装作没听到 ,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 ,等他回心转意。

日子就这样子过了下去 ,在凌寒月的照顾下 ,云奇慢慢地好了起来 ,也能下床走动了 ,不过他们之间相处的情形依然没有改变 ,仍旧僵持在不言不语和恶言相向之中。

有一回 ,胡一方终于看不下去了 ,便道 :“我说头子 ,你省省劲儿好不好 ?你明明见到凌姑娘开心得很 ,干吗老摆个脸色给人家看 ?假惺惺 !”

云奇眼睛一眯 ,望着胡一方的眼神温柔得可疑 :“我什么时候看到她高兴过 ?我还巴不得她赶快离开呢 !免得我每天看到她 ,就一肚子火没处发泄。”

“是喔 !你真唬过我了。”胡一方嗲声嗲气地说 :“是谁成天时候一到 ,就紧盯着门口看 ,等着凌姑娘捧药过来 ?又是谁只要凌姑娘晚些过来 ,就会不耐烦的在屋子里绕圈子踱步。成天说要赶人家走 ,以前你伤重得躺在床上 ,还可以说是没力气赶人家 ,现在你都恢复得差不多 ,可以活蹦乱跳了 ,要亲手赶人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偏偏你就只是在嘴上乱吼乱叫的 ,也没见你有什么行动 ,这不是假惺惺是什么 ?”

“你……”云奇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紫 ,对胡一方所说的竟无话可反驳。他看了看错愕的凌寒月一眼 ,脸色涨得更红 ,末了 ,气呼呼地转过身说 :“我懒得听你胡说八道。”而后就这么走了出去。

云奇这反应让凌寒月希望大增 ,原本跌到谷里的心再度有了坚持的勇气 ,所以 ,她仍是留在他身边 ,继续照

顾他。

这一日，凌寒月照例捧了午膳到他房间给他，正忍受他的恶言相向时，一名仆人突然匆匆地赶了过来：“启禀少主，嘉兴绿柳山庄庄主韩渊求见。”

凌寒月一怔，摆碗筷的手停了下来。

云奇不着痕迹地瞥了她一眼，蓦地垮下脸，没好气地道：“就说我人不舒服，不宜见客，回了他。”

那仆役还没应声，一个低稳沉厚的声音便传了进来：“以一个不舒服的人而言，从你的声音倒是不怎么听得出来。”韩渊搂着柳无言，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走进来。

“爷。”凌寒月习惯性地躬身行礼。

韩渊只是“嗯”了一声，径自扶着柳无言坐下。

云奇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但也不能把人赶出去，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问：“你来找我有何事？”

“我不是来找你的。”韩渊道，俊美的脸庞仍是一贯的寒中带邪。

云奇扬起了眉：“那你来做什么？”

韩渊默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眼光才转向凌寒月，“我来接寒月回去。”

这下子，不只云奇怔住，连凌寒月也怔住了。

“你来接她？”云奇肩膀一动，似是想站起来，却又强忍着硬生生地坐了回去，一脸冷漠。

“没错，我来接她回去。”韩渊淡淡地道：“我现在气消了，愿意让她回山庄。”

气消了？愿意让她回山庄？

即使早已向自己发过千百次誓，凌寒月从此与他无关，但在听到这样的话时，云奇的胸口仍忍不住窜起一股怒气。他到底当月儿是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忠狗吗？

他心里虽然生气，脸上却摆着不以为意，瞄了凌寒月一眼，口气冷淡地说：“请啊！你把她带走我还乐得清静呢！反正她心里也只有你。凌姑娘，恭喜你又能重回韩庄主的身边啦！”说到最后，真是酸气冲天。

“你……”那伤人的话语令凌寒月黯下眼神，心中气苦，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伤她。

韩渊看着云奇，漆黑的眼神闪动着邪魅的光芒：“这些天来，寒月承蒙云少的照顾，韩某在此谢过了。”

“不用了。”云奇挥了一下手：“是她死皮赖脸留下来的，可不是我邀她作客。”看她见到韩渊那副高兴的模样，如今能够回绿柳山庄，她恐怕是乐得半死吧！哼！

“总归是得谢过云少寒月，你这就同我回绿柳山庄吧！”

“我……”凌寒月没料到韩渊竟会要她回山庄去，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你在我身边也待了六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说实在的，把你赶出府，我是绝情了些，你这就回来吧！以前的事，我不再计较了。”

云奇听得直想呕血，不再计较？这是什么话？

“爷，我……”她忍不住瞄了云奇一眼，只见云奇一脸漠然，摆明了不想理会。

“怎么？你还在生我的气，不愿意回来？”

“不，寒月不敢。”她连忙道；只是……”她再看了云奇一眼，还是不见他有任何动静，一时之间，只能无措地咬住下唇。

“你不跟我回绿柳山庄，还有地方去吗？你放心，虽然我娶了无言，但是对你，我还是有安排的。”

凌寒月怔了怔，不解地看着他。

云奇虽然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却也忍不住偷偷地竖起了耳朵。

“你的一番心意，我不是不了解，我和无言商量过

了,她不介意你做二房。”韩渊的口气仍是淡淡的,像在做公事似的。

凌寒月整个人傻住了,爷在说什么?为什么她都听不懂?

云奇亦震惊地刷白了脸,再也顾不得佯装冷漠,不自觉地挺直了腰。

他要娶月儿做二房?

“你对我的心意,我一直都很明白,你走了以后,我才发觉绿柳山庄少不了你,你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也只有你能够帮我处理这么繁杂的公事,少了你,我还真像是少了只手般不方便,你这就跟我回绿柳山庄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爷……我……我……你……”凌寒月被他的话一吓,完全忘了冷静,张口结舌,吐出的全是无意义的音节。

“你放心,虽然你居二房,可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无言眼盲不能持家,家中的大权还是得交给你,你这个二夫人说起来权力比大夫人还大。”

“我……”凌寒月仍是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下。

“韩渊,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听他愈讲愈不像话,

云奇再也按捺不住，霍地拍案站了起来。

韩渊瞥了他一眼：“云少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都还没进你的门，你就要月……凌姑娘当你的二房，你把凌姑娘当成什么了？”

“云少似乎僭越了吧？无言与寒月都不曾说什么，我要纳妾之事，又与云少何干？”韩渊的口气淡漠，却成功地让云奇一时语结。

“我……我只是看不惯。你到底把月儿当成了什么？她不是你养的狗，可以任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也没把寒月当成狗。”韩渊淡淡地道。

“你不是把她当成狗？那什么叫做以前的事你不再计较？什么又是不会委屈她？说穿了，你只是要她再回去帮你卖命，回去帮你打理一切罢了！”

凌寒月惊诧地看着他，没想到他竟会帮她说话，他不是讨厌她，再不想同她有牵连了吗？

韩渊不耐地看着云奇：“我说过这是我和寒月之间的事，寒月都没说话了，你又有什么立场帮她发表意见？”

“我……路见不平众人踩，我只是看不惯你的态度。”他强词夺理地回答。

韩渊的回答是一声冷笑：“云少恐怕是踩错别人的地盘了吧！”

饶是他口才再好，但在韩渊的面前，却处处吃瘪，矮了一截，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也以一声冷笑回敬过去，“有没有踩错地盘还有待争议呢！就凭我想娶她，这点就足够我来同你说这句话了吧！”

云奇这话一说出口，凌寒月蓦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哦？是吗？”韩渊瞄了云奇一眼：“你想娶寒月，寒月可未必肯嫁你，你自己也说，她喜欢的人是我。”

“那又如何？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她，与其跟着你，不如跟着我，她还来得有尊严。况且，她真正喜欢的人是我，不是你！”

爆炸性的宣言一说出来，成为话题的女主角只能呆呆地看着云奇，不知该作什么反应才好。

韩渊又冷笑了一声：“恐怕寒月不这么想吧！”

“就凭我对月儿的了解，”云奇说得笃定，“她只是不了解自己的心意，错把恩情当成爱情，以为自己喜欢你，其实，那是因为你曾经救过她，又收留她，教导她武功，使她把你当成天一般敬畏，事事以你为中心，久而久之，

就以为自己喜欢上你了。”

韩渊“哦”了一声，双手抱胸，漫不经心地斜睨着他。

“其实，与其说你像是她的主子，倒不如说你就像她的父亲，她敬你、重你，甚至畏你，可是没有任何人会爱上自己的父亲；只是她不了解这一点，把敬重、顺从的感情当成了情爱！她真正爱的人是我，只是因为初次见面，我就留给她不好的印象，才让她以为自己讨厌我，而看不清自己的心意。”

韩渊见他停了下来，手一挥，说：“继续，我洗耳恭听。”

他那无所谓的态度，惹恼了云奇。“你见过月儿生气、见过她笑、见过她掉眼泪吗？我敢说没有，但是我见过，以月儿的个性，她会在我面前流露出情感，必然也是因为我撩动了她心中的某一部分。月儿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赶她离开绿柳山庄以后，是我在照顾她，这让她对我有着浓厚的愧疚感，更让她搞不清楚自己的感情。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以为在她心中，对我的感觉只是受过我救命之恩的愧负，后来我为她受了伤，她来照顾我，我才慢慢明白，她喜欢的人是我；因为，救命的恩情可以使一个人为恩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是救

命之恩 ,却不能让一个人忍受种种侮辱讥嘲 ,背地挥泪 ,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

凌寒月只觉得眼睛一阵刺痛 ,泪水滑了下来。一只素手伸了过来 ,握住她的 ,她抬起头 ,只见柳无言对她露出了一抹温暖的微笑。

她的心情激荡不已。他知道 ,他全都知道……

韩渊耸了耸肩 ; “就这样 ?”

“ 就这样已经足够我赢你了 ! 你本来有机会赢得月儿的 ,但是 ,在你那样对月儿以后 ,你就已经失去机会了。”他转向凌寒月 ,握住她的肩 ,一脸认真地问 : “ 月儿 ,告诉我 ,你愿意嫁我为妻 ,而且你在我受伤时所说的话并不是假话 ,你是真心喜欢我的。”

他也是在自己的每一句话脱口时 ,才逐渐明白这个事实 ,凌寒月喜欢的是他 ,不是韩渊 ,而是他云奇呵……

泪水模糊了凌寒月的眼 ,她张口想说话 ,喉间却像哽住了什么 ,让她说不出话来。

“ 月儿 ,你为什么不说话 ? 难道你之前对我所说的话都是在骗我 ? 你还是忘不了韩渊 ,你喜欢的人是他 ?”

不 ,不是啊 !

看着他那张焦急的脸 ,凌寒月拼命地想挤出话来 ,

然喉间的哽塞却愈来愈顽强 ,不让她如愿地说出心里的话。

“ 月儿。”云奇慌乱地大喝。

凌寒月终于战胜喉间的哽塞 ,道 : “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 你终于肯相信我的话了 ,我等你说这句话等了好久。”生平第一次 ,她抛下了冷淡自持的外衣 ,奔入云奇的怀中 ,在他的怀里 ,痛哭失声。

“ 别哭 ,月儿 ,别哭。”云奇感到一阵心疼 ,紧紧搂着她 ,愧疚地道 : “ 都是我不好 ,我早该明白你的心意的 ,可是我被嫉妒冲昏头了。月儿 ,别哭了 ,别哭了好吗 ?”

凌寒月拼命地摇着头 ,把脸埋在他的怀中 ,像要哭尽这些日子以来所承受的担忧委屈。

云奇只得任她哭着 ,双手搂着她 ,低喃地哄着。

好不容易 ,她的哭声渐渐止了 ,云奇才抬起头来望向韩渊 ,不客气地道 : “ 月儿的心意你已经听到了 ,所以你该走了。”

韩渊耸了一下肩 ,脸上的神情莫测高深 : “ 我是该走了 ,不过 ,人我还是得带走。寒月 ,走吧 !”

“ 你……”云奇脸色登时变了 ,凌寒月也不解地抬起头 ,愕然地看着韩渊。

韩渊不理睬他们 ,径自扶起柳无言 ,动作轻柔。

“ 你以为我会让你带走月儿 ?”云奇满是挑衅地说。

“ 寒月会跟我走的。寒月 ?”韩渊的眼神转向凌寒月 ,眸里闪动的光芒是一贯的命令式。

“ 爷…… ”凌寒月失措地看着韩渊。她对韩渊仍是不改忠诚 ,可是要她抛下云奇 ,她……

“ 韩渊 ,你别欺人太甚 !”云奇气急地喝道。

“ 是吗 ?”韩渊顺了顺柳无言的衣服 ,瞄了云奇一眼 ,黑眸中闪过一抹邪气的光芒。

“ 韩大哥。”柳无言拉了拉他的衣服 ,脸上是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

“ 我不会让你带走寒月的 !”云奇斩钉截铁地道。

“ 那可由不得你。”韩渊看也不看他 ,扶着柳无言 ,径自转过身去 ;我韩渊的妹子可不会随随便便就嫁出去 ,你真想娶她 ,就找人上绿柳山庄来提亲吧 !寒月 ,走。”

凌寒月一愕。韩渊的妹子……

才刚平复的泪水再度涌了出来 ,爷真的当她是妹妹 ?柳无言告诉她的时候 ,她根本不相信 ,如今听他亲口说出这五个字 ,她不由得激动地绞住手 ,怎么也克制不住泪水的泛滥。能够听到爷这句话 ,她这一生 ,是无

憾了……

柳无言谴责地“望”了韩渊一眼，挣开他的手，转过身拉住凌寒月，柔声道：“我们这就走吧！寒月。”

云奇在惊愕中，就这么任他们带走了凌寒月，等他回过神来，韩渊一行三个人，早就不见踪影了。

云奇如大梦初醒，猛然跳了起来。

糟了！他居然就这样让韩渊带走了月儿，那怎么成？谁知道韩渊那家伙安的是什么心。不行！他一定得赶快把月儿接回来。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立刻扯开喉咙大喊：“敢当、一方……”边喊着，手一伸，拉开房门，正好对上两个闪避不及的身影。

“呃……哈哈！头子，天气真好，是不是？”石敢当慢慢地站直起身，打哈哈地笑着，伸手搔了搔头。

云奇双手抱胸，脚板不耐地打着拍子：“你们在这里偷听多久了？”

“说偷听多难听。”胡一方赔笑道，一双凤眼眯得又细又长：“我和老石不过是凑巧经过，听到‘一点点’罢了。老石，你说是不是？”说着，用手肘推了推石敢当。

“是啊是啊，凑巧而已。”石敢当马上配合地回答。

“还真巧啊！”云奇重重地哼了一声，摆明了是不信。  
“事情你们都‘凑巧’听到，也就不需要我多说了。一方，你替我跑一趟老家，告诉那个老头子我要成亲了，要他赶快看个日子筹备婚事，愈快愈好。敢当，你随我到嘉兴一趟。”

他口中的老头子正是云腾海运的当家头子，也就是他的父亲大人。

“头子，你终于想通啦！”见头子不生气，石敢当的胆子也大了起来，用力一拍云奇的肩，眉开眼笑地道：“早该这样了。说实在话，凌姑娘除了冷淡了一点，还真是没得挑，说容貌是容貌，说武艺是武艺，又能够处理生意上的事，待你也没话说，这样的姑娘就是打灯笼找也找不着，要提亲就得趁早，若去晚了，煮熟的鸭子也会飞的。”

“谁说我要去提亲的？”云奇又是一声冷哼。

“啊？”石敢当一怔，看向胡一方，从他的眼中看到自己错愕的表情。

“不提亲，我们到嘉兴去做什么？”石敢当好一会儿才回过神，连忙问。

云奇不理睬他，径自往外走了出去。

石敢当连忙追了出去 ,嚷道 :“ 头子 ! 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啊 ! 不提亲 ,我们上嘉兴去做什么 ?”

云奇停步、转身 ,露出一个堪称奸诈的笑容 :“ 去抢亲。”

“ 抢亲 ?”

石敢当与胡一方面面相觑 ,都怔住了。

“ 没错。”云奇笑得好生得意。“ 去抢新娘子。”

要他去提亲他就得去提亲 ? 他云奇可不是那种人家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的笨蛋 ,他偏偏就不要称韩渊的意 !

他已经盘算好了 ,有敢当的帮忙 ,再加上自己 ,要把月儿“ 偷 ”出来应该不是难事 ;只要顺利把月儿“ 偷 ”出来 ,他马上带她回老家成亲去 ,至于那韩渊……他们云、韩两家最好老死不相往来 ,免得他的月儿三天两头就想往绿柳山庄跑 ,替韩渊卖命去。

他心里头的算盘打得叮当响 ,不过 ,他的算盘到底能不能实现 ? 那就……

呃……

再说吧 !

——全书完——